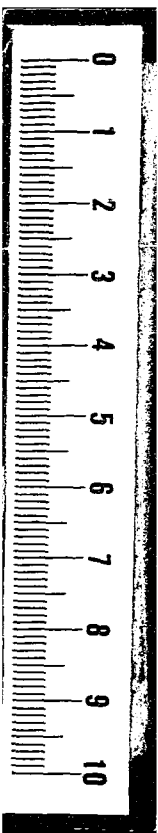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傅庚生 著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傅庚生著



開明書店

開
明
書
店

書
販

序



傅應生先生的中國文學欣賞範圍之書，在近世出版的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中，是最值得我們細讀的一部。他在書中舉例中說：

自有清一代迄於今，世尚樸學，探試文學者，亦幾乎以考據爲宗。若窮究其蘊文，輒必震駭羣目，甚至騰笑衆口。本末之所在，久其瞭然，買椟而遺珠者，宜不少矣。

這見解是很正確的。因此，我聯想到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說的文學批評的內線和外線。梁先生所謂外線，便是傅先生所謂樸學的考據；所謂內線，便是傅先生所謂就文以論文。我願就這一點上略申己見。

中國之有近代式的文學批評，始於王國維先生。王先生以天縱之姿，不但在詩歌的創作上窮冠便有偉大的成就，尤其在古文學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傑作，如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等。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績，一方面因爲他對於西洋文學和哲學

有滿深的研究，一方面也因為他深懂得分析的（analytique）和綜合的（synthetique）方法之運用。例如在他寫宋元戲曲史以前，他已寫了曲錄，戲曲考源，唐宋大曲考，優語錄，古劇脚色考，曲調源流表等六種。這六種便是近於所謂外線的著作，宋元戲曲史便是近於所謂內線的著作。正確的說，前六種是分析的工作，後一種是綜合的工作。分析（analyse）為綜合的準備，綜合（synthèse）為分析的目的。不僅文學批評必須兼備兩種工作，任何科學的研究莫不皆然，任何成功的學者決不會忽視其中的一方面。

五四運動時代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並且認為清代樸學方法含有科學精神，故二十年來文史研究都注重於史料的考訂，漸漸成為風氣。後來變本加厲，竟認史學即史料學，那當然是錯誤的偏見。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裏分現代史學為三派：一是傳統派或詭誦派，二是科學派或考訂派，三是革新派或宣傳派。他說：

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讀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二派之治史，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與當身現實無預。……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書身實現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彼時之注意及於自己民

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然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爲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之評價，非有外在的根據。其綜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

他理想中的史學是「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命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這話雖略有語病，然大體是正確的。

文學批評也是如此。錢先生所謂第三派近於梁先生所謂內線，第二派近於外線，加傳統派而爲三。除傳統派不足道外，我們理想中的文學批評便是用外線的工夫而達內線的目的。其實錢梁二先生所用名詞都嫌不妥，正確的說，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達綜合的目的。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裏說：

講屈原的詩，首先須要考證屈原的詩。現在世間流行的屈原的作品，有好多成了

問題。我們要把這些成問題的加以考證，然後纔能更進一步作藝術的研究。又說：

我們研究屈原的作品，邊綽的說，每一篇都應該加以討論，這是首先的工作。即基礎工作。這步工作沒有做好，更進的研究便成爲空中樓閣。

這幾句說明文學批評的步驟最清楚而正確。梁先生把外線內線當作不相容的兩條路，其實只是一條路的前後兩段。試以建築爲喻：外線工作便好比測量地基，鋪平沙石；內線工作便好比築牆蓋瓦，開窗立門。如無穩固的地基，雖七寶樓臺勢必地陷且倒；但只做愈地基便認爲已盡建築之能事，自然是大錯。人非全材，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合作則兩美其益，相極則各有所損。

了解這這一點，便找到了文學批評的正確的路線了。未先做考訂的工夫而遽作批評者，終難免「急於事功而僞造智識」之譏。例如梁先生詆屈原始而學習，作九歌；繼而懷疑，作天問；繼而自我認識，作九章；繼而產生傑作離騷，同時附帶索兩個短篇卜居和漁父；後來不甘悉早死而作招魂，最後又發出遠遊的呼喚；不借重半句史料，不依傍半件史蹟，而排列得如此完整，豈不正是郭先生所譏的「空中樓閣」？錢先生所譏的

「臆測之全吏」？未先作分析的研究，而遽寫綜合的論著，結果未有不慘敗的。反之，認分析的工作爲最終的目的，如傅先生所譏的「買櫝而還珠」當然是同樣的錯誤。

以上略略說明文學批評上分析和綜合的兩種工作應該並重。不過比較起來，綜合的工作是更重要，也更困難。傅先生這部書正可指導我們如何從事於這種艱鉅的綜合工作，傅先生的見解和工力也最適宜於指導我們。我曾見他的手稿，對於過去文評詩話的材料，分類搜集，用力至勤。搜集後，他又運用西洋文學批評的理論，加以部勒和整理，積數年之久，方成此鉅著。這正是錢先生所謂「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不但可作初治文學者入門之資，亦可供專家參考之需。這無疑的將是文學研究者必備的書籍。

陸侃如序於東北大學。

目錄

書旨與序目	一
一 精研與達詁	一
二 真情與興會	八
三 深情與至誠	二〇
四 悲喜與同情	三二
五 癡情與微悟	四五
六 情景與主從	五二
七 聯想與比擬	六一
八 脈注與綺交	七〇
九 縱收與曲折	七九
一〇 穿插與烘托	八八
一一 警策與夸飾	九八
一二 辭意與隱秀	一〇五

一三	仙品與鬼才	一一一
一四	勢度與韻味	一一〇
一五	淵雅與峻切	一一一
一六	自然與藻飾	一四一
一七	真色與丹青	一四七
一八	雅鄭與淳漓	一五六
一九	善美與高格	一六六
二〇	剪裁與含蓄	一七四
二一	巧拙與剛柔	一八五
二二	練字與度句	一九二
二三	重言與音韻	二〇七
二四	對偶與用事	二一七
二五	詩忌與識語	二二七
二六	摹擬與銘成	二三四

書旨與序目

曹丕與論論文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業業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謂文學創作之偉大也。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文學欣賞之重要也。此皆言文學之高遠而載道者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謂文學創作之所由起也。文心雕龍云：「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曲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書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教則

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所謂文學欣賞之所由通也。此皆言文學之切近而言志者也。

今人馮友蘭云：「藝術家對於事物，以超然底態度賞玩。藝術家作藝術作品，乃欲將其自己所賞所玩者，使他人亦可賞之玩之。」緣人既自有其感情與思想，必謀有以宣洩之；既藉文字（或言語、聲音、顏色）以表達其情思矣，輒復冀能爭取同情與同道，是文詞之士之所以不憚經營平章以含毫瀟翰也。杜工部詩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意謂此也。創作之餘或創作之能力有未逮也，亦恆喜藉他人之杯酒，澆我胸中之壘塊，意有所會，感有所通，輒亦拊手踴足，動魄驚心焉；所謂欣賞者是已。元道山詩云：「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意謂此也。研究文學者，往往始之以欣賞，繼之以摹倣，而終之以創作也。創作與欣賞，尤相乘而相因，遞革而遞進。同賞焉，而其所賞有淺深，同欣焉，而其所欣有大小；欣賞之大小淺深，其創作之所就亦往往如之，蓋欣賞與創作，雖所傳麗者不同，而會心則一耳。

我國歷代文學作品，觸目皆琳瑯珠玉，美不勝收。其所以能傳唱千古者，必有其動

人之實也。道環體味，或猶失其神韻；囿隘吞棗，奚有味於森美？果能殫精覃思，中其窳郤，千載之下，爲古人之知己，所以爲學爲樂，咸在其中矣。

清人陶澍云：「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山、雲漢，不過片言，遽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聞，徒費紙墨而已。」何學文者竟似此私且迂耶！各家詩話中，亦何嘗無披沙檢金之見，詩道之晦詎緣詩話之興？倘詩之不可以有達詁，是云讀者之終不能了解作者之意趣也，則何緣而相感，何取於賞鑑耶？本書中已立專論以闡其說。雖然，「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一語，久已膠結於世人心，欲爲欣賞而勝諸口說之嘗試，要亦不能不有所煉惕耳。自有清一代迄於今，世尚樸學，探討文學者亦幾乎以考據爲本，若就文以論文，輒必震駭羣目，甚至騰笑衆口；本末之所在，久其瞭然，質積而還珠者，宜不少矣。今人許文兩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文中有云：「況詩品要旨，端在討論藝術之遷變，與夫審美之得失，安有舍此不圖，而第徵引典籍，斤斤於文字訓詁間，以爲已盡厥職乎？自斯義不明，如文心雕龍諸注家，輒致力於句字之疏證，而罕關評見之詮析，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治詩品者，苟不翻然變計，則亦前車之覆而已，此決可宜諸當世者也。」此

現實先於我。意以為品蓋藝文之士。當依此為圭臬矣。不徒治詩品者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文心雕龍云：「如欲辨秀，亦難精句。」常恐秋節至，涼颯奪炎熱，「意淒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愴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章，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數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詩品云：「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王靜安人間詞話云：「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鸝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於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此皆涵泳之功夫，用能以旁格攝，細揣之應服其卓見；惜詮焉而不詳，未必能人人了了耳。欣賞文學者，就其體都，各異阻擊，指之說者，固無會於深微；入之深者，輒未屑於淺出。各家

詩話隨筆紀事叢談等作，或者一言半辭，不成片段；或者此樣彼雜，莫尋層次。稱述品藻，期能深中肯綮而條舉縷悉者，於時尙闕。作者向喜自逞抑鬱捫燭之妄慮，肆筆爲文，今更不揣其弱陋，彙纂以成斯編。名曰舉隅，未必果有取於反三，卑之無甚高論，冀有微勸於初學之士而已。

文學之欣賞，所取資於文學作品者不外爲內容與形式兩方面。作品之內容，則不外爲感情與理性二者之表現，起之以想像，乃成其爲文學。情必持之以理，理必融之以情，乃就其文學之高尙與偉大。余所著論，共得二十有六章，約之以感情、想像、理性、形式四者，比次之如左：

- 一、精研與達詒
- 二、真情與譽會
- 三、深情與至誠
- 四、悲喜與同情
- 五、感情與微悟
- 六、情景與主從

以上關於文學感情方面之欣賞

- 七、聯想與比擬
- 八、脈注與綺交
- 九、總收與曲折
- 十、穿插與烘托
- 十一、警策與夸飾
- 十二、辭意與隱秀
- 十三、仙品與鬼才

以上關於文學想像方面之欣賞

十四、夢度與韻味 十五、澹雅與峻切 十六、自然與藻飾 十七、真色與丹

青 十八、雅鄭與淳漓 十九、善美與高格

以上關於文學理性方面之欣賞

二十、剪裁與含蓄 廿一、巧拙與剛柔 廿二、練字與度句 廿三、重言與音

韻 廿四、對偶與用事 廿五、詩忌與讖語 廿六、摹擬與融成

以上關於文學形式方面之欣賞

每章之中，采錄中國文學名著為欣賞之資料，試出淺見為之濬解，尋繹其情思之所寄，篇章之所蘊，美善之所存，與感人之所自；務能深入而淺出，求契作者之初心；既以明文學欣賞之例，隨亦析文學創作之法。間更廣集前賢之說，藉為規範，或資印證，或稍補充。辭或抑揚，情無偏倚，章自班分，義則一貫。既云欣賞，自不免偶或臆有主觀之見解，未必咸當人意；惟以毛嫵麗姬，人之所共美，大同較然，小異奚害？書中多為褒辭，而貶辭亦不能無有；非敢輒向古人抵瑕蹈隙，以自詡其小慧，蓋為析辭明理，偶亦不免有所不得已也。陳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德備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余所

采摭，皆昔賢之名作，或反執其蕪而責明於垢鑑，則庸止舞袖郎當而已？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余亦論行文之道者，偶乃不得不為詞家之申韓，當不尠刺謔粗疏之處，則願承賢達之明誨焉。

昔有孫康映雪，車胤囊螢，志道安貧，卒成鴻彥。余本椎魯無文，何敢妄冀自躋於儒修？況自弱冠以來，舌耕到處，囊筆天涯，辛苦年年，為人作嫁。縱因結習難忘，不廢尋行數墨，亦僅於晨光熹微、夜闌人靜之頃，偷片刻餘閒，少懸求知之念而已。每當燭影微搖，曉星猶爛，竟同映雪，有若囊螢。發憤已遲，所獲殊渺，語所云「纔近精牀，遽如沈湎」者，余得無似之乎？以學無師法，於經史百家，尙未嘗闢及堂奧；獨於歷代文學，稍頗有會於心，偶得分寸，輒喜筆之於簡。明知曩力不足以負出，盪澗不足知海。探囊而取，智等於竭瓶，壯夫莫爲，技窮於覆甌。然仍不忍遽棄，悉存之篋笥。今茲略加詮次，遂成此編，蓋所謂「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者矣。

余雖然豈以翰墨之事爲終生之職志者哉？居恆以爲東園之季，竊儒謹子，多可謂文

質彬彬，辭理並稱，實我國學術史上煥發異彩之時期。既遭秦火，洎於兩漢乃不得不出於整理之一途，漸去質而養文，兆魏晉南北朝之駢麗。唐之韓柳，文起八代之衰，將復先秦之古，惜其辭有餘而理不勝；宋之周程張朱倡爲理學，而先儒之緒，賴以不墜；又惜其理有餘而辭不足。歷元明而下達於清，樸學家能定兩漢未竟之業，辭章家能摹擬班馬韓柳之文。桐城姚氏雖云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終以辭章爲主；曾文正公集其大成矣，然未抵於金聲而玉振之也。鼎革以漸，致力於國學之時賢，方在銳意研討，尙難懸揣誰何成東之豐吝。唯是道德文章，已久形相背相妨之勢。舊堤漸圯，新堰未成，橫流漫漫，人迷津渡。意其變生於窮，天將假手於特與頹起之士以振之歟？誠有能就漢宋而繼踵先秦，彬彬文質，發揚光大；更能溝通中外，合一爐而冶，攝取菁英，獨標幟志者紹世而起，登高一呼，舉世應之如響，得今時風氣之先，開將來文明之路，則真堪稱「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矣。或一顧盼此區區文學之欣賞，雕蟲篆刻，強作解人，則幾何其微渺，幾何其淺陋耶？本書既經脫藁，懼其重爲世風之趨於文靡而張目也，用仍贅以文質兼重之說，以拔棄其萌蘖。淺學如余，非敢輒爲驚人之論，愈以泊形其陋也。謹誌傲尙所存，待賢世之知言君子。

精研與達詁

文學創作造詣之高者，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無形之情懷，情景相融，濃淡兼宜，無損無益，無過無不及；所謂「辭達」，且入於化工也。文學之欣賞亦以天化爲極詣，就有形之文字推釋其無形之情懷，彼我互糅，悲喜與共，無差無失，相若而相通；所謂「以意逆志」，入而與之俱化也。則知創作與欣賞，固可以貫之耳。創作在能「刻畫入微」，而欣賞在能「體貼入微」也。元遺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云：「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知？……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毫釐不相對，靦面楚與蜀；莫訝荆山前，時聞別人哭。」其實知解或否，亦何預於作者之事？指璞以爲石，不治之亦不獲和氏之璧耳。

陶淵明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中有句曰：「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一語，未宜誤解。馮鈍吟雜錄曰：「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

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誤人。『淵明妙造自然，故不窮難盡之理，不窮訓詁之極，以自苦，於其所善，固已云「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矣。若一向走馬看花，都不措意，尙能意有所會至於欣然忘食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溫故而知新」，章編三絕，尙欲假年以學易，知書之必精研而覃思然後有得也。

李易安聲聲慢云：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忝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瀟瀟；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張端義貴耳集云：「易安秋詞聲聲慢，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瀟瀟』，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筆，殆間氣也。」後之言詞者，亦步其塵稱此十四疊字曰妙曰巧，迄未見有詳詮之者。沈謙填詞雜說云：「予少時和唐宋詞三百閱，

「猶不敢次『尋尋覓覓』」一語，恐爲婦人所笑。」止是不敢在聖人門前賣字，微言大義。未經闡明。詞苑云：「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首句連下十四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辭亦不甚了了，若論其音韻，似稍有所會矣；若論其字之重疊，錯落如珠，則只是皮相觀耳，未嘗搔到癢處也。此十四字之妙：妙在疊字，一也，妙在有層次，二也，妙在曲盡思婦之情，三也。良人旣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尋尋」之未見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去者，又用「覓覓」；覓者，尋而又細察之也。覓覓之終未有得，是良人真個去矣，閨闥之內，漸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內也。繼而「清清」，清清，內也，非復外矣。又繼之以「悽悽」，冷冷漸變而凝於心。又繼之以「慘慘」，凝於心而心不堪任。故終之以「戚戚」也，則腸痛心碎，伏枕而泣矣。似此步步寫來，自疑而信，由淺入深，何等層次，幾多細膩！不然，將求疊字之巧，必貽堆砌之譏，一涉堆砌，則疊字不足云巧矣。故覓覓不可改在尋尋之上，冷冷不可移植清清之下，而戚戚又必居最末也。且也，此等心情，惟女兒能有之，此等筆墨，惟女兒能出之。設使其征人爲女，居者爲男，吾知其破題兒便已確信伊人之不在邇也，當無尋尋覓覓之事，男兒之心曩故也。能詞之士，多昂藏丈夫勉學鶯鶯燕燕者，故不能下如此之十四疊字耳。

詞人豈肯有一字安下得了品評之者，詎宜將一字空放過？欣賞文學，含精研更莫虛也。研之精則悟之深，悟之深則味之永，味之永則神相契，神相契則意相通，意相通則詰之達矣。

歐陽修書梅聖俞稿後云：「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精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所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夫豈以永叔之才學，果不足以測聖俞之詩耶？蓋亦極言聖俞詩才之高，增飾之詞耳。世人好奇，詩人尤好奇，欣賞文學者則以為不奇不足以與才人之奇會；上下交征奇，而詩道晦矣。何則？爭鶩於奇，則咸將神乎言之。創作者云：「詩非我語，殆有神助，」是鑑者云：「可以意會，不可言傳，」遂以風靡於「詩無達詁」之論。今世仍有泥其說者，謂文詞作到最高處，使人吟誦之，詠歌之，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而卒亦不能驗之於懷，達之於言也。並舉李清照重九日所作醉花陰一詞為例焉，曰：「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九個字耳，使好到極處，令人喝采不迭。試觀其妙，究竟在「瘦」字，則又張口結舌，難吐一字矣；可較詩之必無達詁也。愚以為文詞之

通者必有達語。晦而難通，失在作之者；詰而不達，失在述之者。未聞不通之詩文轉可以傳於後世者也，更未聞不通之詩文可以使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詠歎而欣賞之，固已喻之於懷矣。喻之於懷而張口結舌者，所可喜者多，非片言一辭可以盡，故一時無從說起也，豈真不能達之於言哉？

以彼之矛可以陷彼之盾矣。「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九個字，其妙處可析而言之。西風、黃花，重九日常前之景物也。簾捲而西風入，黃花見；居人憔悴久矣，西風拂面而愁益深，黃花照眼而人共瘦，信手拈來，寫盡暮秋無限景，道盡深閨無限情，其妙一也。九個字中，簾、西風、人、黃花，已佔卻六個字矣，著一「捲」字，嵌一「比」字，而字字如貫珠，末後出一「瘦」字，綴之以夜光，其妙二也。「風」字，音之最洪者也，「瘦」字，音之最細者也，簾捲西風，以最洪之音縱之出，收到一瘦字上，斂而為極細極小，戛然而止，其妙三也。吟誦詠歌此九字者，字字入目，字字出口，九個字耳，而其景無遺，其情脈脈，其朋聚聚，其韻過雲，故使人不禁叫號跳躍，若渴鹿之奔泉也。此聲而達叩之以妙之所在，其誰不張口結舌乎？然而安坐可以為語矣，豈詩之果無達詰哉？

李易安原詞之全圖云：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幮，半夜涼初透。東籬
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籠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伊士珍瑯嬛記云：「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寄其夫趙明誠，明誠自愧不如，乃忘寢食三
日夜，得十五闕，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尊道不銷魂三句絕
佳。』」知真金美玉，古今同賞也。

孟東野遊子吟云：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

恐遊子之歸遲，慈母之意不只見於密密縫衣之頃而已；蓋「暮出而不還，則倚閭而望，
矧在遠遊，思曷能間？密密縫遊子之衣，慈母之心不只寓恐遲歸之意而已；蓋遊子所御
衣，固溫涼所恃，縫之以密，實恐見寒。故云寸草心難報三春暉也。遊子思歸，而遲遲
未得，是以檢視身上爲慈母密密縫之衣，亦似並寓恐遲歸之意者；詩人乃達其一隅，
俾吟哦之者能反其餘三也。蔣心餘歲暮到家作詩云：

愛子心無盡，歸家喜及辰。寒衣鍼線密，家信墨痕新。見面憐清瘦，呼兒問

苦辛。低回愧人子，不敢效風塵。

亦寫慈母之柔撫，春暉之無盡者，可參觀而三復之焉。

二 真情與興會

至人皆蘊真情，蘊真情乃有至文，非矯飾可躋也。日知錄云：「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卽以其言辨之，而卒不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醉，既而如噫，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舉，莫先乎此。」黃文煥曰：「陶淵明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異代，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弑，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讎如荆軻者乎？又無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者也。」詠二疏

結句云：「放意樂餘年，遺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遺彌著。」是真知徹悟語；詠三良結句云：「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茫然落我衣。」詠荆軻結句云：「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則皆真情見性語。「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淵明出語必真也。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更諭之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能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出於自然，了無矯飾者也。鄭板橋寄弟墨有曰：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創去。先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卽留此孤墳爲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

此志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雖不失爲善心，視陶潛之本真自然，遜一籌矣；爲其爲善以徇名也。

吳野人詠新僕詩云：

語少身初賤，魂傷家驟離。飢寒今已免，瘡痍竟忘疲。長者親難浹，新名客等疑。猶然是人子，過小莫輕嘗。

沈德潛云：「語語從『新』字起意，一結仁人之言，藹然動聽。」此雖不過推衍淵明「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之意，然亦宅心仁厚，出語不見勉強，故仍能動人。又輓鮑念齋詩云：

獨遭傷心禍，應爲早死人。魂招衣嘗骨，淚盡子隨親。孤稚遺天末，三棺客海濱。手栽原上樹，雙鬢野陰新。

原有序云：「念齋諱輝祖，父夢斗，乙酉客蕪城。四月，兵屠城。輝祖在宛陵，聞父訃。時方九歲，往蕪城尋父屍，不得，棺中得父敝衣，抱歸，歲時泣祀。奉母守節，母死，哀毀成疾，因卜地以敝衣置棺中，招父魂，同母厝於南梁。栽樹左右，日夕攀樹枝，哀號泣，踰年死，聞者莫不悲之。」此詩亦不過據他人之慨，然能以真情臨之，視板橋之作意保人孤墳者，滋味自不同矣。

淵明不甘爲五斗米折腰，賦歸去來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躊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何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李格非曰：「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蓋以其識通也，其情真也。「田園將蕪，胡不歸」，

「樂夫天命復奚疑」，是全篇之主旨。「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無慍求之心，固亦無悔恨之意。前之令彭澤，猶「雲無心以出岫」也；今之自解歸，猶「鳥倦飛而知還」也。無其識者無其志，以是知其識之通也。「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是全篇之警策。「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其思歸之殷可見；「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其既歸之逸可想。無其情者無其文，以是知其情之真也。板橋嘗爲謠歌曰：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僮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吟哦之餘，終嫌微有矯情之旨氣，知渾然之仁之不可以強幾也。郭祥伯靈芬館詞話云：「汪詡菴插芳集載閨秀詩甚備，附縉山女子雙卿詞幾首，哀豔動人。浣溪沙云：『暖雨無晴漏幾絲。牧童斜插嫩花枝。小田新麥上場時。汲水種瓜偏怒早。忍煙炊黍又嗔遲。日長酸透軟腰肢。』」此自寫農家媳婦之辛苦，詞中未嘗用「淚」字，而人信其必「淚珠噙盡還生」也。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云：「柳東於冷攤舊書中得詞箋，題爲歲儉偶感，末畧款瘦鸞，書極媚媚，詞有擁髻淒然之意，蓋貧婦有才者。其詞調寄賣花聲云：『袖薄那禁寒；羞與郎言。早拚賣卻培池田。辛苦天寒羅履底，又遇荒年。』」續帖未

中，精神態度，漸可復元，余心乃安。

此其關心者入微，乃形諸筆墨者，有感人之致也。李笠翁記喬姬之死云：

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譖語。渠自抱衾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談語亦無微不至。死時面目，較生前姣好。含殮之物，悉經手檢目視，情人擊榆畢，乃終。

此目矚其愛姬之死，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然，描摹者雖入微，乃無動人之實也。

謝榛四溟詩話云：「馬柳泉賣子欺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飢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爲奴曹。此時一別何時見，遍撫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抱長怨。嬌兒切莫憂爺孃，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颯天茫茫。』此作一讀則故容，再讀則下淚，三讀則斷腸矣。」以真情流露，故感人深也。

宣和遺事載：「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十女縱觀，各賜酒一杯。」女子竊所飲金杯，衛士見之，押至御前，女誦鷓鴣天詞云：「月滿蓬壺燦爛燈，真郎攜手至端門。貧看鶴陣笙歌舉，不覺鴛鴦先卻羣。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恐被翁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徽宗大喜，以金杯賜之，衛士送歸。此亦真情流露之例，諱

盜飾辭未必臻此也。

水經注記大江三峽中之黃牛灘曰：「江水又東經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沈歸愚云：「四語中寫盡紆迴沿溯之苦。」蓋情至於真，脫口便成雋語也。

魏泰東軒筆錄云：「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乃是登瀛之詩。』」夫靜堂愛之可耳，作詩題石，已覺多事，且有懼人不知之嫌，抑云「更忙須到，夜點燈來」，矯揉造作，僞冒風雅，招「登瀛」之誚，亦其宜矣。若是真情文字，自必使誦之者為真情所籠罩，何緣轉涉他想？由是益知文學離卻真情，更無是處也。王靜安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指真情而言也。賀裳皺水軒詞筌云：「柳屯田『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白是古今俊句；或譏為稍公登瀛詩，此輕薄兒語，不足聽也。」於以知情真之作，雖遭輕薄，不為所動。

包恢云：「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有所擊而後鳴；非自鳴也。如草木無所觸而自發聲，則爲草木之妖矣；金石無所擊而自發聲，則爲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爲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索。世之爲詩者，鮮不類斯。蓋本無情而牽強以起其情，本無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觸而此乘之，彼有所擊而此應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濶，詞愈工而愈拙，無以異於草木金石之妖聲也。」自蔡文姬隨筆之作，頗多可誦者，其情真也；視碑誌之文，乃尠佳構者，其情僞也。羅君雖罪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行文亦猶是也。云詩文之非窮愁不工者，水不平則騰其激，石不平則強使之鳴，是無病之呻也。詩情真之作，如食橄欖，初尙疑其苦澀，而後始覺如糖，而其芳馨永留齒頰間；非然者如嚼甘蔗，初似崖蜜，而後忽已渣滓在口，既無餘味，吐之爲爽矣。

人之內發者曰情，外觸者曰感，應感而生，是曰興會。逢佳節而感興，赴荆轲而懷古，雞鳴班以書憤，凝露白以相思，興之所至，適逢某會，發爲詩章，便成佳構；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興登已過，不免輟翰而廢筆矣。

詩賦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聞官軍收河北

詩云：「劍外忽傳收蓟北，初聞涕淚滿衣裳，此夫大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
 之平，喜唐時復見太平，願請妻子，知無流離，故曰：『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
 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羣中庶流寓之人同歸，以青
 春和暖之際，願路，故曰：『青春佳伴好還鄉。』言其道途，則曰：『即從巴峽穿巫峽』，言
 其度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
 理，如辯士之語意也。『所解極者甚是，此固當陸興會之所之也。杜工部此詩，首二
 句用『忽』、『初』二字，自然感發則悲，而幾年矣因飽結，瑣尾流離之痛苦，久咽淚
 海於心，悲憤煩懣此際一洗瀉也；涕淚『滿』衣裳，淚豈少哉？豈止感極之悲，蓋所蘊蓄
 日積久矣，悲痛發量寬洩之後，所餘於心中者只是一片飄鬆疏快之情，如風馳電掣矣。此
 一時興會之所至，失此時際，便無此等狂語也。李青蓮早發白帝城云：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當亦是成於長流夜郎，遇赦得還，放舟大江之頃，可與杜詩之『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
 『襄陽到洛陽』比併以吟哦也。

唐詩紀事云：『杜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應罷鎮開居，聲伎衆侈，洛中名

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容，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向，矐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伎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畫堂今日綺筵開，譚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傍若無人。」此亦一時興會之觸發，乃以成其狂放；今日誦之，尤似目擊其英多不羈之風流意態，未嘗覺其儂惡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蓋方其興會淋漓，振筆直書，胸中丁無罣礙，故能成其清放耳。

釋惠洪冷齋夜話云：「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然貧甚。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近作新詩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莫不笑其迂闊。」此真所謂忠於藝術者矣，迂闊云乎哉！

言，心疑也。與食所至，乃可發爲吟詠。興盡則忘盡，意盡則無詩矣。無詩而強成詩，是逐沙入目以激淚也。故潘岳以一句傳唱千古，若積麩以成鶴，轉以石饑。

三 深情與至誠

以成人之淺深，衡量文學作品之優劣，十九得之。作品之感人深，自於作者之至誠，新序云：「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至誠之發，又自於深情，情之本未深或未嘗以深情臨之者，必無其誠也。不源於深情，不出於至誠，而冀其作品能感人者，是東向而立，求見西牆也。文學創作者執其高尚之人格，挾其濃厚之感情，出之至誠，發爲文字，其感人之力自深，遂成爲千古不朽之傑作矣。

水滸傳記「吳學究說三阮擡籌」一事有云：

……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事：我如今現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晁保正點兒假，晁保正敢看晁保正的私通買賣，有心要擄掣我們，一定是頑老兒來。若這端的有此事，我這一個老哥來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

也跪在靈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讎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勢頭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銜着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掘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脍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

「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讎雪恨！」一句，其沈哀壯烈，以達手足之情者，誰足倫比？轉以親宋太祖之灼艾分痛，殊覺其規爲之小；此亦作者之深情旣以入文之致也。紅樓夢記「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云：

……元妃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簞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爲幸。」元妃聽了寶玉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元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將手攬於懷內，又撫其頭頂，笑道：「比先前長了好些？」一語未終，

淚如雨下。……

又記「苦絳珠魂歸離恨天」云：

……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鵲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攥了紫鵲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帶着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鵲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並沒有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卻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鵲慌了，連忙叫人請李執，可巧探春來了。紫鵲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鵲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執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

此其感人，又不待一二言矣。

創作者之深深情，溢透於作品中，出其至誠；既現於文字，頓沛必於是，幾次必於是。即其信筆偶及之處，亦自然流露其情誠，毫無無聊之墨瀋。創作者固盡粹於其作品，欣賞之者，亦宜細細咀嚼，然後乃可有得也。紅樓夢記寧府戲檻寺送殯一段內有云：

……說着，只見那丫頭紛紜纒來，聚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外間薛蟠預備賞封，賞了那莊戶人家，那婦人等忙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線之女，走不多遠，卻見這二丫頭懷裏抱了個小孩子，同着兩個小女孩子在村頭路着瞅他。寶玉情不自禁，熱身在車上，只得眼角留情而已。一時電捲風馳，頭亦無縫影了。……

人世之因緣際會，忽然邂逅，忽然寂滅，多情之人，輒寄深慨。「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日午畫船橋下過，春香人影太匆匆。」「粵寶玉所見，均是人間愁種子也。老殘遊記記冰凍黃河時之情景云：

……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致，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

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的好嘆？這時月光照的滿地均亮，搔搔吸來，天上的星，一個也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闌隙搖光，像幾個淡白驢子一樣，還有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雲微極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要東轉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曠下去，如便是個子局呢？」又想到詩經上駢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溥漿」，現在國家再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脫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戰俱廢，將來又是怎樣攤了屌？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溼下淚來，也就無心攤筍於我，憐憫同店去了……

時不再來，逝者不返，自駒過隙，情愁有限，且也一老曠仗懶，志在千鐘，雞士慕年，壯心不已；」亦是有深憐人之愁來路也。

似此差皆作者萬一片深憤於劇中人物之言行中，而以至誠之筆畫出之，感人甚深；古今成名之偉品中，似此之傑，俯拾即是也。儻林外史詔尙鼎與鮑文耀兩人一段交誼，尤爲當行出色：

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着白，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着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過四七。」向道臺道：「我陸見回來，從這裏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作古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道：「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個揖。鮑廷璽兩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內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道臺道：「有什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個送到享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喫了一杯茶，上轎去了。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大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拿着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那管家也不曾喫，忽忽回船去了。……

此段以向鮑二人之古道熱腸爲題材。鮑文卿行業是黎園脚色，在當時專制時代，伶人係最賤之流品。向鼎在任安東縣知縣時因案曾受參處，偶然因鮑求情得免，遂結爲布衣交。後向累遷州府道臺，終不忘故，曾向季守備云：「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行。」鮑亦始終自守本分，曾向兩書辦云：「自己知道是個窮命，須是官頭裏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故事或有所指，或屬虛構，諸是深情至誠之筆墨，非一般小說家可以望其項背者，節抄其一斑，尙不足藉窺其全豹，讀者能仔細體味其整個故事，則受感動必彌深也。

諸葛孔明出師表云：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縱，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李令伯陳情表云：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浮生六記記其妻陳芸殂後又得其子逢森之顯耗云：

……附有青君之書，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夭亡，始憶前之送余墮淚者，蓋父子永訣也。嗚呼！芸僅一子，不得延其嗣續耶？琢室聞之，亦為之浩歎，贈余一妻，重入春夢。從此擾擾攘攘，又不知夢醒何時耳。

曠云「重入春夢」，其真執傷悼之情，未嘗稍減，緣作者與陳芸相結之情固深，而下筆尤駭感也。冒襄影梅菴憶語記其妾董小宛之死云：

其佐余者，書肥遯，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構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燈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為不可復得也。

前有一女紅，井臼。云云。且覺其對所愛姬注目之點不甚洽合；後有一罔措、不可復得」云云，豈愛姬之方死，此心尚暇注意他人之動定耶？是其心固未嘗為小宛所完全佔據，云「不知姬死而余死」之心口未必相應也。冒襄之視小宛，亦娉優蓄之耳，心坎未必有深情，文辭亦何嘗出至誠耶？

又，浮生六記記與陳芸訂婚後喫粥一事云：

……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飢索餌，婢媪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苦暗牽余袖，隨至其室，則藏有暖粥並小菜焉，余欣然樂箸。……

及婚後爲家中所逼，聘女寄子，將赴華家暫避，則記云：

……將交五鼓，暖粥其曉之。苦強顏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傳奇，可名喫粥記矣。」……

真是血淚文字，動必感人。袁枚再送香亭之廣東詩中有云：

記弟初來歸，弟年纔十五，從此五十年，悲懣難悉數。如萍谷又雜，如琴瑟復鼓；倘演作傳奇，可泣可歌舞。

悉捨便作傳奇，雖「可歌舞」，未必「可泣」也；情未能動人也。此詩之結句云：「吾親坐黃堂，忽變青衫客，此去憑滯陽，琵琶聽不得！」亦唯掉「江州司馬青衫溼」之書袋耳，選別之情在何許？又袁之贈上作云：

……「玉陸隨傳夕，秋風棹發天，豈兒終有日，」道「我見無年」。渺渺香猶在，悠悠歲幾遷，果然宮錦服，來拜墓門煙。反哺心雖急，含飴夢已捐，恩難酬白骨，淚可到黃泉。宿草翮殘照，秋山泣杜鵑，今宵華表月，莫向隴頭圓。

此詩似其爲「宮錦服」三字而作。向已故之老祖母「誇官」，淺薄之至，無情之極；試與歐陽永叔之瀟圃肝義並讀之，當識袁作之可鄙也。其結句似爲警策矣，然此類明知其不可而故求其可之詞句，只適於寫私情與癡情，用之忠孝二字上，便見輕佻而不實。「白骨」二字尤可惡，令人於寓目之頃。髮上指冠。

四 悲喜與同情

人類之思想，固與時俱進，嚮之所以爲新奇者，旋已變爲陳腐；而人類之感情則古今終無大異，枝節之處雖小有變遷，其大本大源，未見歧背也。文學既有訴諸感情之能力，又以感情之無間新舊，是以文學創作能歷百世而長新也。論文之情，約有三端：其一曰作者之情，其二曰文中人物之情，其三曰讀者之情也。作者以其情寓於文中人物之情中，以激動讀者之情；視此激動力量之大小，可執以評定作品之高下而無爽。是知喚起讀者之同情，乃創作者之職志也。

人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時而值寵辱離合之事，載之以文字，或爲喜劇，或爲悲劇；既以自抒其情，更以感召他人之同情，抒情文學之作用，如斯而已。既發爲文字，則作者之心力盡瘁於文字矣，盡瘁於文字，自能盡情而入理，益之以描寫之技巧，要仍一本於誠摯，其在我之情既博大而深微，毫無闕陷，毫無洩漏，自可以吸取讀者之同情；此衆星拱北辰，萬流匯東海之說也。

雖然，盡情傾注，如火如荼，言悲則淚竭聲嘶，心腸酷裂，言喜則淋漓盡致，有如癩痢；雖可以感人，而入之每每不深；雖可以得盛譽於一時，終不能繫之於永久。故寫悲劇不可以入慘局，寫喜劇不可以成狂態，必委曲而有深致，藉理智以控制其衝動，然後能感人深也。譬諸澗澗水本清淺，石見水上，激流成滯，聲聞遠谷；而長江大河，水深難測其底，萬里奔流，轉無聲息；情之深猶水之深耳。

復次，悲劇中若不屬雜之以較為輕鬆愉快之材料，則既見其木拙，又不足為襯托，喜劇中若不糅混之以較為沈重冷漠之文筆，則徒覺其浮囂，亦愁見其單調；選擇此種陪襯之辭句，稍有不當，或擅竄以奪主，或漫漶其隄防，求此得彼，莫衷一是；如此皆不足以得讀者之同情。單複淺深之處，在作者固頗費平章也。

蓋文學作品必有其預期之目的，故事之開展必至其最高潮。成熟之作品，必入手即有攫住讀者心靈之力量，挑之喜則喜，控之悲則悲，導而不迫，疏而不失，直至其最高潮，使讀者涵泳沈酣，留連忘返，然後其文情復漸次輕減，至於結束，使讀者掩卷愴悅，有無限迷惘依戀之思，此際讀者之胸中已他無所有，唯有一片同情；是作品之成功。然此固非偶然可幾之事，不待言矣。

曰選擇，曰技巧，一言以蔽之曰：真而已。作者既透出一片真情，則悲中非不見喜，雖喜猶悲；喜中非不見悲，雖悲猶喜，當無迷離撲朔之感。情真則自深，深則自不能淺露而浮激，雖無意求其動人，而人咸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矣。

杜工部北征，寫亂離後勉得歸鄉之苦楚。然寫景處則有：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勳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榛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敘事處則有：

……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懷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坐理焉得說。……

景則幽穢，事有諧趣，然而亂離之慨，非惟不見減挫，轉更因以增劇。蓋以身歷國破家亡之苦，時時以深痛之眼觀物，物雖醒目而心彌傷；刻刻以鬱結之心感事，事雖娛目而

心愈著。讀者雖見幽程之景，譜趣之事，未嘗稍移其對饑離之同情，反更加重其愁思也。

陸次騷作費宮人傳，記明神宗殉國時，宮人託爲長平公主刺殺李闖愛將羅某及另有魏黨人沈御河以身率節事，題材頗有戲劇性，文甚鍊而辭亦哀。惟文中有一段云：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果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此段內「翠積脂凝，而香且數日也」十字，極儂薄，與文情不稱。益寫悲烈之事蹟，不容難以「打情罵俏」低級趣味之語句，此足令一般讀者渙散其對此悲劇之同情而心別有注，令有品鑑能力之讀者見之齒冷。若刪此十字，但云「須臾，從之者盈三百，河水爲之不流，」何等簡潔，何等沈痛；是好端端一篇文字，竟爲此十字斷送也。文中仍有稱「纖指」，「粉項」處，亦不禁令人身起粟，蓋作者之格本卑也。蒲松齡作聊齋誌異，記鬼狐之事，不云「留共寢處」，卽云「願薦枕席」，其俗惡與此正同。

或問：若「翠積脂凝，而香且數日」確爲當日之實景則如之何？曰：亦宜刪去不

載。文學之所以異於紀事之史料者正以此。故事之原爲慘局者，文學創作若取爲題材，則只能寫成悲劇，而刪略其驚心慘目之節目，不作逼真之描寫。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寫仲卿與蘭芝之死，但云：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攪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願樹下，自掛東南枝。……

若增益幾句，以摹狀女爲溺鬼與男成縊屍，則其醜惡，將何似耶？白樂天長恨歌記楊貴妃之慘死馬嵬，亦僅云：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此旣必詔其死，乃代之以「花鈿翠翹」，知詩人一字一句必不輕率以出之也。恐寫成慘局，轉失卻悲劇之力量與價值，於材料之不合用者，輒刪簡或設辭以代替之；矧能留存或故增與文情不稱之字句耶？

有藉悲喜盛衰之對稱以行文者，因其易於覆按，乃亦易於引起讀者之同情；但孰輕

孰重，必權衡準確；或竟失之，則效果相反；倘或無所輕重於其間，則又榛涉含混矣。
劉夢得烏衣巷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寥寥二十八字，寫盡華屋山丘，桑田滄海之感。纔寫「朱雀橋」，便湊以「野草花」，既以狀其荒蕪景物，亦爲「百姓」作襯也，及寫「烏衣巷」，又接以「夕陽斜」，既以象徵門第之衰落，亦爲「燕飛」作襯也。前兩句既語不離宗，後兩句乃寄深慨；則昔日豪華之印象適以助此日之荒涼耳。陳陶隴西行云：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此詩故以「春閨」爲反襯；若餘句之力量不足以壓倒讀者因「春閨」而引起之纏綿繾綣之情懷，則其悲喜之正鵠消失；今既有使「春閨」必須北面之筆力，則愈足以反襯其悲苦，緣已有「貂錦喪胡塵」，「無定河邊骨」等句爲詩中之主句，撰「春閨」爲其賓輔，重又籠之以「夢」字，皆所爲益以助其哀遠矣。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一折，讀之輒令人有國破家亡之感觸，其哀江南一套曲中有云：

〔折桂令〕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檉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鉤

處差簫？罷燈船，端陽不開，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箇人瞧。「沽美酒」你記得跨青絲，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太平令」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咆哮。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離亭宴帶歇拍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謾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青碧瓦堆，俺曾睡風流壘。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樓臺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葉，詎一套哀江南，放悲聲磨到老。

實爲今日之荒蕪景色，則虛寫當年之豪華氣象，借來爲襯托之資。中所用抒情之句，皆寫亂亡之慨，故寫景之句，雖兩兩相比，悲喜相埒，終能側重於悲。而其喜亦轉爲悲之複筆也。再，悲喜之情，以筆力之淺深較，不以字句之多寡勝也。李太白越中懷古云：

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祇今惟有鷓鴣飛。

雖詩以三句寫當年之勝況，而以一句寓傷逝之情；雖只一句，而力足撥三句板轉，「祇

今惟有「四字有扛千鈞鼎力。此中更有虛實之分際，前三句藏鋒者雖多，止是「想當然耳」，鏡中花，水中月也。「鷓鴣飛」雖只三字，乃是當前實景也。此中尤有牽繫之淵源，用「鷓鴣飛」三字足以點化上三句，奪「錦衣」「如花」爲「鷓鴣」之魂魄，敘「還」「滿」爲「飛」之幫襯；今日越宮之鷓鴣疑若爲昔時錦衣戰士；如花宮女所蛻變也者。水流溼，火就燥，百川匯海，故此詩尾句乃克爲全篇之帥也。試或易作「祇今寂寞掩空扉」，則點金成鐵矣。何則？其感懷古事之情辭太泛，無甄陶之力量，悲涼之字句不足以敵溢喜之想像，轉使讀者之情緒嚮往於沼吳之不烈，而漠視此登臨懷古之末節已。

毛滂溢溢二云：

小雨初收蠅作團，和風輕拂燕泥乾；秋千院落落花寒。莫對清尊追往事，更催新火續餘歡。一春心緒倚闌干。

此詞前闕之首兩句，寫春時之景物，有輕鬆和美之情緒，「秋千院落落花寒」句，又似春愁種種，排遣無由；即「落花寒」與「和風輕拂」亦相敵拒也。後闕之「往事，新歡」一聯，有「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之意，是謂將及時行樂也；乃以「一春心緒倚闌

「于」句爲收束，則又覺春愁漠漠，往事依依，有幽怨之情，難便傾吐之隱也。疑作者先有「秋千院落落花寒」情巧之警句，乃後足成此詞，心情原亦無所悲喜於其會，故令人無從捉摸也。陳與義臨江仙云：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都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此詞既用「一夢」，「堪驚」等句，當是傷逝之作。前闕由「憶」字喚起二十餘年前之往事，「流月」、「疏影」、「吹笛」三句，景幽美而情疏快，後闕乃不足以與之抗輒，唯有藉「古今」、「漁唱」兩句似乎近道之語以爲收束。不知既已悟道，則原已不必有傷逝之障；既傷逝，則後闕寫今時之情辭，尤宜較前闕寫往事之情辭更加深刻方敵。惜作者之才不足取異，乃使讀者之情雖知所同也。蔣捷虞美人云：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岸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髮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紅燭昏羅帳」，語極工致，令人憧憬；「江闊雲低斷岸叫西風」，語極凄楚，爲此詞

中之驚策；「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兩句力弱，不足以賓服前園。作者既能工彼「昏羅帳」、「叫西風」等句，是其心情未嘗不眷眷於矚目之悲歡離合也，云「總無情」，其實僞也。悲喜未嘗發於真，世豈有同情於僞飾悲喜者之妄人耶？

韓昌黎云：「權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詞好」；歐陽永叔亦云：「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即似云悲劇文字較文字更易於成功，易於感人；實則悲喜之足以引起人之同情固一也，惟愛惜之情，之者深而近真，歡愉之情，達之者淺而似僞，非必「宮音溫和，難於聳聽；商音悽厲，易以感人」也，亦視其悲與喜之淺深真僞而已。李後主玉樓春云：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嬾窠魚貫列。風簾聲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徹。塵

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王世貞云：「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還有幾多愁，卻是
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譚復堂亦以「豪宕」二字讚此詞，知動
人不必愁苦之句而然。又，菩薩蠻云：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刻鵠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

見，一喚假人頭：「奸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許昂霄云：「情真景真，與空中語自別。」潘游龍云：「結句極俚，極真。」乃亦極動人也。陳眉公云：「天何不使後主現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不配才，殊爲恨恨。」沈際飛云：「後主煬帝輩，除卻天子不爲，使之作文士漢子，前無古，後無今。」可謂服膺之至。此其歡愉之詞，搖動讀者之心弦，庸詎弱於窮苦之音耶？喜而悲，空中語，能「真」卽是「無感不騷」；悲而足「空中語」，不「真」卽是「無病呻吟」，於悲或喜，原無間也，故曰：亦視其悲與喜之淺深真僞而已。白樂天云：「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著意於爲時爲事，政「樂天歌詩白璧之瑕，文學創作，原不宜出之造作之悲或喜也。」

李太白贈汪倫云：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其別情亦泛泛耳，此詩之傳，在其豪也。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云：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則別情盎然矣。杜子美贈衛八處士云：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親其收束兩句，覺別情亦復泛泛耳，此詩之傳，當在其極寫人世之滄桑而不在敘別懷也。夢李白云：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山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芻蕘？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則另是一番心情景象矣。蓋悲喜者，作者自身所不能強而出，自亦不能強求讀者之同情也。其工不工，仍在真不真耳。胡元任茗溪漁隱叢話云：「劉文美（名彭，江寧江文虎妻）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階

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迴腸。」此詞之「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以視李太白之「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其別情之盛緩何如耶！陳師道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李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此一聯以視杜工部之「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其乍逢之舒迫何如耶？諺云：「是真不假，是假不真。」李、杜既深得此中三昧，故於泛泛之交，亦不僞飾以依依之情，恐悲喜之不出於誠，轉以喪失人之同情心也。

五 癡情與徹悟

寫情能到真處好，能到癡處亦好。癡者，思慮發於無端也，情深則往往因無端之事，作有關之想也。

李益江南曲云：

嫁得瞿塘瞿，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小婦人深不足於「誤」而專注情於「信」，竟云任下嫁於趁潮水來去之海上弄舟之子，惟疑其乘潮有信無誤而已，他不復計，其情癡可見。乃亦以予人以失新奇麗之感，致足取也。賀黃公敏水軒詞答云：「唐李益詩『嫁得瞿塘瞿』云云，子野『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思慮發於無端，是無理也。鄒程村云：『張子野『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詞筌謂其無理而妙；羨門『落花一夜嫁東風，無情絲蝶輕相許』，愈無理而愈妙；試與解人參之。』情之愈癡者，愈遠於理耳。

馮延巳蝶戀花云：

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隄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亦寫出一片癡情，而轉折多妙。自謂久棄閒情，春來依舊惆悵，一轉也。惆悵便一在惆悵，且帶尊酒，不借朱顏瘦削，再轉也。年年覓青蕪楊柳，飄動愁思，癡情冥索不得，轉以相稽，三轉也。東風滿袖，癡立小橋，待得月上平林，歸來已晚，傷春之故，意竟不知，是又復惆悵一日，畢竟閒愁欲拋未得，四轉也。此詞寫癡情入爲善惡所苦，若負創之蛇，盤旋左右，痛終不解；曲折多處，正緣春恨多耳。

周美成菩薩蠻之後闕云：

天憎梅浪發，故下封枝雪，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

雪其霧縈，居人端慮於江上心入之寒。雪因天時而至，所不敢恨，乃遷怒於梅花之浪發，謂天亦憎此，故放下封枝之雪以示懲儆，致令江上人受池魚之殃。雖人有甚閒情緒去看花開？花竟發而致天雪，則梅花豈非浪發乎？天怒人怨，有其宜矣。此詞寫情到癡絕處，「浪」字下得尤好，既切女兒心事，又合女兒口吻。

牛希濟生查子云：

春山煙欲收，天澹稀星少，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月照淚光，縱橫滿面，語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看他哭哭啼啼，絮絮叨叨，癡情已寫得徹骨。記得綠羅裙，從此眼前只理會得一片綠，處處再見芳草之妻以綠，輒動憐愛之心，是別已久，情未了，豈惟未了，更是顛顛倒倒，除卻一片綠外，不聽他事矣。此詞亦寫情到癡絕處，字句則甚是真切爽利，自是癡情男子情態也。

袁枚隨園詩話云：「余常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詩云：『浩劫信於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盧仝云：『昨夜醉酒歸，仆倒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草噴驚著汝。』宋人傲之云：『油昨平添水三尺，失卻壽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門。』近人陳楚前顯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闌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畫欄看。』妙在皆孩子語也。」均亦癡情之例已。

王靜安人間詞話云：「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

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則真情癡情文字皆不需以閱歷、經驗、事理爲依歸明矣。癡情最是看得不透；閱世深者是看得最透，發爲文字，自別有一番犀利可取處，體味之尤足以增人識見，雖屬於人之理智方面，不受感情之支配，但詞人往往仍寄感慨，不單純以明理爲既足，蓋風人之旨，動蓄一種菩薩心腸，「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感人」之感分，終較「教人」之成分爲多也。

杜甫莫相疑行云：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寫炎涼之世態，詐虞之人情，既足以感人，然後致箴規之意，自覺渾厚矣。蘇軾答孔周翰求書與詩云：

身閑曷不長閉口？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亦云慎言省事耳。觀以「身閒」、「天寒」、「塵垢」等字，已脫卻講道口氣。詩與文運用之不同，亦可於此等處尋繹之也。

王案漁家傲云：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
離離水東流山四遠，路旁幾個新華表。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

吳會館政齋漫錄云：「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朱敦儒西江月云：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有命。幸遇三杯酒美，況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黃花紫云：「此曲辭淺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兩詞因能徹悟，乃以悟入。羅隱詠蜂詩云：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沾。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則藉物爲喻，蓄蘊較多，感人悟人，彌以深矣。

元曲中多有作徹悟語者，因曲之詞意多以明快爲主，致少含蓄耳。馬九皋山坡羊云：

大江東去，長安西去，爲功名走遍天涯路，歷舟車。喜琴書，早是星鬢影瓜田暮。心待足時名便足；高、高處苦，低、低處苦。

結句可爲名尸者針砭。張養浩山坡羊云：

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結句可爲爲芻狗者申冤。查德卿寄生草云：

姜太公賤賣了磻溪岸，韓元帥命博得拜將壇。羨傅說守定虛前版，憐寧戚喫了桑間飯，勸豫讓吐出喉中炭。如今凌煙閣，一層一個鬼門關；長安道，一步一個連雲棧。

是功名路一記雷頭棒。鄧玉寶叨叨令云：

一個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氣；一個乾骷髏，頂戴着十分罪。爲兒女施盡了拖刀計，爲家私費盡了擔山力。怎省的也隱壽，怎省的也壓哥？這一個長生道理何人會？

是守財虜一劑清涼散。似此者皆涉世既深，徹悟之作也。

陶靖節飲酒詩之一云：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遠地自備。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王右丞摹擬其意以酬張少府云：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成爲透過動亂，而一反於靜。徹悟之後，尤能見道，較一般悶世深者更多一番功力。非惟不易躡攀，抑且較難了解。例如前舉兩詩，皆以不容不辯作結，蓋以所識所見，高人一等，恐「下士聞道大笑之」也，故不辯；上士雖聞道矣，自又不暇來問窮通之理，故不必答。「此中有真意」，當從「萬事不關心」入手，所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三山老人語錄云：「蘇子由嘗作倉庫詩云：『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即省念，入道之問也。」似此徹悟工夫，輒必感歎於「晚年」，而徹底瞭解此徹悟與澹泊之作風，欣然以賞之，亦須人過中年經歷已多之後，血氣未定與方剛之頃，尙不足以語此也。桐江詩話云：「世傳山谷七歲作敬遠詩云：『騎牛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生年七歲，未曾涉世，知「機關」爲何物？此詩必浮沈人海中幾許年，用盡機關，終無所獲，漸以微悟運用機心除以買禍他無所得也。始一歸於虛靜，然後乃能作出此等詩；世傳山谷云云，蓋好事者爲之耳。

六 情景與主從

人間詞話云：「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愚以爲「我」既寫「境」，則「境」中必皆有「我」。自然澹遠之境，並非其中無我，祇是頗泯「我相」，仍是以自然之我觀物耳。澹遠亦是一種情，非虛無也；虛無則寂滅，何有於文學創作耶？

文學境界中，既必終始有我焉，自必以我之情爲主，而以物之景爲從。諺有云：「紅花雖好，還仗綠葉扶持，」蓋取其可以相幫襯，互發明也。故欣賞文學者，宜辨主從。李漁窺詞管見云：「詞雖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爲主，景是客。說景卽是說情，非借物遺懷，卽將人喻物。有登臨不露秋毫情意，而實句句是情，字字關情

者，切勿泥定卽景承物之說，爲題字所誤，認真作向外面去。」論極精闢。田同之西廡詞說云：「兪州謂『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愚謂詞中情景不可太分，深於言情者，正在善於寫景。」而詞人之所以必寫景者，志猶多在於言情也。張德瀛詞徵云：「詞之訣曰情景交鍊。宋詞如李世英『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情語也；梅堯臣『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景語也；姜堯章『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景寄於情也；寇準『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澹連芳草，』情繫於景也。詞之爲道，其大旨固不出此。」所云「情語」，自主於情，所云「景語」，亦仍以情宰之也，如堯臣之句，將以達其惜春之愁思，乃挾取「落花斜陽，翠色和煙老」之景色以襯之也。所云「景寄於情」，自以情爲主而以景爲從也，所云「情繫於景」，亦仍以情爲景之帥也；如平叔之句，正以其內情「銷魂」之顏色，塗染於樓前外景之表，而長空芳草，乃同呈「黯澹」之色相也；非然者，則空自長而草自芳，易人以處之，何嘗有所謂黯澹耶？故一言以蔽之曰：情主而景從也。

李陵贈別蘇武詩之「仰觀浮雲馳，奄忽互相隨，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陶潛歸去來辭之「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皆以景

爲從之例也。必知此方能情與景會，水乳交融，所謂「灑灑風騷之懽者，蒼江山之歌」也。蘇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畫中有詩，是畫中寄情，乃異於凡俗；詩中有畫，是情中出景，因見其高格。詩材畫稿，所取資於外景者自多，爾內情終有所主以採攝之也。至於情景主從之間，所以能應讀，要在其求自然隨，不宜著強行掣繫之痕迹。淺近遠之間，在會心者之善運用耳。謝榛四溟詩話云：「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樽前黃葉日，鏡裏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語同一機杼，司空爲偉，善狀目前之景，無限淒感，見乎言表。」此以樹之外景，從人之內情，韋、白之靡以不孫司空者，爲唯恐人之不解，以秋樹襯老年，故句中著力用「將、已」、「徂、篔」等字，此足以顯「強行掣繫」之不可矣。

洪駒甫詩話云：「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憫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發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余謂建此詩，全篇皆下，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澗房花木深，禪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憫鳥性，潭影空人心。薄暮時俱寂，

「傾聞鐘磬音。」此詩主在寫「傾寂」之情，而其意從如騁斬；試觀其所用「清、古、幽、幽、深、悅、空、寂」等字。當可鑒其一二；最後「但聞鐘磬音」，動而愈形其靜矣。東坡云：「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厭芻豢，反思螺蛤邪？』」是所以發歐公，意非在題常建也。

范仲淹漁家傲云：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此詞豪壯淒涼，情景相稱。「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其雄偉堪與李白之「長風漫卷，吹度玉門關」相讀頌；「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其悲壯與魏武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相仲閱也。前闕寫景，後闕寫情，可以逐句增註，情意兩相聯屬：「塞下秋來風景異」，動人深思與「濁酒一杯家萬里」相呼應；「衡陽雁去無留意」，雁歸人未歸，為「燕然未勒歸無計」之張本；「四面邊聲連角起」，已

斷人腸，「羌管悠悠霜滿地」，益增怆悵；「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天寒日暮，歸途未返，「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戍人遇此，宜不堪也。此詞既情意貫串，故能一氣呵成，雄其氣魄也。至其章法結構，非必原有比竝相屬之意，倚輿揮毫，自然中節耳。吹劍續錄云：「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鎗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余則謂去唱東坡之「大江東去」，何莫先唱文正之「塞下秋來」？

晏幾道臨江仙云：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簾幕低垂，落花微雨，人方獨立，燕乃雙飛；去年春恨，能勿重來？是寫得一片惹人景色，逼出一種春恨情懷來也。記得去年初見小蘋時，伊方著香羅袿衣，心上相思，琵琶似語。比夜既深，天生明月，照伊歸去。伊時明月，今時猶在也，而物是人非，空勞夢

想。又寫得一片今昔相同之景色，反逗出一種今昔不同之情懷來也。夢後酒醒，惟見白日之樓臺高鎖而已。憶朝雲會入襄王之夢，則小續得無今日之彩雲乎？此詞字句上下錯落，而前後呼應，翻騰之狀，矯健可喜，尤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致。情與景輒相牽繫，於接倫之處，又若輕霜之溶水，了其無痕。斷是才人墨瀋也。

馮延巳蝶戀花云：

六曲闌干雙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燕子雙飛去。滿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鶯殘好夢無尋處。

居人愁臥，好夢爲鶯語鶯殘；因是凡有所見，輒覺有「鶯殘」況味。雙燕呢喃畫樑間，怡然甚樂也，忽不知誰何移柱彈箏，「鶯」得雙燕空簾飛去。紅杏初開，踟躕比也，忽然櫻天之妒，一場春雨，纔開已「殘」。燕飛花落之外景，與鶯殘好夢之內情相糅相觀；即輕風吹柳亦似寓一「鶯」字，游絲落絮，亦似寓一「殘」字。輕愁淺恨，在在侵入。鶯殘好夢，乃彌可傷耳。

秦少游滿庭芳云：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此詞情景間未能勻稱。試析之爲兩。「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消魂當此際，香暗囊解，羅帶輕分，靄靄得青樓薄倖名存。此法詞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是一種纏綿悱惻之情景。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是一種豪邁淒涼之情景。二者犬牙相錯於一詞中，終有扞格抵牾之處。藝苑雜叢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斯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鐵圍山叢談云：「范仲溫字元實，嘗預貴人家。會有侍兒，喜歌少游長短句，坐中略不顧及，酒酣歡洽。侍兒始問：「此郎何人？」仲溫遽起握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爲之絕倒。」是則此詞當詩頗受稱許。豈道不見

其柄鑿耶？蓋以語工入律，環不勝瑜，詠歌之者，輒不覺察；以言欣賞，則不可不深思以辨之也。

孫藏善《陸贄之結句》云：「一點著枝酸，吳姬洗齒寒。」豈不雋美可喜？稽其情覺與「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夜半梅翻雪」不甚協調，度句遣辭有欠照應也。陸宗諒《紅袖之結句》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豈不纏綿有致？惜其單弱不足以稱「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氣魄，用前人句未能融化也。此咸以景不從情而致爽也。

既云情為主而景為從矣，自未宜情向東而景向西，情如此而如彼，必求其勻調協調，而同趨並驚也。情喜愉則景宜於風和日麗，情悽苦則景宜於月冷雲愁。陸放翁遊山西村詩云：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簾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四圍悉是太平之景象，招人乘月。江文通別賦云：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瑤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啼草之徒芳；漸幽聞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闕此請苦色，秋帳含茲明月。

光，夏簾薄兮晝不落，冬紅氈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四時皆具黯然之景色，助人銷魂。皆外景足以起其內情之例。

沈復浮生六記記與其妻陳芸新婚後之別情云：

……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天池異色。到館後，吾父即渡江東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浮套語，心殊快快。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窗，對景懷人，夢魂顛倒。

桃李爭妍，而離人則覺天地異色，此是深透一層之反襯法，必情真方能得體，不然便生情景分背之失舛；此處用「林鳥失羣，天池異色」八個字，伴以洗重而真摯之情緒，勉將「桃李爭妍」四字字腰翻；至下文再以「風生，月上」四句著力描寫，足以扳轉向時之美景爲愁城，化腐朽爲神奇矣。寫景抒情，能至於此，乃稱極詣。雖然，原記之人，管尙未必如此平章也，情到深處，其文字自能左右逢源，無臻不妙耳。

七 聯想與比擬

深情必達之以深入之文字。深入即是多一層聯想。若單純平直，則辭儉於情矣。方人之語有所會、感有所觸也，往往將內在情感之顏色渲染於外在事物之表，增益其鮮明或加重其黯晦。更往往憑依己身情感之悲愴，重視或漠視與情感趨向有關涉或無關涉之事物。「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懷着一種悼亡傷逝之情懷，身在行宮，目見月而心傷，並以爲月原有傷心之色；時逢夜雨，耳聞鈴而腸斷，並以爲鈴原有斷腸之聲。情感之發展與浸淫，只是一派聯想，文學原爲憑依情感之觸發而生，自然頗重聯想工夫。或有闕失，則不足以達情感之真蘊也。

杜工部詩云：「一片花飛濺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花飛一片卽已是春減卻，則飄萬點正愁人愁可知。辛幼安詞云：「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及憫花落，乃至於怕花開，則見落紅當惜春殘可信。李後山詩：「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思鄉已制淚三年，應更難制，是就時間明鄉思之彌切也。陸放翁詞：「故山猶自

不堪聽，況半世蕭然羈旅。」故總且猶不堪聽，矧在他鄉，是就空閨明羈旅之難堪也。沈約齋論詞隨筆云：「詞貴愈轉愈深。稼軒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玉田云：『東風且伴蕃薇住，到蕃薇春已堪憐，』下句即從上句轉出，而意更深遠。」所云「轉出」，正聯想耳。

吳野人詠落葉云：

枝上曾幾日，夜來秋已終，又隨天地意，亂下戶庭中。不靜月斜處，偏驚頭白翁。何須怨搖落？多事是春風。

沈歸愚云：「小小題，傳出天運自然。不怨霜露，而怨春風；見盛之始，已伏衰之機也。小家但工刻畫，粗得形似而已。」此詩之超勝人處，正在聯想工夫。初見落葉，已想到葉舊於枝，繁榮滋長，自春徂秋，究曾幾日；又聯想到落葉亂下戶庭間，春萌生而秋肅殺，事無大小，一隨天地之意，誰能自作主張；又聯想到落葉如斯矣，人生又奚啻於此，因秋之至，遽警白頭；又聯想到是否落葉蓄意來奪老翁，何必偏令人見，不靜止於月下斜陰之處耶？又聯想到或爲樹，或爲人，均已不必怨葉之搖落。春秋代序，疇日春風吹拂，樹蔭漸茂，已兆此時秋風摧斂，葉落空庭，有生乃有死，與其怨死，何不怨

生，與其怨秋風之無情，毋寧怪春風之多事也。此由落葉追溯到葉生，其所以爲神奇，皆聯想之工致有以足成之。所謂「小家但工刻畫，粗得形似」云者，其聯想力弱於此，只能刻畫眼前物事耳。

虞景明楊柳枝辭云：

楊花如雪撲征衣，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而今真在路旁飛。

沈歸愚云：「清清淺淺，自是風神，此辭體也。」此由楊花飛撲，聯想到征人未歸，由「路旁」聯想到「馬上」。其尤爲深入者，則由今日憶歸之頃，聯想到曠日未曾作客之時，以虛襯實，彌覺可傷，黯然銷魂之情懷，乃藉聯想工夫以盡掘其藏也。葉星期梅花開到九分詩云：

亞枝低拂碧窗紗，鑿月烘霞日日加，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憐處士已無家。

沈歸愚云：「從九分著意，不忍卒讀。」此由梅花聯想到林處士和靖，由處士之以梅爲妻聯想到己之無家漂泊，因以自況。其尤爲深入者，則由梅花之尙餘一分未開，聯想到可以解我無家之苦者，盛開之花庸能及此，惟冀未放之花，其孤寂可與爲伴也；從九分一，彌覺可痛，坎坷憤神之筆墨，乃亦藉聯想工夫以增助其哀遠也。

聯想多由此及彼，由近及遠者矣，透入一層，所以不同於衆也。亦有緣俗情已易聯想透入者，則別出心裁，轉令由彼返此，由遠返近，使還其原；亦所以不同於衆也。黃山谷詩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要在慧心之善變化耳。

王建宮詞云：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周密清平樂云：

曉登嬌嘴，輕戶溶溶月。一樹香穠飛蕩雪，紅豆相思漸結。看看芳草平沙，

遊韞猶未歸家；自是蕭郎漂泊，錯教人恨楊花。

桃花飄落原本是將成桃實，乃俗情多惜花樂，恨五更風過，殘紅滿地。蕭郎歎客不歸，原只怪郎情薄，乃居人春日多恨楊花之隨風來去，一若楊花教得蕭郎漂泊者，俗情亦不以爲疑。此兩處「錯教」云云作得翻案文字，祇是還出桃花、楊花之本性而已，偏成新意。世間物事，以稀爲貴，所謂「器非求舊，惟新」，此中三昧，斬舊出新四字盡之矣。

亦有藉聯想爲襯托者。杜工部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以擬容

水之高、老年之暍也。陸放翁詩：「蝴蝶夢魂常是客，芭蕉身世不禁秋。」以擬旅客之漂泊，身世之滄涼也。所取皆能滄合其身分，自成佳句。

更有藉聯想爲比況者。黃山谷之「渴雨芭蕉心不展，未春楊柳眼先青。」陸放翁之「已醉猩猩猶愛屐，入秋燕燕尙爭巢。」之類皆是。此不過一聯爲譬，有全篇藉他事爲喻者，蓋源於詩六義中之「比」，往往激婉而動人，則存其聯想之所及，而沒其原意之所昉矣。

唐詩紀事載：「朱慶餘過水部郎中張籍，因索慶餘新舊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聞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粧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由是朱之名流於海內矣。」朱慶餘執篇什問入時或否於張水部，乃以新嫁娘爲比況，神意既能兩相契合，而寫得新婦口吻儀容，入微入理，不因援譬而稍有虧損，致足貴也。籍詩亦以越女爲比擬，較朱詩爲遜；蓋「一酬」字害之耳。秦韜玉詠貧女詩云：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

十指誇敏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葦亂貧女以詠寒士者，亦雍容有法，比況相宜之例已。

劉纘莊詠王昭君詩云：

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

沈歸愚云：「若故爲自幸之辭，不怨、深於怨矣。」此詩祇寫宮人之怨也，蓋以擬「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喻士之不遇也；非賦也，亦比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

足。鴻陽鼙鼓動地來，旌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落葉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雲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

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鈿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願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此篇歌行體之長詩，於聯想與比擬，皆已登峯造極。由「侍兒扶起嬌無力」，聯想到「始是新承恩澤時」；由「春宵苦短日高起」，聯想到「從此君王不早朝」；「後宮有三千佳麗，則云三千寵愛集於一身；列土有姊妹弟兄，則云天下父母心趨重女；宮裏承恩，金步搖雲鬢花顏，馬前委地，玉搔頭翠翹金雀；新睡覺半偏雲鬢，下堂來不整花冠，就所服飾之一斑，可窺麗質之全豹；此皆聯想功深之句也。蜀江長碧，蜀山長青，以擬聖主之情，長懷靡已；既芙蓉兮如面，又楊柳兮如眉；云風吹仙袂，如霓裳羽衣之舞，云玉

容隕淚，如梨花帶雨之枝；此皆比擬得偷之句也。

聯想與比擬，能深透一層，尙矣；然亦未宜過於驚曲探深，恐失之晦。「自在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皆幾乎漸於隱晦，然深曲之中，尙未迷失老路，所以可喜。李義山詩、吳夢窗詞，輒有令人無從捉摸其指歸者，所象徵之境界亦足以動人，終有迷惘之感；致欣賞之者不敢十分相信與作者之原旨相侔，惜今古之不易便相知也；聲氣不得相通，感人之力量因以削弱；知運用聯想與比況，不但須「透入」，尙須「透出」，然後爲高也。

人間詞話云：「古人之成大學問大事業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李義山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只是攢向牛角尖去，能「透入」而不能「透出」，當尙在第二境中也。歐陽永叔詞：「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陽花，始與春風容易別。」「思路已是海闊天空，「透入」更能「透出」，已臻第三境矣。

八 脈注與綺交

文、鉛畫也，章、采也，五色成文而不亂，雜其有章矣。不雜五色，則辭貧而意瘠，不明條貫，則雜亂而無章。搗藻抒情者，其意必有所守。其網必在於綱；欣賞之者，首宜求其旨意，次必尋其脈絡，然後乃可以探驪得珠也。劉勰云：「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句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統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跼蹐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孑然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雖以論章句之體用，亦賞鑑之要妙已。

行文之脈注，有明暗兩法。白樂天琵琶行之收束句云：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
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歐陽永叔醉翁亭記收束之句云：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
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
陵歐陽修也。

此其尾闕所洩，均已明白指出，自易領略。其有如山之隱脈，水之暗流，則必細審鉤
元，明其一貫，然後可與言文事也。

魏武短歌行云：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
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

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沈歸愚云：「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無所依托，山不厭高四句，言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成其大也。」此詩意有所主，寓懷思招來之情，「仍爲君故，沈吟至今，」此「君」必有所指。若不深求其脈注之鵠的，則此篇之旨，殊覺揣摩。或曰：此曹操懷劉備詩也。說甚新穎，而尋繹之通篇可解，或其然歟？

蘇東坡水調歌頭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前闕首句用「月」字，後闕將煞尾時用「月」字，而全篇固無一處離卻「月」字也。「天上宮闕」，「瓊樓玉宇」，「乘風歸去」意悉在於月宮也。「弄清影」，月影也。「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月之運行照臨也。「長向別時圓」，中秋月圓也。

但願千里所共者，亦嬋娟之月也。是以「月」爲綰轂，而敷衍爲幅湊也。胡元任云：「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蓋亦欣其扶疏茂密，而葉落歸根也。

柳耆卿雨霖鈴云：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

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只後闕之首句用一「別」字，而全篇固無一處離卻「別」意也。「長亭」，送別之地也，「帳飲」，祖餞以爲別也，「驟雨初歇」，「寒蟬淒切」，離人更以傷別而「無緒」也。「留戀」，不忍別也，「催發」，不得不別也，「執手相看」，「無語凝咽」，別情正苦，道不出也；「暮靄沈沈楚天闊」，「千里煙波」終是別。「多情自古傷」此事，又值「冷落清秋節」，別情其何以堪？待得「今宵酒醒」，行見孤舟飄泊於「楊柳岸」邊，「曉風殘月」，這思量起頭兒一夜；「經年良辰好景虛設」，千種風情與何人說，「別後光陰，敢怕只有以眼淚洗面也。是以「別」爲北辰，滿數辭爲星拱也。陳寶齋云：

「柳詞格不高，而音律諧婉，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蓋亦見其善寫別情，貫串有章也。

杜工部九日藍田崔氏莊詩云：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以「老去悲秋」爲根幹，以「強自寬」爲枝葉。「興來今日盡君歡」，即上承「寬」字而來。「羞將短髮還吹帽」，隱寫「悲」字，「笑倩旁人爲正冠」，暗寫「強」字。「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爲寫當時當地之景物，暗中則藉水流山兀，互天地以永生，以反襯人壽幾何，寄朝露無常之深慨，乃逼出「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兩句，持茱萸而看仔細者，老年人悲明歲之未必能重把茱萸，乃不忍遽捨，則仍還原脈注於「老去悲秋」之主旨矣。至於「吹帽、正冠、山高、水遠」，皆綺交之文以爲助益者。試將此律截去其頰頸兩聯，併首尾四句成絕句一首，亦何嘗不可？然而見其意平，詞儉、力弱、情單，無復羈時之勝概；知綺交之字句不能省於文章，猶蔥蘢之枝葉不可削於樹木也。

張志和漁歌子云：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誦之有矜色。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楊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

自底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詞增「自底一身，相隨到處」數字，旣以明作者羨爲漁隱之高潔理想，尤足以美化漁父之風貌。增「散花洲外片帆微」一句，旣以點實漁船，躋爲主句，而上提下挈，尤足以美化漁漁之畫圖。似此既增原漁父詞之澹遠，尤益之以綺麗。黃山谷之有矜色，蓋以爲所增益者有如齊魯之潤枯槁也；倘其瘠意肥辭，繁雜失統，則猶木之有覆矣，亦何取於增益哉？

山谷另有浣沙一首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鰲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題跋云：「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山光水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此詞之前闕以眉黛眼波狀山光水色，其於玉肌花貌，何曾「替卻」，正自綺交於此也。後闕則盡開「無限事」，落得

「一時休」，方始脈注於船頭漁父。故愚以為前後闌不免細語也。東坡許之爲「清新婉麗」，又諱以「瀾浪」，或亦有所會心歟？

南唐中主山花子云：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離
寒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寔思裴回，傳唱千古。當時馮延巳已有「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歎，王介甫亦嘗激賞細雨小樓兩句。王靜安人間詞話云：「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大有羣芳薺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離寒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余既鑿動於王氏之說，因亦細揣夫中主之詞。意以爲全闌固脈注於「殘」字耳。「菡萏香銷翠葉殘」，是荷殘也，「西風愁起綠波間」，是秋殘也，「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是人在殘年對殘景，誠然其不堪看也。王氏之所云有美人遲暮之感者蓋如此。「細雨夢回離寒遠」，是夢殘也，「小樓吹徹玉笙寒」，是曲殘也，人在殘年感已多，「多少淚珠何限恨」，矧更「倚闌干」對此殘景乎？全闌脈絡貫通，若拆散便不可得其解；而意相聯屬，似亦並不宜摘句以欣賞之耳。

賀黃公敏水軒詞筌云：「詞雖宜於豔冶，亦不可流於穢褻。吾儕喜康輿之滿庭芳寒夜一闋，真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詞小技，亦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閒齋小戶，素蟾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醴醑，還與可人同。古鼎沈煙篆細，玉筍破橙橘香濃。梳妝懶，脂蟬粉薄，約略淡眉峯。』則陳設之濟楚，殺核之精良，與夫手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攷：莫厭團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唱喁口角。末云：『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中人，又非望朱窺韓者之事；正希真所云『真箇憐惜』也。但受其憐惜者，亦難消受耳。此等處舉一以概，其餘在讀詞者自知之。」此闋脈注於「先把被兒烘」句。夜寒，被兒所以先要烘暖也；被兒暖，冠兒卸……，吾知之矣，故詞人便不待說也；是所脈注者仍伏暗流，乃不流於穢褻也。云「還與可人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云「玉筍破橙橘」，爲解酒耳，生怕冤家今夜醉也。云「梳妝懶」，風波不信菱枝弱，心有靈犀一點通，則怕等閒妨了霸王夫也。云「低隨慢唱，語笑相供」，是星之火，行燎于原，蒸騰之水，盈科而後進也。云「文

畫針線，今夜休改，「專心致志，惟奔秋之爲聽，不得一心以爲有鴻儀將至，思撥弓繳而射之也。云「莫厭團膏更織，明朝又紛冗匆匆，」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也。云「酪酲也」！未嘗酪酲也，借酪酲爲題目，好去烘被兒也；綺交之文，脈注於此也。賀所云「咄咄逼人」，易作「步步」；逼人覺更允洽也，李調元雨村詞話云：「柳永淫詞，莫逾於菊花新一闕，見升庵詞林萬選。詞云：『欲掩香幃論縱橫，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溫暖。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衣恁情無恨。留著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此詞則脈注於「鴛衾暖」以後事，已流於穢褻；且思之邪已，綺交之文情乃無緣以生，抓破顏面，情致轉更索然矣。

九 縱收與曲折

文學創作須富想像力，然一發而難收，失其旨矣。譬諸騏驎奔騰，不受羈縻，將顛蹶於千里之外。必也樂而不至於淫，怨而不至於怒，哀而不至於傷，庶可以不失其心之本仁，宜亦謂「求其放心」之意也。不縱，則不足以騁騷其情思，不足以煊染其文筆；不收，則或至於蕩檢失所守，或至於縱轡迷所歸。必如萬川之水，周佈天下，而同泄於尾閭，所謂「水深則回，葉落囊本」，乃爲得之。劉熙載詞話云：「詞要放得開，最忌步步相連；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遠。必如天上人間，去來無迹，斯爲入妙。」所言誠是已，願乃不止詞爲然也。

李義山夜雨寄北詩云：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歸期不敢預定，今日方在巴山聽夜雨，緬念將來，何日當可與君相晤，共剪燭於西窗，轉更問彼今日夜雨時情景耶？此懸想將來之態卻話今日，虛實顛倒，明縱而暗收，蓋遙

企於西窗剪燭之樂，正以見巴山夜雨之苦；若微波之濤漣，往復生姿也。

李後主子夜云：

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

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此詞前闕寫夢裏重歸故國。夢是真而夢境是假；後闕寫秋晴往事如夢，往事是實而夢是虛。覺來垂淚，爲夢中得見故國而醒時不見也；往事成空，則醒時固如仍在夢中耳。虛實顛倒，方縱而乍收，蓋夢中入幻，尙啓醒後之悲；醒時如夢，倍悼人生之幻；若創傷之再割，新陳俱痛也。

蘇東坡之念奴嬌亦壁懷古一詞云：

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遠是，三國孫吳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間如寄，一尊還酹江月。

泛舟赤壁下，動懷古之思，雖在大江聲裏，已判今古，而地靈人傑，晴日風流未泯；今

疑公瑾之既赫奕於英年，應笑我蹉跎於華髮。涉想及此，信其臆念所之，下忽接「人憐嬋娟，一尊還酹江月」，回到現實，不以遐想作結，是能縱而能收也。又，水調歌頭中秋懷子由二詞，以人間之中秋，問天上之何夕，忽然從天上之猶入間，忽然念人間亦猶天上；忽然怨月之墮離窠，忽然諒月之同離人；終乃歸結於弟兄雖判袂千里，頗可以共賞嬋娟之月。運思嬋娟之誼出於幽，歷千變與萬化，而復入於幽，此其所以為奇也。

玉川子有所思云：

當時我墜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不復天之涯。嬋娟
 姮娥月，三五七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
 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八心。
 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弦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
 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蘇秦「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將筆盪得甚遠，幾乎不可兜轉；承之以「相思一夜梅花發」，仍似未著邊際，突然云「忽到窗前疑是君」，藉一「疑」字竟將

梅花與美人捏合爲一，藉一「忽」字竟將全篇約束得住，終於落到「君」字上，仍返本於想思；縱收之奇，當非豪怪之盧仝莫能辦此矣。

曲禮曰：「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文章亦不可寫至極處，盡處，既逾應有之限度，往往使欣賞之者不能從容以領略其美點，致感人之力量趨薄弱也。

袁枚阿通生子賦詩戲之云：

吾兒真不肯，弱冠便呼爺；可記兒來日，而翁髮已華。邑名勝母處，曾子早回車；何苦添丁急，希圖跨竈耶？

父子之間，如此戲嗟，殊見其怪也。豈以抱孫樂極耶？子才自是魔物，不可爲訓矣。

人間詞話云：「少游詞境最淒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孤館、春寒、鵑聲、斜陽」所用「孤、寒、鵑、斜」四字，已寫成春日淒寒之景，益之以「閉」、「暮」兩字，盛迫至於盡極，則縱而不收之過矣。

縱收之法，復疊交錯以用之，則爲曲折。篇中多有曲折，如雲霓來去，波瀾起伏，關于隱現公燈火梳織，自成佳構，所謂「文似看山不喜平」也。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云：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蹙；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懷悠悠；遠望愁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益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踟躕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此詩三首，前後辭意貫串，實猶一篇詩而兩換韻耳。良時不再，須臾離別，執手屏營，踟躕於漢野衢路之側，知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憂戚之甚，偶一仰視長空，浮雲互相蹙，糾纏不離，亦猶友朋之相聚也；風波失所，各散一隅，亦猶友朋之分襟也。觸目之景，無非助我別情矣。固知君我從此當作長別，夏狄南北，恐一別之後，再晤無期，故極盼於未別之頃，再聚斯須。然而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果能因晨風而發，送君遠歸漢土，則無所爲別矣，第爲事實所限，此亦不過幻想耳。嘉會既難再遇，過去相聚之三

載，竟同千秋莫值之機緣。卻願既往，益永思勞；瞻顧前程，彌增切恨；悲風遠至，對酒乃不能酬也。子行矣，心已在漢，我則留，誰慰我愁耶？慰愁唯對酒，則仍祇看酬君以酒，繼續於一晷身。酬饌既已，攜手河梁之上，君旋故土，我一得罪背漢之遊子，漫天暮色，將亦何所往歟？新愁舊恨，萃於一心，徘徊蹊路，悲咽不能出一語。行人既難久留，萬事心裏誰訴？亦復儉吝言長相慰而已。事已無可如何，惟有硬自寬解，安知非自慰，弦望自喬瞻，黃髮而今別，豫知今別而不更聚也？行矣自愛，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但願太長久，聚散乘人生之常事矣。此詩轉折甚多，曲盡別離之情；收束處哀而不至於傷，尤得感人之旨焉。

古詩十九首之一云：

漣漣歲已暮，蟋蟀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變，焉得凌風飛？盼矚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感傷，垂涕沾雙扉。

初一吟哦「漣漣歲已暮，蟋蟀夕鳴悲」兩句，輒覺膾盡天寒，聲色慘淡，己身似已入於

與詩人同時同地之境。涼風簌簌，因感遊子之無衣，隨即憶及已遺落溥之錦衾，豈止錦衾而已，解袍之人固亦不在我側矣。不在我側，悟己之獨宿，獨宿幾何曉？累長夜矣。奚其云長？雖人覺夜之獨長也。長夜幾何？惟有夢得見容顏耳。以下「鳥人」四句，乃寫夢中之所見。「既來」四句，寫夢後之滋疑。乃盼矚，尤覺似可以更見夢中之所見也，乃引領，近不可見，求之於遠也；乃能倚，此不可見，求之於彼也，近遠此彼，終不可見，值夢中所見之不可見也，乃垂涕；垂涕之時，雖人步履已不自知於彷彿中到鐘屢矣。此詩頗有曲折，而屢次不紊，初因現實引起聯想，繼由聯想入於幻想，最後復由幻想回到現實，章法爲十九首冠。尋繹之可得行文之法。不儻感人深也。

李白月下獨酌云：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花間有酒，獨酌無親，雖與無親，適且與影，乃如三人；曠如三人，且不解飲，影徒隨身，雖不解飲，聊可爲伴，雖能隨身，亦復相離，及時行樂，春光幾何？月徘徊，如聽

歌，影凌亂。如伴舞。醒時雖同歡，醉後各分散；聚散似無情，情淡得永結，雲漢迢相期，相親慰獨酌。此詩一步一轉，愈轉愈奇，雖奇而不離其宗；青蓮奇才，故能爾爾，恐未必苦修能接耳。

唐無名氏醉公子詞云：

門外鴉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鞦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

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

懷古錄云：「此唐人詞也。前輩謂讀此，可悟詩法。或以問韓子蒼，子蒼曰：『只是轉折多耳。且如喜其至，是一轉也，而苦其今夜醉，又是一轉；入羅幃，是一轉矣，而不肯脫羅衣，又是一轉；後二句自家開釋，又是一轉。直是賦盡醉公子也。』」公子只是醉耳，何嘗有甚轉折？蓋轉折生於扶持醉人者之懸心也。此詞從「鴉兒吠」寫起，知侍候之伊人專專在傾耳靜聽也；其薄遊未返，首如飛蓬之情景，雖未嘗發明，已可想見矣。突聞犬吠，剗鞦下階，其驚喜急切之情何如耶？如此乃逼出「冤家」兩字；側耳以聽，剗鞦以迎，祇落個「扶得醉人歸」非「冤家」更何許！「已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不「肯」脫羅衣，「則人將曰：『訕訕，余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

人於千里之外」也。「毋可奈何，祇須安命，怨歎躁急，又增一病。」乃藉「從他醉，勝獨睡」以自寬慰；豈好轉折哉，良亦不得已也！綺情蕙質，曲折多姿；「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直是令人恨煞醉公子也。

十 穿插與烘托

文章頗重穿插，幾乎無穿插應不得謂爲文章也。織機既有受經之軸矣，尤待持緯之杼而以梭行之，然後能成布；布之精劣脆韌亦有繫於梭也。穿插之於文章，其猶梭之於布歟？問何爲穿插？應之曰：杜工部曲江詩有聯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又、見螢火詩有聯云：「卻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迴環吟誦，當可以粲然得之。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云：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守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更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冢。」

共事三二年，始體未爲久，女行態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維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趨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籠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各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遍；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飜素，耳著明月瑤。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

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姑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趨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知禮儀，十七道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遠情議，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

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這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聞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久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親屬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綰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綬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被裙，晚處單羅衫。曉曉日欲暝，慙想出門帟。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殘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蹀躞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入來。舉手拍馬鞍，墜淚使心傷：「君若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君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紐，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貧賤迫，君惡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羊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悵悵那可論！念與世潤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見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忽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羞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黠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慙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廄。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

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廡樹下，自掛東南枝。南榮東舍，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孀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沈歸愚云：「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長詩也。淋漓瀟灑，反反覆覆，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又云：「長篇詩若平平敘去，恐無色澤，中間須點染華綉，五色陸離，使讀者心目俱眩，如篇中新婦出門時，「妾有繡腰襦」一段，太守擇日後「青雀白鵝舫」一段是也。」此長篇故事詩，久已膾炙人口。情之深者，每吟誦，輒復流涕。詩以「孔雀東南飛」起興，以「鴛鴦相向鳴」收束，故事之開展，盈稔而進，源流秩然。言或真或矯，情或哀或怒，筆或繁或簡，或復或省，無不當者。初云「妾不堪驅使，及時相遣歸」者，原非求去也。求府吏之登阿母耳。云「何言復來還？」於今無會因」者，亦非絕情也，無罪過而被驅遣，心不能平耳。此皆言之矯者也。云「感君臨隔牖，不久望君來，」裁是言之真者也。府吏謂新婦云：「逼迫有阿母」，新婦別小姑云：「嬉戲莫相忘」，皆情之哀者也。關芝云：「理實相見言」，府

吏云：「賀卿得高遷」，皆情之怒者也。「新婦起嚴妝」一段，肆力寫府吏眼中蘭芝之豔麗，明府吏之愛而惜別。「交語速裝束」一段，肆力寫太守籌措迎娶之烜赫，明蘭芝之信而不搖。此皆筆之繁者也。「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兩句寫府吏慰藉新婦之千言萬語，「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兩句寫府吏與新婦臨歧之萬惜千情；皆筆之簡者也。「十三能織素」一段，新婦自明己之未嘗爲憾於夫家也，「十三教汝織」一段，阿母自明己之未嘗爲憾於愛女也；「君當作磐石」一段，新婦設誓辭以明己之終不相負也，「磐石方且厚」一段，府吏重述其語以明伊之終竟相負也；此皆筆之複者也。「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當已詳述焦家婦難爲之種種，「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當已詳述結誓不別離之巔末；此皆筆之省者也。疏密靡不宜，濃淡無不妙者；疏密，濃淡，皆穿插之子目也。餘若詩中人之一言一動，無不熨貼。「何敢助婦語」，阿母之暴怒也。「勿復重紛紜」，新婦之怨懟也。「本自無教訓」，新婦之謙詞也。「不圖子自歸」，阿母之驚恨也。「作計何不量」，阿兄之淺鄙也。「那得自任專」，蘭芝之激憤也。「言談大有綠」，媒人之諂脅也。「卿當日勝貴」，府吏之諷訕也。「君爾妾亦然」，蘭芝之辯詰也。「今日大風寒」，府吏之昏鑿也。凡此皆所謂「一言見性」者也。府吏長跪，

阿母棹牀，車中耳語，舉手勞勞，阿母拊掌，蘭蕊仰頭，以至於默無聲，拍馬鞍，執手分道，凡所施爲，無不洽合其情緒。穿插此詩間，咸足以因其真而增益其善美；葢以加矣，歎觀止矣，其所以傳唱千古者，有其宜矣。

姜白石暗香疎影兩詞，絕唱千古。其清空騷雅之致，吟誦之自能領略。其想像力尤高，運思於筆，穿插多姿；試爲析之，亦習藝文之一助也。以疏影之前闕爲例：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照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瓊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此一段文字，全由「幽獨」二字抽繹而出，梅自有幽獨之性，第一著便已握住題旨。開頭「苔枝綴玉」四字點出梅花，以「籬角」、「自倚」爲「獨」之正筆，以「翠禽」、「修竹」爲「獨」之反襯，而以「黃昏」、「無言」寫出「幽」字。將「幽獨」二字化爲人格，惟昭君之魂堪任耳，故忽然提出昭君，道是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是伊瓊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人歟，花歟？穿插相融，共成就一「幽獨」而已，真是鬼斧天工之筆。但忽然插彼昭君，與前文最易扞格，故在接筭處安排「無言自倚修竹」六字，梅歟，人歟？伏一預筆，了無痕跡，殆云「化作此花幽獨」，則籬角黃昏，無言

自修修竹者，雖虛謂之爲昭君可矣。果有裁雲縫月之妙。劉公誠七頌堂詞釋云：「長曠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詠物之詞，更難於詩；卽「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亦費解。」謝枚如賭棋山莊詞話云：「此詞音節固佳，至其文則有欠解處。白石極純正嫻雅，然此闕及暗香闕則尙有可議。蓋白石字雕句鍊，雕琢太過，故氣時不免滯，意時不免晦。」此皆以爲姜詞意晦費解，豈其於穿鑿轉折之處未嘗深思歟？王阮亭花草蒙拾云：「詠物不取形而取神，不用事而用意。」此皆，劉、謝二人，當尙未曾夢見。

穿插之不著痕跡，而藉「反襯」或「餘意」描露事體或心情者，是爲烘托。

李易安鳳凰臺上憶吹簫云：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恨，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然則果何爲而人瘦損耶？爲「離懷」耳。「凝眸處，

從今又添一段新愁，「又果何爲而添新愁耶？爲一別恨」耳。意在言外，言在意中，此烘雲托月，繪事後素之法也。晏同叔踏莎行云：

小徑紅稀，芳郊綠徧，高臺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翠葉藏鶯，朱簾隔燕，爐香靜逐游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此詞寫暮春之恬靜，夢後之輕愁，雖只「靜逐」、「愁夢」兩處點出愁靜二字，其實全闕固無一字不道著也。紅稀是花漸落，綠徧是草漸豐，柳飄絮絮，鶯老燕來，無非暮春景物也。樹色陰陰見，斜陽深深院，鶯藏燕隔，其靜如何？而楊花撲行人面，爐香逐游絲轉，雖似動亂，然皆輕盈而無聲，動而愈形其靜也。夢回酒醒，視暮春之景，值斜陽之照，遲暮之感，遂逐以生。一場愁夢，是明叻掠出一愁字，而怨春風之不解禁，彼楊花，又是暗暗寫入一愁字。詞中無濤厲之句，斷是輕愁；而楊花、游絲之輕盈，更以襯托之；以至於「陰陰」、「濛濛」、「深深」諸疊字，皆有似輕紗籠月，助靜優愁之妙；細心人自不難索解也。

十一 警策與夸飾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疎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譬諸御車長路漫漫中，馬意倦矣，則施之以警策；文章不能如此，必使覽之者昏昏將入睡矣。

南唐書載：「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馮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古今詞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媚起，籬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所云三影，皆張先詞中之警策也。

歐陽修明妃曲云：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無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已成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此曲可截爲前後兩段，兩段收束之句，「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識見均深闊高人頭地，是篇中警策；永叔自喜此曲，當亦不離此數語耳。

夫謂警策矣，居於一篇之中，必爲雲中之霓采，珠中之綠目，精神而句研，然後爲允也。文心雕龍云：「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滯，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意必深蓄而以自然出之，不應矯設其意而出於勉強，是「激水不滯」之說也；辭必深練而以至巧出之，不應平庸其辭而出於率易，是「槁木無陰」之說也。且辭與意不能偏廢，偏廢亦蹟矣。人間詞話云：「朱子清遠閑論詩謂：『古人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謂北宋之詞有句，

南宋以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朱子謂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稿，余謂草窗、玉田之詞亦然。「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能幾香遊，看花又是明年。」此等語亦算變句耶？乃值如許筆力！「蓋以責其意儉於其辭，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也。宋以理學入詩者，如朱元晦觀書有感云：

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林季仲止鑑堂詩云：

莫道水清偏得月，須知水濁亦全天。請看風定波平後，一顆靈珠依舊圓。

則辭儉於其意，所謂「鑿之一足，踰蹕而行」者，亦不足語於文章之繁策矣。

文詞之士，既鍛鍊其辭意，求爲警策以「驚人」，故文學往往富誇大性。王充論衡藝增云：「世俗所患，患言專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文學既以竦動人之視聽以喚起其同情必爲目的，增其辭以明之，不足爲病也。世人賞鑑文學，尋行數墨以求其所描述之事實，非固實際其境，耳聞目見之也，心中固先懷一「虛構」之成見，作者不以「夸飾」彌其隘，宜讀者之把卷索然

矣。豈好夸哉？不得已也。然此猶有意爲文之謂。吳雨僧詩學總論云：「柳宗元詩：『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又陳其年詩：『百年骨肉分三地，萬死悲哀拊九秋。』夫二人之艱難困苦，雖至其極，然尙未死；卽人死亦只一次，乃曰萬死，是切摯之筆也。……切摯有二法：或加增其數量，故改易其事理。所謂改易其事理者，卽詩人感慨深摯激切之時，所言實與真理實象不合，與世中常情相悖，而寫來又但覺其逼真，而顛撲不破是也。」則夸飾乃出於作者情性之本真，其誠入極有其宜也。故夸飾亦必有節，若不恤情性之原，增之靡足，誕而不經，逾其限度，往往令人失笑。過猶不及，尤執厥中。文心雕龍云：「雜詩書雅言，風格剗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子孫手履』，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樹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錄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古詩爲蕉仲卿妻作：「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

登車去，涕落百餘行。」此處極力描寫鬪芝與小姑惜別情景，不可強計其年時，以論新婦小姑臂肢之修短，又：「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曖曖日欲暝，愁思出門啼。」此處不過隨順其辭先刀尺而後綾羅，亦先左手而後右手；且極言其女紅之純熟，以明鬪芝之秀外慧中耳；不可固執之以詢刀尺之應持之以左手右手，裙衫之是否能速成於朝暮也。

古詩：「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謂飛走之屬，尙不忘故土，人奈何其竟不懷歸耶？其實鳥之巢南枝，取其向陽和暖耳，不必越鳥而然。北風既起，馬迎風而立，毫毛後附，較能禦寒，若背風立，則毛鬣紛披，寒入膚骨；此亦不必胡馬而然。特詩人借喻以感遊子而已，不宜深相究詰，謂詩人之不善格物也。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白樂天長恨歌云：『蛾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蛾眉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濶長乎？此亦文章之病也。」蜀中以蛾眉爲最高峻，著在人心，故玄宗幸蜀，樂天姑舉之以映對劍閣之險巖；並杜工部之詠柏「四十圍，二千

尺」云云，皆考辭耳，沈氏於此頗見其迂矣。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云：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齟齬歷齒，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諱為好色者矣。

此言美醜皆似太夸；然亦愈夸乃愈見其文筆之可喜也。枚叔上書諫吳王中有句云：「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必甚夸乃見其勢之危。劉伯倫酒德頌中有句云：「兀爾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必甚夸乃見其人之粹也。儒林外史記「嚴監生疾終正寢」云。

「……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棧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以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

都從那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莫上點着
 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連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這把
 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姪子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
 兩個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
 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會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的的溜圓，把頭又
 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頂爺
 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着不動。趙
 氏慌忙揩揩眼淚，走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
 思。你是爲那盞燈裏點的是兩盞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拚掉一盞就
 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盞。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
 時就沒了氣。……」

此必藉夸飾之精趣，乃足以刺責守財虜真徹生死之真精神也。然亦以寓譏諷於敘事中，
 故不爲過語。若非諷刺，則見其飾而「誣」矣。

十二 辭意與隱秀

張玉田云：「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聲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黃叔暘云：「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尹君煥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似此聚訟紛紛，各非其所非，各是其所是，將何去何從耶？文心雕龍云：「文之英華，在秀有隱。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知文詞之士，亦各有所尚耳。又云：「使醴醪者蓋隱而意愉，英鏡者抱秀而心悅。」知品評之人，亦各有所欣耳。持平論之，隱之工者，含蓄而幽遠，耐人玩味，而繁在或失之奧塞；秀之工者，俊逸而疏快，妙在天成，而繁在或失之奇突。沈伯暉云：「夢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見知，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所議爲允也。

其實才情之寡會，翰墨之淺彩，固詞人之所同，此杜工部之所云「清詞麗句必爲繼」

也。白石一書紅有句云：「野老林泉，故王臺榭，呼喚登臨。」夢窗祝英臺近有句云：「有情花影闌干，鶯聲門徑，解留我，霎時凝竚。」運思吐句，其迹不爽。至白石之「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與夢窗之「黃蜂頻撲秋千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鸞鴛不到，幽階一夜苔生。」則各有所造，不必度長絮大，揚彼抑此矣。

文學之極詣，必也其辭足以載其意，其意足以貫其辭。嘔心以爲秀者，必取其辭辭爲輔，溺思以爲隱者，必希其意可以粵；悖此則或流於汗漫迷所歸，或嫌其堆砌鄭於晦矣。杜工部江上短述詩句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蓋意主於奇，辭求於鍊也。韓退之、李義山皆嘗宗杜爲篇什矣，韓搜其奇而不返，李守其鍊而不舒。「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退之竟以奇而創以文入詩之格。王阮亭論詩絕句云：「苦學昌黎未賞音，偶思螺蛤見公心。平生自負廬山作，才盡禪房花木深。」雖論常建之詩，亦以見韓詩之奇與不可學。「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義山終以鍊而滋鑿，覓解人之苦。元道山論詩絕句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亦惜李詩之隱晦難徹曉。至兩家之所善，則

均辭躋攀也。韓寄臯甫濕詩有句云：「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頰？」朝歸詩句云：「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皆逾直透入心腑。李之無題有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乾。」楚宮詩句云：「已聞瑣響知腰細，更辨絃聲覺指纖。」皆鍛鍊至於精熟。文詞豈間於體派，亦各有其工拙耳。

文詞奚自而工，何由而拙耶？張玉田云：「詞以意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王靜安云：「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文詞在能翻出新意也，在能別有境界也；既有其意境，則思蘊樁之以字句，而鍛鍊鎔裁尙焉。無其意境，則辭無所資，無其詞藻，則意無從出。故能使內在之意境宜達，無稍貶損與梗滯，而使外在之辭句貼切，無稍枘鑿與牽強，便是工；反之便是拙。意境、主也，辭句、賓也。宜高而辭不足以起之，則主慢賓客矣，失之奇突矣；辭鍊而意不足以帥之，則擅賓奪主矣，失之奧塞矣。辭意之中倚，實隱秀之得失也。郭麐詞品云：「芙蓉初花，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凌亂。美人有言，玉齒將綵，徐拂寶瑟，一唱三歎。非無寸心，繾綣自獻；若往若還，豈曰能見。」以擬隱而美者也。又云：「美人滿堂，金石絲簧，忽擊玉磬，遠聞清揚。」

韻不在短，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爲芳香。芭蕉灑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
光。」以喻秀而美者也。蓋隱與秀，各有所美，亦各有其所以爲美也。

秦灌海論橋仙云：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俗情每因七夕爲牛郎織女雙星惜，惜其年祇一度，歡娛之時暫而別日苦多也。此詞云一相逢而勝卻人間無數，更進以謂但得兩情久長，不在朝朝暮暮，立意高人一等，是意奇而秀臻之例也。李易安鳳凰臺上憶吹簫之前闕云：「香冷金猊，被酒紅暈，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籠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生怕離懷別苦，欲說還休，並此處瘦之原委，亦咽住不說，章法與字面上實已極翻騰矯揉之能事，而欲吐不吐，辭欠而意充，措辭適人多許，是辭美而隱蘊之例也。此詞所用虛字又最好，「冷，翻，慵，任，生怕，漸來，非干」等字，均非省力能下得。易安尤工用「瘦」字，曰「人比黃花瘦」，曰「應是綠肥紅瘦」，並此詞之「新來瘦」，輒必清新可喜。「倚門回首，却把青梅顰」，女兒心性，往往類此，清照爲

詞，亦每於有意無意中洩露嬌怯消息。將且師張先取名「三影」之意，目為「李三瘦」，願尚不為甚妄歟！

杜牧之郡樓有宴病不起詩云：

十二層樓敞畫簷，連雲歌盡草纖纖。空堂病怯階前月，燕子嗔垂一桁簾。

舒雲亭偶占云：

芳草青青送馬蹄，垂楊深處畫樓西。沈愁自惜春將去，衝柱飛花不忍啼。

皆於似無情中透出情致，乃藉鶯惜燕嗔以抒懷悵也。溫飛卿菩薩蠻云：

牡丹花謝露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翠鈿金壓

臉，寂寞香闌掩；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

王靜安菩薩蠻云：

紅樓遙隔塵纖雨，沈沈眼色籠高樹；樹影到樓窗，君家燈火光。風枝和影

弄，似妾西窗夢；夢醒即天涯，灑窗閑落花。

皆既孕深怨而一歸於含蓄，乃藉庭樹燈窗以寄情思也。似此者皆文章以隱勝之例也。章

鑑已古離別云：

晴煙漠漠柳毵毵，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舒雲亭爲朱蘊千題杏花春雨圖云：

淺深春色幾枝含，翠影紅香半欲酣。縱好輕陰人未起，賣花聲裏夢江南。

皆有韻致而極疏快，藉春色江南以寫幽興也。歐陽永叔玉樓春云：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沈沈處問？夜
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故喚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王靜安玉樓春云：

今年花事垂垂過，朔歲花開難更尋。看花終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屬我。勸

君莫厭金盞次，醉倒且拚花底眠；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葉。
惜清空而不質實，藉竹葉花枝以託怨興放也。似此者皆文章以秀勝之例也。

亦有率樸與秀於一篇者。舒雲亭別竹題云：

莫向風前折柳枝，柔條原不結相思。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半載
薄燈同聽雨，何年把酒更論詩。西冷夜夜添新夢，多在煙江月上時。

此詩類擬以上諸題之句，凝靜剝納秀於樸，看地聽烟香聲，竟無傷情何限。王靜安

戀花二云：

手剔銀燈驚桂蠹，擁髻無言，脈脈生清燭。此銀合符那得續，認燈籠淚深處。
漏。花影一簾和月轉，直恁淒涼，此境何曾慣？故擁繡衾遮素面，賺他醉裏頻頻喚。

此詞之點閱皆深婉之句，煞尾則脫隱為秀，強自破蕩蕩然，借見無可奈何，行文亦無一定之法，慧心者則意於辭，正反可以成章也。

十三 仙品與鬼才

林和靖山園小梅詩云：

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其「疎影暗香」一聯，已關千古詠梅之口。何則？「疎影、梅之魂也，橫斜、其姿也；暗香、梅之氣也，浮動、其韻也；陪襯之以清淺之水，烘托之以昏黃之月；梅之爲梅，盡於此矣；是義之至也。」清淺曰「清淺」，黃昏曰「黃昏」。兩皆雙聲，「疎、斜、水、香」，亦雙聲字。「疎、清、淺、黃昏」，影、橫、淺、暗，則各爲疊韻；是又輔之以聲音之美也。而詩格尤高，澹然靜穆，有神仙之概焉。

姜白石疏影云：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蟻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亦極工，立意尤穎脫，更館使事而不爲所使，祇是帶幾分鬼氣。

仙品、鬼才，何由判耶？試別舉他例以明之。溫飛卿商山早行云：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

吟哦之餘，覺有清酒酒之致，是仙品也。納蘭容若臨江仙云：

別後閒情何所寄？初鶯早雁相思。如今憔悴異當時，飄零心事，殘月落花知。

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卻到梁溪。匆匆初斷分攜，香消夢冷，窗白一聲雞。寓目之頃，俄有蹢躅惓惓之情，是鬼才也。

陶淵明桃花源記云：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老著，桑柘外人，戴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之，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實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又附詩云：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尹亦云逝。往迹復復湮，來途遂無
 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麥隨時藝，春鶯收長絲，秋熟
 靡王稅。良荒路隱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及童孺縱行歌，
 斑白歡游詣。草榮諷節和，未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豈自虛歲。霜然有餘

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傲神界；溟渤既異源，旋復還幽巖。借問
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蘇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箕子孫，華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喜有仙而經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垂百三十三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于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謬鹽醃，而谿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遊巖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幸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胡仔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擬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諸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王摩詰桃源行云：「……初因避地去人間，遂問神仙遂不還，曠裏誰知有人事，世間遙望空雲山。……當時祇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果以爲桃源是仙境也。王介甫桃源行云：「……此來稍似經幾看？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重華去復何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此與東坡之論相契，雖不信爲仙境，仍以

爲當時實有其地其人也。洪邁容齋隨筆曰：「淵明作桃花源記，自是之後，詩人多駭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容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在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顯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說，又摺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考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竄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必云藉嬴秦喻劉宋，亦似穿鑿。蓋淵明生逢亂世，有避世絕塵之想，藉詩文以描述己所憧憬之烏託邦耳。其情辭暇豫舒和，令人誦之，飄飄有若登仙。淵明詩文，皆一本自然，故所詣者高。唐之詩人竟或信桃源爲神仙境地，誤矣。然亦卽此可見淵明所作之當行出色也。

晏幾道鷓鴣天云：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

情情，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腰。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
「意似在：難得渠想入非非，直是一篇鬼話也；其實此兩句本有迷離幽深之意境，將夢魂寫得果竟如鬼魂也。」

仙品與鬼才，非止謂作品之光景如仙似鬼也。凡情旨超越，能脫卻煙火氣者，皆仙品；意境奇突而機關詭譎者，皆謂爲鬼才矣。

呂洞賓梧桐影云：

落日斜，秋風冷。夕夜故人來不來？殺人立盡梧桐影。

僧寶應題壁詩云：

滿院秋光漫欲滴，老僧倚杖看松側，只怪高聲問不隱，噴余踏破蒼苔色。

蘇東坡卜算子云：

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

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皆仙品也。

世間稱雀爲待月西廂記爲鬼才。草橋店夢鶯爲第四折之雁兒落云：

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葉，且看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云：

驚覺我的是顛鸞舞竹影走清影，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均登森森有意氣。張君瑞寄相思第一折之石榴花云：

當日驚敗妝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那一片聽琴心，清露月明間。昨日箇向晚，幾乎險被先生饒。那其間豈不胡齷？爲一箇不酸不醋風塵漢，隨處兒險化做了望夫山。

草橋店夢鶯爲第一折之油葫蘆云：

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側，夢魂飛入透陽臺。早知道無頭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勿懼哉。我卻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禁他兜

的向心來！

兩段寫謔語與迷惑，插引論語中辭句，皆窮極奇詭。餘若科白中：

潔云：「便不呵，就與老僧同榻何如？」

末云：「小娘子莫非營營小姐的侍妾麼？」紅去云：「我便是；何勞先生動

問？」宋云：「小生姓張，名琪，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歲，正

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曾娶妻。」紅云：「誰問你來？」

夫人云：「這端事，都是你箇賤人……！」紅云：「非是張生、小姐、紅娘之

罪，乃夫人之過也。」

皆能突如出人意表，亦緣伊川所稱之「鬼語」也。

白雨齋詞話云：「詩以窮而後工，倚聲亦然。故仙詞不如鬼詞，哀則幽鬱，樂則淺顯也。」此已別夫仙鬼矣；惟云仙詞不如鬼詞，則所見者甚偏。神工渾成，鬼斧精鑄，雕鏤之工，鬼詞尙已，學而難企及也；天授之巧，神詞託焉，墮乎不可躋攀也。故仙亦好，鬼亦好，要以各在其性靈之真爲愈。人各有能有不能，未可相強也。學者於此，宜審辨滯澗，毋妄議臧否。

十四 勢度與韻味

曾文正公云：「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
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所長。」所論甚爲周審，試衍而證之。

孟子之文，是有氣則有勢之例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深揣夫此，可以行文矣。文以理駁勝者，聲勢必宏，洋洋灑灑，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間，不能磷於外，不能已於內；釋吾氣之大小。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而文思以進者，襟懷開豁而志氣充沛，倬楮落墨，聲勢自然雄偉也。是故無其氣者無其勢，無其勢者無其文。彊以爲之，外強而中乾，色厲而內作，是爲無本；「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滴也，可立而待也。」故雖文勢如瀉湖，推原厥始，必其盈科而後進也；吞吐之際，端在善養。

李太白關山月云：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漠下白登道，胡窺青海

薄，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閒。

呂氏登樓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之類，皆氣盡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太白襄陽歌云：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邱臺。千金駿馬換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軍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歎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誰能憂彼身後事，金甌銀鴨葬死灰。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黃金罍，白玉瓶，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

族，所以驚動千古者，固都在此乎！蓋太白之詩，其氣勢之偉偉，真可以雄視萬古，睥睨一切矣。大間詞話云：詞之結藤老樹蒼鶻，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亦人馬東離天海，小命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此曲寫遠遊零鋪，寫情賦樸貫注，字義簡練自然，音鏗鏘雄邁，蓋雄辯之氣，已成排山倒海之勢者也。庸輩止元之詞家不能辦耶？

王曼玉王廟詩

君玉如玉妾如花，君馬一走妾手瓜；赤蛇不死白豔死，妾鬢空換披下紗。

兒妾英雄爾不足，水廟前煙吾際宿；風雷子弟大風深，父老江東到舍哭。

蓋亦有志於雄奇者，獨其氣尚不足以起其辭耳。

陶淵明詠貧士詩之二云：

安貧守陋者，自古有餘輩。好糞吾不榮，厚糞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縱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所以能高穎脫不羣，任真自得者，有其識蘊蓄其度也。任叟詩話云：韓魏公罷

相，守北京，新進多變慢之。魏公變態不得志，嘗為詩云：「風定曉枝翻蝶鬪，雨白春
 欄結棹圓。」時人稱其傲婉。「傲，其識也，婉，其度也。後山詩話云：「蘇詩始學劉
 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
 易也。」劉夢得詩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之句，識淺而復狹，宜其丑
 播州之貶也。東坡則亦曾因詩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壘龍知」之句而來「不
 教」天子之譏矣。洎其識漸通，形語文字者亦別有一番氣象。其定風波詞云：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
 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
 無風雨也無晴。

則襟懷寬豁矣。

黃山谷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做如此老癯淡有泉石膏肅之疾。』僕則此兩句，非特示止於寫景，亦以寓其識度也，中
 有否極泰來，剝歛復往，窮變則通之象；其識見超逸乎凡俗，豈止於泉林之愛好哉？觀
 全詩，可以揣摩其意境矣。王摩詰終南別業云：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所云「興來獨往」，「勝事自知」，「水窮雲起」，「偶然」，「無還期」等，是一派「好道」有所得語。試再錄陸放翁之遊山西村詩較比看之，瀟灑立見。陸詩云：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儉樸古風存。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此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似與王詩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有同調矣，然視其「臘酒、雞豚、簫鼓、春社、閒乘月、夜叩門」等詞句，知放翁之意專於「遊」耳，「山窮、柳暗」一聯，亦止於寫景也。獨以寫村遊，有「衣冠儉樸古風存」之句以起之，農家豐年景象令人神往，寫景之句，亦與喜愉之情相融會，故仍不失為好詩；特不足以並摩詰之詩中寓其誠度而已。山谷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乃云「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肓之疾」，賞其寫景，而忽其見道。豈足稱摩詰之知己；王詩中已有「勝事空自知」之句，知解人正復不易得也。

何謂「有情則有韻」？美，未必韻也，美而有情，然後韻矣。文學創作，美則易變

也，美而淫之以韻，乃齷齪耳。古詩云：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覆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陳季以寫得靜美，後字更透出情韻。李後主一解亦云：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雙兒備。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裏殘燄色可，盃深旋被香膠滌。滿牀斜凭猶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

沈際飛云：「描畫精細，似一篇小題題好文字。」蓋美其能繪出一種嬌憨情韻，令人憐煞也。李笠翁窺詞管見云：「此詞為人所賞賞。今日：此娼婦倚門腔，梨園獻醜態也。」

嚼紅絨以唾郎，與倚市門而大嚼，唾棗核瓜子以調路人者，其間不能以寸。優人演劇，每作此狀，以發笑端。是深知其醜而故意為之者也。不料填詞之家，竟以此事謗美人，

而後之讀詞者，又止重情趣，不問妍媸，復相傳為韻事，詎乎不謬乎？後人作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改「爛嚼」為「笑嚼」，易「唾郎」為

「唾窗」，同一事也，辨在有意無意之間，不啻蘇合麝娘之別矣。古詞不盡可讀，後人亦能勝前跡，此可慨見矣。「嚼紅絨以唾郎，是嬌雅天真，動生於情，真也；唾棗核瓜子

以誦賅人，是醜穢造作，揆引以慾，僞也；故前者可愛憐而後者可憎鄙，笠翁獨不辨此耶？春繡絕句則是另寫一種女兒脈脈含情、偶涉遐想時之意態；唾郎動而唾窗靜，唾郎直而秀、唾窗曲而美也。各有所足取，然實非「一事」也。賀黃公敏水軒詞答云：「詞象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楊孟載春繡絕句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學于南子。」似微寓譏諷。余以爲翻詞入詩，則亦何害；止借春繡絕句稍柔而曼，仍是倚聲好句耳。徐鉉詞苑叢談載：「有名妓侍宴開府，一士人訪之，相候良久，遂賦玉樓春詞：『東風捏就腰肢細，繫六幅裙兒不起，看來只慣掌中行，怎教在、燭花影裏？』更闌應是鉛華褪，暗感損、眉峯雙翠；夜深著輜小鞦兒，斜靠著、屏風立地。』投諸開府。開府見此詞，喜其纖麗，呼士人以妓與之。」此詞之美，不止於「纖麗」，仍能繪出一種風流情韻，恰合歌妓身段也。唐無名氏閨怨云：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將少婦風韻寫得活現。沈括夢溪筆談云：「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謂「非所

宜」，因伊時云然耳；破瓜年時，能坦率自達女兒之情思，較黃山谷蔞山溪「傳傳優優，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之作旁觀語者為真摯而情重，其美而韻者竟以不可沒也。梁書載：「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太后遙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思之，為作楊白花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楊白花歌云：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闌闌，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以楊花擬楊華，徐娘風韻，洋溢於歌中，亦情深而韻永耳。許彥周詩話云：「子厚樂府云：『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鷓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此亦詠前事者，柳州非身歷，故其情不深，余以為「古今絕唱」，仍以魏太后之歌克當耳。

澹泊，非無情也，其情隱而不顯，溫而不腐，輒未易辨也。陳善捫蝨新語曰：「文章以氣韻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蘇東坡曰：「觀陶彭澤詩，

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後無以自遣耳。」可見其對陶詩蓄慕之深。惟讀陶詩而能識其韻，「反覆」、「晚年」數字關繫緊要。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蘇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其謂此乎？」

曾文正公云：「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談諧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西清詩話云：「東坡謔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爲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傅燈錄云：「釋迦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釋氏有獅子吼了義經，而杜甫詩有「河東女兒身姓柳」之句，東坡拚合之以嘲季常之佞佛而懼內，覺諧趣之橫生也。西清詩話又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溷園林，殘菊飄零落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亦有趣致。人之有諧趣，莫如酒醉時。玉川子醉詩云：

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喚驚着汝。

李稼軒西江月之後闕云：

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吟誦之均足令人解頤也。陶靖節詩：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王摩詰詩：

言入黃花川，每逐清溪水。隨山將萬轉，趨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閒，清川澹如此，請留磐石上，垂釣將已矣。

則皆有閒適之趣，每於風清月白之時，或入世擾攘之後，低徊吟誦之，莫不以西遠我遺世情也。固云「有趣則有味」，而此中趣味，亦在欣賞之者之能涵咀而體味之也。

勢度韻味，古今之作者各有專擅之場。王漁洋云：「門人洪昉思，問詩法於愚山，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余則譬作室者，頡頏木名，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義也。』」施愚山

亂後和劉文伯郊行云：

斜日照荒野，亂山橫白雲。到家成遠客，訪舊指新墳。戰地冤魂語，空村畫角聞。相看皆墮淚，風葉自紛紛。

王漁洋寄陳伯璣金陵詠柳云：

東風作意吹楊柳，綠到垂楊第幾橋？欲折一枝寄相憶，隔江殘笛雨蕭蕭。

真州絕句云：

曉上高樓最上層，去帆婀娜意難勝。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離心到秣陵。

漁洋詩高華明麗，側重在韻與味；愚山詩沈鬱敦厚，側重在勢與度；溯及唐之李、杜，亦作一例觀已。

十五 淵雅與峻切

文學之於人生，宜若甘露時雨之潤芽甲也；人生之於文學，宜其優游容與以致平和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蓋履中蹈和，爲文學之正鵠；或失夫此，亦何取於孜孜以學文耶？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自世代趨文而遠於質，文學之途，往往出於峻切，其能復於淵雅者蓋少；宜知所勉矣。

詩衛風淇云：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汗。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

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阿。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諸篇皆嘗有怨矣，緣有怨情乃有詩思也；然於收束處，各能涵忍而一歸於超，便見淵雅。如古之時蓋其實未盡斷也，非學而始致矣。

陶淵明擬古云：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持？本不積高原，今日復何悔。

又、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皆通達淵豁，瀟而自然，方之古詩人，風流未泯，故不易學也。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繡唱而寡和也。」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朱子文集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文固不可強學而能，要亦有早達、晚達之判耳。其實淵明在彭澤八十餘日，其身則涉世；其心又何嘗涉世耶？其所以爲高，不在「不待安排」，乃在「早有安排」，「東坡翁則「安排」得較遲矣。」

世尤有終其生未曾通達、未曾理會應如何安持此身者，甚至有求通反塞，安持得外錯者；則既流於峻切而遂不知返者也。

屈原離騷云：

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

目兮，將往觀乎凶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解體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德。……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編急而不自濟導，是以卒賦懷沙而自沈於汨羅也。賈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云：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道與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鋸。……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潔；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夫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鱷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所辨議者如此，似較屈子爲豁達矣。鵬鳥賦又云：

……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

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號追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靜；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所自廣者如此，似較屈子爲明道矣。史記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誼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遷之所以「爽然自失」者，得無謂屈子賈生爲「一往死齊彭殤」之通人耶？然則梁懷王墮馬旣死，賈生哭泣歲餘亦逝，年三十三身；通人果如是耶？賈生之弔屈原，身未在廬山中耳；至其作鵬鳥賦，亦夸辭以自廢，而問心實未嘗真廣也；則知賈

生亦撮急峻切之流亞矣。蘇東坡賈誼論云：「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漣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所論蓋可以服賈生之心矣。

鍾嶸詩品評嵇中散詩云：「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高而未澗，拔乎俗矣，未幾於道也。幽憤詩中有句云：「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認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溟身滄浪，豈云能補？」蓋責己自認，知訪祛除峻切之方者已。

白居易詔下詩云：

昨日詔下去罪人，今日詔下得賢臣；進退者誰非我事，世間寵辱常紛紛。我心與世兩相忘，時事雖聞如不聞。但喜今年飽飯喫，洛陽禾稼如秋雲。更傾一尊歌一曲，不獨忘世兼忘身。

又，達哉樂天行云：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鬢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卻先朝露歸夜泉。未歸且住亦不惡，飢餐樂飲安穩眠。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

似已真達，其實心口未能相應也。至於太行路詩云：

……行路難，難愈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來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象是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之本色。樂天固熱中人也。母別子詩云：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驍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墮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嬌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住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則寫怨刺瀕與惡毒，了無餘蘊，與攜雅正相背馳；文學技術非不高也。蓋所羨養者未盡

脫卻峻切之情耳。試取卓文君白頭吟之「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數句與此篇先後更番互涵詠之，可得冰鑿玉潤之判矣。竇玄妻與竇生書云：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可告

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悲怨已極，出之率直，乃止見其真摯，不見其峻切。以其雖恨之真由於情之深也；樊天之詩，則有恨而無情。宗臣報劉一丈書云：

……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補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廳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

此文久已膾炙人口，蓋喜其諷刺深刻也。文中數用「故」字，此文實亦不免有「故」意

刻畫之處，頗露英氣，稍見其涉於峻切也。其「不孚」之意可師，而「故向」之情不可法也。秦觀與蘇軾書云：

……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柄方，卒以不合。親戚舊游，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歎者。……

則能自拔於俗氛而不悖於俗情，淵深涵潤，畢竟不同。袁枚戲答陶怡雲饋鴨書云：

賜鴨一枚，簽標「雛」字。老夫欣然，取鴨諦觀，其衰意龍鍾之狀，乃與老夫年紀相似。烹而食之，恐不能借西王母之金牙鐵齒，俛喉中作鋸木聲；畜而養之，又苦無呂洞賓丹藥，使此鴨返老還童；爲喚奈何！若云真個「雛」也，則少年老成，與足下相似，僕只好以賓禮相加，不敢以食物相待也。昔公父文伯宴露睹父，置鼈焉小，露睹父不悅，辭曰：「將待鼈長而後食之。」僕做露睹父之意，奉璧足下，將使此鴨投胎再生而后食之，何如？

此固戲謔之辭，似不必責之以「雅」；然亦宜心辨其可憫而不可常，賞其詞之新而防其流之弊。袁枚情性漸浸於澆薄，入魔道而不知返，實此遊戲人生之臆念有以遂成之也。

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雖矣哉！」孔子之所云「雖」，蓋傷彼好行小慧者之終不免流於酸切耳，可不戒諸？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勸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皇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請『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吾未嘗棄卿，何避之甚也？』因放歸襄陽。」東軒筆錄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事薦引，言穀在詞禁官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宜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理時無。嗚呼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藝苑雜錄云：「一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儂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曰：『奉旨填詞柳三變。』似此者皆酸切之尤，稍有不如意則不免怨望頹放。文勝於質，並未嘗措其意於淵雅。陸放翁詩所云：『名譽不知心自肯，文辭終與體相妨。』者，其謂此乎！」

十六 自然與藻飾

詩文之術能遠其真者，重存厚，其成於美善，出之靡琢藻飾；館藝極詣者各有明善，其流弊所漸自亦有所著也。質實之者，不啻先存此後是見於胸，而有所迴避也。文辭靡麗云：「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隨潛存聖，乃成瑣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是以將瞻之力，殊在博見，猶腹非一度能流，靈騰必數千而備矣。

若山木為良匠所度，繩墨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善而備於刀筆。研思之於無憚匠石矣。詩品云：「至乎吟詠情性，亦何意於用事？」曰：「思君如流水」，餽是即目，「離離多悲賦」，飛陰所見。「海風凌曉首」，卷以懸賞，「明月照積雪」，獻唐經史。觀在年勝，多事補微，亦皆肉直壽。「律宮舊有所宗，生靈其理」然而方面不同，隔見一斑，非空約也。

蘇東坡飲酒上初晴後雨詩云：

春光欲盡花猶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移其意以評詩文，其庶幾矣。

大抵斧斲雕飾，補假亦所以足其真，人之舍不爲表達其真摯之情感，則亦何取瑣心於文字？至於自然直尋，亦何嘗忘情於鍛鍊，不過造詣之高者，沒其斧斲之痕迹而已。

杜工部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漫叟詩話云：「『桃
花紅透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
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澹墨改三字。』乃知古人文學不厭改也。」
初云花欲共語，語新穎而清淺，嗣改爲細細相逐而落，語清雋而貼實，蓋花固能落未
嘗語也。於以知雕飾之冀能近於真，不必僥倖於實，祇求其真又美耳。所謂美，「語」
未必勝於「落」，而「細逐」則較「欲共」生動矣。李義山詩，學老杜而用事凝彩，刻
削益甚，仍能抒情而感人也，其語之晦，非文筆之晦也，志之晦也；吟詠之旨，不便或
不欲令人徹知，乃故爲紆曲，非其才力之不足語于達也。

超脫或隱逸之篇，自以自然流露爲極詣。「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出於性之本然者
蓋渺，學而強致者亦足貴也。「安仁」者，千古一淵明而已，後世法淵明以爲詩者，若韋
蘇州王摩詰李太白柳柳州之倫，皆「利仁」之類已，所臻固不足以方靖節，亦其亞也。

陶潛飲酒詩之一云：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若作『望南山』，是有意而望也，其格卑矣，於以知詩之以一字判優劣也。若問淵明何以能立高格，下得此一『見』字？其理甚簡而顯，只緣當時原是『見』而未嘗『望』也。陶潛固『隱逸詩人之宗』，其行事與所作，皆出于性靈之自然也。『心遠地自偏』一語，當使絕塵高蹈以求隱逸者見之汗下，陶詩之任真不矯，大率如此。『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何等從容自然？王康詰翻張少府詩：『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李太白山中問答詩：『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皆師陶『忘言』之意，各成佳什，惟稍見費力耳。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會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也。』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硃硃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

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韋驪州」寄至味於澹泊」，因師陶而得其神髓者，其悟陶詩自樂天所難企及也。

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蕪，歸來裹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又東郊詩云：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曠。杜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靠適自憩，緣澗復復去，微雨鶴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違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

前篇意境頗極花源詩，後篇乃有若歸去來辭，自然而然，襟期脫俗，「慕陶真可庶」也。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詩云：

覺聞繁露墜，擘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遶響，山鳥時一喧。倚檻遙望日，寂寞將何言。

孤冷之韻，實已躡陶而不躡；所不能便及者，柳州之賤，蓋不得已而遂安之，未若彭澤之去，行意而任達也。另如玉屐詩背溪詩「我心素已閒，清川澹如此，請留磐石上，垂釣將已矣」云云，李太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詩「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願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云云，皆有陶詩神理；所不能亂陶詩者，獨以其稍工整也。此固「安仁」、「利仁」之不能齊，然而璞玉之愛好，人各異趨，要亦不能遽論其優劣矣。藻飾之簪什，綿密工麗，別有可取。春堤楊柳，夏沼芙蓉，秋山修竹，冬澗孤松，皆可賞而豈相勝哉？謝康樂登池上樓云：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諫及窮海，臥疴對公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嶺嶽。初景革落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蘭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字雕句琢，匠心獨運，止「池塘生春草」一句俯拾即得，乃自稱「此語蓋有神助」，可見康樂之精研矣。沈德潛云：「陶詩合于自然，不可及處在厚；謝詩錘琢而返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千古並稱，厥有由夫！」薛道衡昔昔鹽云：

垂柳掩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賈家妻，關山別鬻子，風月守空閨。板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鶴，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借馬蹏？

此詩除首尾四句外，通篇對仗，情景相融，珠玉在貫；「空梁落燕泥」一句，使能詩之楊帶竟起恠心，其雋美自不待言；誰謂瑯鏤金玉，其值仍必挫於荒金完璞耶？

至於自然之末流，每入於俚而無足取；藻飾之太過，輒傷於靡而不落實。張叔夏評劉克莊之詞云：「後村別調，大抵直致近俗，乃效稼軒而不及者。其沁園春夢方孚若一闕，舉一以例，他詞類是。」沁園春有句云：「歎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過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真詞俚而意儉也。元遺山論詩云：「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朱文公語錄：「黃山谷詩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陳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意，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門覓句者也。」自苦如此，盡亦息矣。雖然，似此者皆才弱不勝，或邯鄲學步之病，不足偏執之爲自然與藻飾許也。

十七 眞色與丹青

王士禛花草蒙拾云：「『生香眞色人難學』，爲『丹青女易描，眞色人難學』所傳出，千古詩文之訣，蓋此七字。」所謂「生香眞色」，自宜盡屬天才，必天性未經斷喪者，克葆其眞也。人間詞話云：「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卽爲詞人所長處。」又云：「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納蘭成德金縷曲贈梁汾云：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謔詠，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生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

其率真無飾，遂令人驚絕。率真則疏快而不滯，不滯則見賦於天者可以顯現而無遺，生香天色，此其是也。顧真觀者莫漢槎，其《古路以詞代書云》：

季子奉安否？便歸家。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冰與雪，周旋。淚痕莫滿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散？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最此札，兄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泰輅，只看杜陵窮瘦，曾本減，夜郎僂愁。羣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况割。兄弟生來苦玉丑，甚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容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繕行成，董才把簽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頌首。

顧梁汾彈指詞云：「余寄裝漢鞋一詞，成容若見之，爲泣下數行，曰：『河陽生別之時，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余

曰：「尺書幾何？請以五載為期。」一語之未傳，亦豪壯語；而漢樓果以辛酉入關矣。附
 實憑感，兼書痛云。此兩詞亦覺真而文快，真色天成，瑣與納爾容若之詞并並。知情
 輩交情之篤，亦自於聲氣之同而相應求也。謝章铤贈橫山莊集詩話云：「願梁汾知詞傷
 永，長調委宛盡致，得周極精處。跡其生平，與吳漢槎最稱莫逆，秋笈之詩，彈指之
 詞，固是騷壇二妙。其寄漢槎寧古塔賀新涼（亦名賀新郎、金縷曲）云云：濃熱交情，
 艱難身世，蒼茫離思，愈轉愈深，一字一淚。吾想漢槎當日，得此讀於漫天雪窖間，不
 知何以為情！後來效此體者極多，然平鋪直敘，牽覺嚼蠟，由無深情真氣為之弊，而漫
 云以詞代書也。」一「真氣」猶真俊耳。周文質落梅風云：

鸞鳳配，鶯燕約，與蕭娘青樓才貌。除翠劍又別無堪共寶，只一片至誠心，要
 也不要？

率性以書，毫無雕飾；正恐感情激者，萬語千言，未必盡得此三言五語耳，以其發真
 也。

木蘭詩云：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杼聲。問女何所思，聞女何所
 事。

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犬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轡，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作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問女何所思」四句，止是一「思」字耳；「東市買駿馬」四句，止是一「買」字耳，句多而不厭其冗累者，以其詞句明快也。試問女兒木蘭是何等心性，「明快」二字盡之矣。昨夜見軍帖，今朝女歎息，歎息尙未及已，已決計從此替爺征矣。黃河流水，燕山

胡騎，關山度若飛，十年一瞬耳。願回故鄉，著舊時裳，出看火伴，火伴驚惶。女兒從軍，兩大間之奇事也，木蘭遊戲視之；非如此明快人，不能就此千古奇業也；非如此明快文，不能擬此千古奇女也。沈德潛云：「事奇、詩奇、卑靡時得此，如風風鳴、慶雲見，爲之快絕。」吟諷此詩之所以與「快絕」之感者，由于原詩之明快耳。夏月飲冰，人之爽、由冰之冽也。此又「生香天色」之別一表現矣。梁鼓角橫吹曲折楊柳云：

上馬不折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長笛，愁發行客兒。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

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救救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亦爽朗無吞嚙，用並錄之。

古樂府云：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此亦可謂「詩中有畫」，又極生動自然，於文字之外，更令人萌「美目盼兮」之遐想。東西南北，地載四方，江南一曲，天生本色也。焦循秋江曲云：

早鶯驚鶯飛，暮鶯驚鶯宿；鶯鶯有時飛，鶯鶯有時宿。
其意每與江南相類，而含蘊之功甚深也；但已見人工，非復本色矣。

斛律金敕勒歌云：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氣魄雄偉，璞真如畫，元遺山詩云：「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非過譽也。類敕勒歌天然真色之作，求之後世，已不可再得。李太白憶秦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氣象雖極宏偉，然以視敕勒歌則已覺其文稍勝於質；范文正漁家傲「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則有「窮塞主」作意刻畫邊疆苦況之情味，氣象差矣。馮延巳醉花間「晴雪小園春未到，池邊梅自早，高樹鶻銜巢，斜月明寒草」諸寫景之句，雖少雕琢，要亦璞磨而玉見；韋應物之「寒雨暗深更，流螢渡高閣，」孟浩然之「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則均已稍費丹青。毛滂浣溪沙云：
煙柳風蒲冉冉斜，小窗不用著簾遮，載將山影轉灣沙。
蟣立處過汀花，此情此水共天涯。

則細勻濃抹，不見素底者矣。

雖然，丹青亦未始不可以增益真色之美也。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麗妝佳，淡妝亦佳，纈服籠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纈服籠頭矣。」寫嬌態與灑脫，則「粗服亂頭」尚矣；麗妝與淡妝，亦各有其當行；各有其美，惟必以所生之真為胎甲，益之以妝以彌足之。若妝飾轉以虧損其生香真色，則亦何取於妝飾？或其天生之真不足語於香色，乃假粉黛以沒之，則猶徒恃丹青之描畫，有其形而無其神，亦無足取矣。

韓偓生香子：

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纈卸鳳凰釵，羞入鸞鴛被，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

此詞言情深曲而多文飾，運筆亦深曲而多文飾，其淺曲多文飾處，感足以增長其美點。既見工力，而火候圓足，仍是一種生香真色，猶百鍊純鋼，經火不損，千錘真金，守質不移；寫深曲之情，原又非「粗服亂頭」所能辦也。老恩濃淡澹涉：

晚起紅房醉欲消，綠髮雲散燼金燭，雲香花語不應嬌。好是向人柔弱處，玉纖時急繡裙腰，春心牽惹轉無憐。

則顯見一種矯揉造作，非復真美矣。溫飛卿南歌子：

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凰。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

其既費丹青渲染之字句，皆自然與情感相關涉，女兒雲那間之幻想，躍然活現於筆端，此於翁題跋之所以贊爲「語意工妙」也。毛熙震浣溪沙：

半醉凝情臥繡茵，睡容無力卸羅裙，玉籠鸚鵡厭聽聞。慵整落釵金翡翠，象

梳欹鬢月生雲，錦屏綃幌麝煙薰。

只是一片丹青，憑誰繪出真色？齊東野語云：「熙震集二十餘調，中多新聲，而不爲僞薄。」豈詞中推得「凝情、無力、厭聽、慵整」幾字，著得「繡茵、羅裙、鸚鵡、翡翠、錦屏、綃幌」諸色，便算新聲耶？

秦淮海水龍吟云：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環丁東別後，恨佳期參差難又。名疆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

高齋詩話云：「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坡又問別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離鞍驟。』東坡曰：『十三個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蓋譏其妄用丹青，其實辭費也。此詞原是少游爲贈營妓婁媼而作，媼字東玉，故云：『玉』珮丁『東』別後，換東玉二字，而小『樓』連『苑』橫空，亦暗切婁媼二字也。務在纖巧，乃不免召坡公之誚。除此一二句外，則空靈清快，仍是詞家本色，未可厚非也。詞概云：『少游子滿作卜算子云：『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言外無盡，似勝乃翁。未識東坡見之云何？』此警句正是直抒心中之事，不勞假藉，不求微婉，是真色語，所以爲勝也；云『言外無盡』，似稍欠斟酌。

十八 雅鄭與淳漓

古今之可與言文者，必其有雅人深致也。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聽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孫敦立云：「養卿詞雖極工，然多雜以鄙語。」葉少蘊云：「嘗見一西夏師曠嘗云：『世間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白居易詩，樵者之詞，似近俗矣，然亦止於其形貌佳惡耳，風骨音律則仍深迴詭婉也。

潘彥輔養一齋詩話云：「夫所謂雅者，非空論之雅馴而已。其佳此詩之由，必脫棄勢利，而後謂之雅也。今種種門戶靡媚之詩，皆趨勢利之心，腦深露也。詞縱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則詞亦不能掩矣。」陳海濱續論詩云：「詞葉體極氣意。氣息有雅俗，有厚薄，奇視其人平日所養，若下筆時，則察不察也。」

詩詞之辨雅與俗，如同符號別業之詩，祖詠句云：「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立意俱合。李贄句云：「別業臨青甸，鳴鸞降紫宸，」雖雅林，未能免俗矣。古今詞話

云：「山谷過漁帥，有官伎盼盼，帥嘗寵之。山谷戲以浣溪沙贈之云：『脚上鞦兒四寸羅，唇邊朱櫻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祇因無奈怨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麼？』盼盼即席前唱惜春容詞侑酒。詞云：『年少看花雙鬢綠，走馬章臺絃管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玉，爲我同歌金縷曲；歸時壓得帽簷低，頭上春風紅蕝蕝。』」品頭論脚，涎頭涎腦，山谷俗矣；「美女顏如玉，藕歌金縷曲，壓得帽簷低；春風紅蕝蕝」，辭則若隱若現，情則若有若無；覺侑酒之詞，似雅多多。

劉熙載詞概云：「詞家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爲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爲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專，其小焉者也。」又云：「詞進而人亦進，其詞可爲也；詞進而人退，其詞不可爲。如詞家穀到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儒雅之內，自有風流；斯不思其人之退也夫！」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云：「張玉田云：『詞貴雅正。如周美成『最苦今年，夢魂不到伊行，』「天使教人，霎時斷見何妨？』「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所謂變淳樸爲澆漓矣。」建哉是言。雅俗正變之殊，學者誠不可不辨。「銷魂

當此際」，東坡所以致請於少游也。」詞人者，必出汚泥而不染，未宜共俗淫泆也。李義山詩：「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吳蘭言詩：「惆悵巫幃事不尋，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聞脩吻，滿盞巴江洗不清。」皆能出猥褻爲雅正，有敦風之意。

漢樂府歌辭陌上桑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秦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棲藍鬢，耳中明月珠。細絲爲下綰，繫綺爲上褰。行者見羅敷，下擔擡聲氣。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耜，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踈調，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姝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將語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嫌白衣，豈肯願黃金。盈盈公府步，冉冉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此篇前段描寫羅敷之美，令人興愛憐之心；後段轉入致詞以絕使君，令人咸敬悚之容。高雅騎逸，冰清玉潔，真有鶴立雞羣，芙蓉出水之姿，所謂「一泓秋水照人寒」者焉。沈歸愚云：「謝使君四語，太蕪凜然。」蓋其內蘊有品德之美，養成其蘊姿談吐之雍容典雅，乃以就文學創作之高尙與偉大也。辛延年羽林郎之末段云：「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靈吾子，私愛徒區區。」與此作同側觀也。

陳亦峯白雨齋詞話云：「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夢裏笙歌起，斷平沙落月自衝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繫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荒謬無度，遂使上二句幾成淫詞，豈不可惜？」貞淫亦自一轉念間事，尤宜收拾此心「思無邪」也。始或出之勉強，終乃性習自然；此君子小人之分際，雖文弄墨，蓋亦以漸而入，其毋圖文傷質也。春閨詞話云：「昔爲倒家女，爭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何不登高足，弗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轉轉長荷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調者，以莖稂也。「所論誠是已。吾輩欣賞此類作品時固宜持之以恕，不事吹求；但若自己創作時則仍應嚴以律己，不可稍爲張目之資。蓋所謂

無伊尹周公之志則怨也。且吾儕求爲雅正之不暇或猶不暇也，奈何必在淫鄙之中出其性靈以俾無過哉？詞之西圃詞說云：「王元美論詞云：『寧爲大雅罪人』，予以爲不然。交人之才，何所不寫。大抵比物流連，寄托居多。國風豳雅，同扶名教，卽宋玉賦美人，亦猶主文譎諫之意；良以端之不得，故長言咏嘆，隨指以托興焉。必欲如柳屯田之蘭心蕙性，枕藉下等言語，不覺風雅掃地乎？」說殊可取。乃又云：「詩貴莊而詞不嫌佻，詩貴厚而詞不嫌薄，詩貴含蓄而詞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則既與上節相扞格，而亦無當於詩詞性質上之分擘也。

詞概云：「周美戒詞，或稱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于品，美成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個真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人間詞話云：「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慝與媚妓之別。」歐陽永叔臨江仙云：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
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旁有墮釵橫。

寫居人之佇歸客，前闋文章由「待」字運思。後闋則藉「窺」字虛寫。居人徙倚於

闌干曲處，由雷雨之會得到虹明月出，廉旌空垂，雙梳虛設，反側輾轉，斂墮旁議；此詞似宜作如此解，覺情景相稱，而雅致無窮也。或者以為此闌「闌于倚處」明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而「雙梳墮斂」，則是暗寫張京兆所謂「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理亦可通，似涉猥褻；然因換頭處既藉「燕子飛來窺畫棟」落筆，寫來模糊涵蘊，情致及深，益以前閑靜穆而虔誠之情景為其襯托，故豔語中乃不覺輕薄神氣也。周美成南歌子詠梳云：

桂魄分餘燼，檀槽破紫心，曉妝初試鬢雲侵。每被蘭膏香染，色深沈。指印
： 玉纖纖粉，斂橫隱隱金。有時霖雨鳳樓深，長是枕前不見，殢人尋。

詠梳而如此收束，可見其思路輒陷於低級趣味中而不能自拔矣。

金應珪詞選後序云：「近世為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濁賦蓬髮；諱謝渾于，

而唯陳履鳥。揣摩牀第，汙穢中籌，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談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囂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龍賊怒噬，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託歌舞，哀樂不衷其性，虛勢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發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旣雅而不雅，斯有句而無章，是謂

游詞：其蔽三也。」蓋情思相濟，乃成文章；情而不思，則流於淫鄙，思而無情，則雖雅亦游矣。金氏所云三蔽，一言以蔽之曰：主情思。人間詞話云：「詞會真記者，蕙張坐之薄倖，而怨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怨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儂薄語。龍定菴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裏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闌，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余輩讀耆卿、伯可詞，亦有此感；禮永叔、希文小詞何如耶？詞人之惡實，不獨對人寧宜然，卽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否則所謂『游詞』也。」嗚呼！世上庸人易欺得，須是明眼人欺不得；卽使人人皆欺得，須是彼蒼欺不得也。戲得文名，喪夫之實，亦遂未以傷本者矣。

兩漢詩話云：「鮑防雜感詩曰：『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此伴託議宋露，桂枝之華清宮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二起皆擗一事，涉淡自見。」收之矜才，往往失於輕佻，輕佻則意淺，意淺則瀕於薄矣。

于康話息夫人怨云：

莫以今時寵，而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取意猶楚王二子決言事爲題材，寓幽怨之情，以爲息夫不能不以楚文王之寵，遺忘息
棄之想。詩中有頌贊之意，未嘗有微辭也。清鄭孝威題息夫人廟詩（舊是步杜牧之類）
花夫人廟詩豫讀

楚宮猶掃黛，前朝淚痕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意尤渾厚。帝王專制時代，人以名節相高，云臣云妾，爲君或夫個人之附庸。雖天下靡
然從風，蔡植國亡家破之時，果能若辱臣死、失殺妻殉者，終屬寥寥無幾。鬚眉男子有
所難能，何必於息姬一弱女子苦誅求也。此詩沈穩而涵容，其宅心也以慈，可師者不直
詩篇而已。今日時運事異，於宋人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云云既久所鄙棄不敢，
觀點迥異不同；身在蘆花中轉能出此詩意，自非大仁大知莫辦，致足貴也。杜牧之題桃
花夫人廟詩云：

綉樓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則深責息國之因息嬖而亡，息嬖乃不能死，有愧於晉墜樓以殉石崇之綠珠也。實則至竟
息亡緣息弱，今之錯怪息夫入。然牧之猶不過徇俗立論，且詞句間尚是平和。袁枚則衍
釋其意以詠綠珠云：

人生一死談何易，看得分明勝丈夫。猶記息姬歸楚日，下樓還要侍兒扶。

贈尖刻薄薄之至，生二千載下，乃以文字冷嘲一介生時豪辱、死後齋恨之婦人，真鄉曲之儂子也。白雨齋詞話云：「無論作詩作詞，不可有腐儒氣，不可有俗人氣，不可有才子氣。人第知腐儒氣、俗人氣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也。尖巧新穎，病在輕薄；發揚暴露，病在淺盡。腐人氣、俗人氣，人猶望而厭之；若才子氣則無不望而悅之矣，故得病最深。」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也，此可爲袁子才流輩之針砭。

自古至於今，讀書之人夥矣，然而明道者卒尠，何也？道非一蹴可就，而魔伴學道之心以生也。蓋人處於室隅，不置念於路之平陂也，行於途則遇歧矣。德業文章，亦難逃夫此。魏末之嵇康、晉之劉伶，皆慕德而入魔者也；明季之金喟，清之袁枚，皆擅文而入魔者也。入歧迷所嚮，而自以爲達，積愈難返，此君子志於道之所以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也。袁子才隨園詩話云：「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開夜雨，四面掛僧衣。』殊清絕。」其實「蟲於佛面飛」一語，已露抗傲之神情。獨以聲應氣求，故子才美之；亦叔夜、伯倫之所以能共相羊於竹林中也。詩話又云：「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尙書

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余正色回：「公以爲此印不偷耶！在今日觀，固然公宦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矚然。「語似甚辨也；然而人豈宜爲後世之知名，乃其與一伎相驟新以邀之耶？袁氏操行之薄已，宜其恆以小慧自聖也。」

文無行，於今爲烈。緣文既背於質矣，又不辨雅鄭淳漓，游於藝而漸移其心。天道好還，其將有所復乎？要亦待有真識見者爲之先矣。



十九 善美與高格

文學不能離誠而存在，固矣。然亦需要選擇；以喚起感情爲本旨，尙矣，然亦需要理智。主張文學宜寫實者，其末流之弊，乃忽略「真」以外之「善」與「美」，以爲「真」卽「善」卽「美」，且所謂「真」卽與實際相合之義，耳聞目見身觸心感，振筆直書，卽是文學之極詣，而無所取於材料之揀選，與事理之權衡；立論過於偏，未爲允當也。

李白天才俊逸，雄視萬古。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贛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而王臨川謂其才高而謙卑，黃山谷評其好作奇語，趙次泰則謂其多奢情於風月草木之間，爲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數化；均殊爲無見也。然卽以蜀道難古風一篇論之：

噫吁嚱！危其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腹，開國何茫然。爾來西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白虹，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

黃鶴之飛仙不得，還欲度愁撥琴。香泥何盤盤，百步九折愁巖巖。抱春塵井
 仰香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
 木，雄飛雌隨從遠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
 人聽此瀾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騰，砢崖轉
 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
 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如上青天。側身西顧
 長咨嗟。

其氣勢之雄偉，想像之豐富，感情之激盪，文筆之奇絕，自有非他人所可躋攀之處；蓋
 其雄奇出自本真，本真之中，已有雄奇之美，與單純之以「其」為能事，而其本真之中
 乃無所蘊者，已迥乎其不侔矣。李白作品之中，唯此一屬於理智管之「善」耳，若能於其
 創作中寓以人生之正鵠，則雖謂互古今一人可也。

詞彙云：「詞雖以險麗為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淚纔動被人猜』，
 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為報歸期須及早，你誤妾』，春闈，」

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殷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安排一個字，費許大氣力。「蓋人之韻已，出奇亦韻，文章之以本色勝者，固出於作者之天才也。魏文帝典論論文云：「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江順詒續詞品云：「玉田公子，白石神仙，已有千古，豈無後賢？空谷之蘭，淥水之蓮，各占其候，各擅其妍：冰魂濯月，瘦影含煙；寒香冷翠，跛脚高眠。」其清其濁，或蘭或蓮，皆指才情而言也。然而任才情而不濟之以理識，往往不足爲藝術之最高表現；且作者之情性或有不允當者，亦無從糾正之，則其表現於文學者立見疵瑕。介存齋論詞雜著云：「梅溪詞中喜用儉字，足以定其品格矣。」詞源云：「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練，然未得爲君子之詞者，周旨薄而史意貪也。」似此所歎於文學者皆有限度，限度維何，無學識理性之善美，乃不足自成高格耳。江順詒續詞品云：「風雅之調，雖疑之篇，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塗抹脂粉，綴拾斂衲，深情往復，密意纖繆。誤爲綺語，已落言筌；刻劃微物，均無取焉。」亦云識之宜尚矣。無其識者，任真則見其淺，務遠則益其陋，文拙自無足取，思巧則惜其才也。

隨園詩話載：「有裴公詠梅云：『五尺短牆低有月，一村流水寂無人。』或笑曰：『此似偷兒詩。』」此以「短牆低」強就月光，以「寂無人」強冒風雅，其格本卑，務高致賦，未必嘲之者之刻薄也。

水滸傳之摹寫個性，金瓶梅之肆筆人情，迥有非一般文學家所能望其項背者，獨於「誨盜誨淫」，終不能辭其咎；乃使因欣賞其文學技巧而思有以辯護之者，瘠於理而宥於辭。知文學上之理智原素，良亦不可忽也。

寫情之作，多出本色，所謂「真」也；說理之篇，多有高格，所謂「善」也。而說理者若過儉於情，則似離去文學之蹊徑，必輔之以本色；寫情者若太貧於理，則不足藉於文學之偉大，自亦必起之以高格；然後各底於「美」也。

貫雲石紅繡鞋：

淡着靠着雲窗同坐，看着笑着月枕雙歌，聽着數着怕着愁着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闌一更妨甚麼？

是寫情之出于本色者，其所欠缺者，在少含蓄，少含蓄者，無理智以裁之耳。卓文君白頭吟，體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擣水

頭，蹣跚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聞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徕徕；男女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則既具本色，而其格高矣。

白撲寄牛草：

長醉後方何礙，不醉時有甚思？糟醜兩個功名字，酷淹千古興亡事，猶埋萬丈無靈志。不違時曾笑屢屢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是聲運之幾於高格者，其所欠缺者在太單調，太單調者，無警感以維之耳。陶淵明飲酒詩之一：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舍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遒，鬢髮早已白。蒼生委窮運，素抱深可憐。

則既具高格，而其情逸不露，「但須養義說陶潛是」矣。

唐順之答茅坤書云：「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終無瘳火酸醜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塵中人，雖其誦題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

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鑿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焉，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如以詩爲喻。陶鑄未會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只見其綉縛離離，滿卷累牘，竟不會道出一兩句好詩；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如此立論，不知形式亦爲構成美妍文學要素之一，且以陶詩爲完全不講形式技巧之作，自屬顛倒；獨於論本色之高卑，則頗有見地。所云「本色」，「真」也；「本色高」，真而善也；「本色卑」，真而不善也；「非其本色」，則併不真矣。

蘇東坡云：「俗禪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爾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餅無儲粟。」乃知俗傳，復而有證。使餅有儲粟，亦甚礙矣；此翁平生，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以爲異物；管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嘗言：「孟郊詩云：『餐粥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織多少？」聽爲好事一笑。「東坡又嘗云：『郊

寒島瘦」，蓋「寒」爲荒東野之氣格，亦卽形成其詩格；表裏如一，同其清刻也。雖已藉此擅名，終嫌侷促如轅下駒；蓋其境遇不足擴展其稟賦之隘也。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雖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則知郊之寒由于陋矣。石季倫思歸引序云：「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縱一吐屬，使自不同，豈不以其生活之豪奢足以起其本色之豪放歟？則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而文思以進，尤信其有至理矣。

陳善捫麈新語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瞿然似有悟。』所謂韻勝者，情風流，志誇婉，真而美者也；所謂格高者，情貞稠，識冰雪，真而善者也；至於達其高格與美韻者，則同藉文征字順犀利之文筆，形式之美也。今人獨友蘭（新理學藝術章）云：「好底藝術作品，必能使賞玩之者覺一種情境。境卽是其所表示之某性，情卽是激動人心，所發生與某種境相應之某種情。好底藝術作品，不但能使人覺其

所寫之境而超一種與之相應之情，且離其所寫，其本身亦即可使人覺有一種境界。如說，謝靈運詩，『巖宿蒼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蘿。』
 神品。『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洗滌。』曹子建如『河少卒，氣流自贊。』
 此皆評北齊人之詩之本身所能使人感覺之某種情境，如雜俎或秀雅等。即此藝術作母之風格。『世所云風格，合韻與格二者言之也，亦精詳矣。韻與格，其細耳。』
 『讀節先生、孤主也。篇中曰『孤檢』，曰『孤雲』，皆自沉語。』
 生恥事二姓，孤隱於陋有五柳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魏華，曾郵同處，而先生
 老孤自若。讀其詩云：『身我抱茲獨，俯仰四十年。』又云：『世世胡獨然。』
 同。『癡生生於會稽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垂露。』
 合晉。寒雨發憐也；豈其參軍事，令彭澤，即云良價。』
 生真孤生也。孤生、有披乎塵俗之高節也；淵明生而有孤獨高抗之個性，永葆其真，
 長而有澹泊寧靜之審識，翼之以善，深情有內蘊之美，文字有外揚之華，乃能自樹高
 格，振鐸古今；非僅『任真自得』邊際此域也。

二十 剪裁與含蓄

陸放翁詩句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偶得之妙，剪裁之工也；疏密之於瓶花，淺深之於眉黛，可以爲例。白樂天詩句云：「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以無勝有，含蓄之致也；花喜其初綻，眉憐其淺顰，可以爲例。剪裁其工巧也，含蓄其神髓也。若于詩詞之可取處，一在剪裁之適合，蓋用字能以少許當多許也；一在含蓄之深永，蓋抒情能以有限蘊無限也。沈去矜填詞雜說云：「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焉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騷馬弄銜而欲行，蔡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陳亦峯白雨齋詞話云：「作詞之法，首貴沈鬱，沈則不浮，鬱則不薄，願沈鬱未易強求，不根柢於風騷，烏能沈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辭，忠厚之至，亦沈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此，率爾操觚，烏有是處？」又云：「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

錦，終不許。語道破，非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一絲恨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闌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此「沈鬱，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欲露不露，不許一語道破」云者，亦含蓄之意耳。

元微之行宮詩云：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此詩祇剪裁白頭宮女閒說天寶故事一節，閒閒敘述，而於宮懷古、無邊傷逝之感可掬。劉夢得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此詩祇摘王謝堂前燕子飛入百姓家一事，平平數語，道盡桑田滄海、華屋山丘、人世無常之變。韋端已荷葉杯詞中有句云：「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愁黛遠山眉」五字已塗成一幅風姿嫵娜之美人畫圖；辛幼安鷓鴣天詞中有句云：「不知筋力衰多少，

世變新添柳上樓。「新來柳上樓」五字已寫出一種老態龍鍾之風媚景象。似此著皆在雙雙上見功力者也。司空圖詩品云：「猶鑿出金，如鉛出銀。轉心鍊治，凝愛鑄鑄。」空濛濛濛，透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草，戴曉星履，戴歌幽人；梳亦今日，明月對身。」蓋謂此也。

李太白玉階怨云：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此在明處白描思婦之動作，而暗點一線字，言有盡而意無窮。倘如續之以「良人去未歸，此誓無消歇」兩句，點出一怨字，轉貽蛇足之譏。秦少游浣溪沙云：

漠漠輕寒土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

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鉤。

此情景相融，了無痕迹。景內有情，言外有意也。倘如將「寶簾閒挂小銀鉤」換作「銀鉤閒挂寶簾」，則此詞尚堪審目否？陸放翁示子聿詩云：

蠶絲新織綉羅名，白首何曾負短檠？蠶歎一衰骨至此，夢迴猶效讀書聲。

窗外潮聲無窮感，蓋以「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斑斑」(放翁登嶺詩句)為詞

翁已自爲儘市販深譚，文隴兒子讀畫，恐亦復不免踉蹌畫番也。王漁洋治春絕句云：

紅橋飛跨水龍巾，一字闌干九曲紅。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

畫中畫意無限滄涼，蓋「莫問當年園舊事，朱門草沒大功德」，（漁洋素雅雜詩中句）

百年千載，一例匆匆，衣香人影，方以纏括兩人間之形，形色，皆如畫船過於橋下，一瞬

即逝，誰人乃不能因以廢懷耳。似此者皆在空管上見功，其意也。司空圖詩品云：「不

著一字，盡得風流，讀不流難，已不壞矣；是有真宰，與之沈浮，如漂滿酒，在時返

秋，悠悠空虛，忽忽海瀛，淺深聚散，皆取一收。蓋謂此也。

如宋無名氏之步蟾宮，「夜深著細小輕兒，斜靠養屏風立地，」老聃讀畫剪裁，

前差勝於李後主之玉女詞，「一嬌爲世奇難，教君恣意憐。」蓋前者有神龍見音不見尾之

姿，而後者矚爪畢現，竟沒其神也。焦理堂之秋江曲，「望看鴛鴦飛，尋看鴛鴦宿，鴛

鴦宿時飛，鴛鴦有時宿，」二者專論其含蓄，則差勝於李益之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

朝誤妾難。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蓋前者有畫龍具成未點睛之致，而後者破壁飛

去，並不見龍矣。吳夢窗風入松詞，

曉風輕雨薄清明，愁草瘳。錦山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條。料峭春

寒中酒，迷離曉夢啼鶯。西園日日掃林亭，依舊賞新晴。黃蜂頻撲秋千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鶯不到，幽階一夜苔生。

陳逸叔海綰詞云：「風入松、思去妾也。此意集中屢見。渡江雲望曰：『西湖清明』，是邂逅之始，此則別後第一個清明也。『樓前綠暗分攜路』，此時覺翁當仍寓西湖。「風、雨、新晴」，非一日間事，際下風雨，卽是新晴，蓋云我只如此度日。「掃林亭」，猶望其遠。「賞新晴」則無聊消遣。見秋千而思纖手，因蜂撲而念香凝，純是癡望神理。「雙鶯不到」，猶望其到，「一夜苔生」，蹤跡全無，則惟日日惆悵而已。當味其詞意醞釀處，不徒聲容之美。」所云「醞釀」，猶含蓄也；其情意含蓄於中，而詞句迷離於外；必深入以探其底蘊，則恍然乃有所得，若「不觀其盼情之質，而徒眩其瑣翠」，遽誣之以「拆碎下來，不成片段」，若玉田者，亦已過矣。

所謂剪裁，非惟剪裁浮辭，抑亦裁汰冗意也。辭剪而旨不闕，意裁而蘊愈多，是剪裁之正軌。故剪裁之得體，而含蓄之致存；含蓄之有章，而剪裁之工驗；究其至極，固二而一也。例如金昌緒春怨：

打起鶯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張仲素春闈

鼻鼻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瀟陽。

此祇寫未夢前之霎那，或既夢後之霎那，而兩俱思婦之全生活，可以就斑而窺豹。知剪裁之謹密，而含蓄亦豐多也。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以「孔雀東南飛」興起，其始云：「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其繼記別小姑云：「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其末記仲卿夫婦死後云：「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旁。」沈歸愚評之云：「作詩貴剪裁，入手若敝兩家身世，末段若敝兩家如何悲憤，豈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語了之，極長詩中，具有剪裁也。別小姑一段，悲憤之中，復極溫厚，風人之旨，固應爾耳。唐人作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忽接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無餘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則。」就以明剪裁與含蓄之法，且知其在文學創作上之重要矣。

冷齋詩話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下無心雲浪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帶合道爲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柳河東漁翁詩至「欸乃一聲山水綠」收束，頗有含蓄之致，實於不足之中見厚。及必藉畫之相逐，點出「無心」二字，發見其有心於「無心」，「下無餘蘊」是求其尾及轉不足也。此尾兩句直寫酬去，云「不盡亦可」，亦無慮矣。

郭麐靈芬館詞話云：「柳塘畫杏極四字最宜用意，四字入妙則全首皆好矣。余少雲存句云：『四野無村，一天有月；如此他鄉。』甚工。余亦可云：『守到黃昏，上來紅燭，又是今宵。』極爲迂選樓所賞。」此皆善於收煞者也。然以詞之格律較詩爲嚴，故有「意盡」之說。海飛卿夢江南云：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馬上凝情憶舊遊，照花澹水小溪流，鈿箏羅幕玉搔頭。早是出門長帶月，可堪分袂又經秋！晚風斜日不勝愁。

麻蕪最者成足之句，均甚無謂。蓋即調未完而意已盡，致爲玉玷也。鴛鴦鏡水軒詞卷云：「一見驚迷離若泥者，止猶逃景。如『小臉斜日到芭蕉』，『半牀燈影見疎鐘』，不言愁而愁自見。陸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邊涼，何必又贅『眉端正愁絕』耶？』蓋意盡則辭冗，辭冗則不但無當於剪裁，尤且有妨於含蓄。如既擬謎底於燈謎之後，而併以示尾，宜察然矣。由是明剪裁與含蓄，咸律『不盡』之意，不盡而無不盡，善會心者自不難察解焉。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曉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諷思深遠，而有餘意，善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曹子建七哀詩云：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離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願爲西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既不開，賤妾當何歸？

此詩將寫思婦心情之悲惋紆曲，乃先藉「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入筆，似爲單純寫思婦所居之外景，實則情景已自相綉而爲一，是在取景上已運剪裁之巧思也。云「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以寫清濁之不相容，乃不存讚，驕自辱

而瀆責於人，頗有契於恕道，乃見渾厚也。欲移蓬性而習蘭薰，故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以爲改我素行，投君之好，庶以變換浮沈之異勢也；最後乃致其唯一之請求，盼君懷爲我開，則風逝有所歸宿；「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結束處亦祇以情求，不涉怨諷，乃見含蓄也。沈歸愚云：「此種大抵思君之辭，絕無華飾，性情結撰，其品最工。」學者能久久涵泳此等篇什，性情自必日趨渾厚，然後出其情性，發爲文章，自亦別有光景耳。

世說新語載：「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王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其在釜底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或本止有四句云：「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四句過於穎露而峻急，不若六句之緩緩由作羹漉豉起，蓄蘊便厚；當是後人削繁就簡，以謂七步成詩之不可以冗長也；不知既失其含蓄，乃亦無當於剪裁矣。

陳亦蒙白雨齋詞話云：「朱希真漁父五篇，雖爲皋文所賞，然覺彼清流之中，雜以微塵。如四章結句「有何人留得」，五章結句「有何人相識」；一經道破，轉嫌痕迹，不如並渾去爲妙。」嫌著「痕迹」，謂未當於剪裁；不如「渾去」，謂應求其含蓄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余獨愛李慶餘閒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態溫柔，風流醜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言不及容貌，信其韶好，工剪裁也；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工含蓄也。又云：「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與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它人所能跋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撥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詩誦至三過，頗自喜。余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杜詩之「注目寒江倚山閣」，與佳人一篇之「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收束之法正同，語意未窮，含蓄無限；李德遠之「我但行藏任天理」則已完全吐露，便見意淺，此所以不可同日而語也。試或改爲「東西相笑

寒巴時，去來瀟灑斜陽裏，「當稍見含蓄之致；然終以全擬極詩之意，邯鄲學步，自終亦不能得滿意之句也。孫麟趾詞逕云：「作詞有十六字要訣：清、輕、新、雅、靈、脆、婉、轉、留、托、澹、空、鉅、韻、超、渾。何謂渾？如「淚眼闌花花不語，亂紅飛遶鞦韆去，」江上柳如煙，鴈飛殘月天，」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常以渾厚見長者也；論至渾，功候十分矣。」含蓄之極詣，則臻于渾成，是爲上乘。

二十一 巧拙與剛柔

本集初編絕詩交著，字句之間每自根其拙而舞如何也。涉獵稍多，寧知務於巧，跳躑躑躑，初不自知已流於浮薄也。再入，則情涉淺之展舉，難存其繁縟，存其古奧，板於讀後。然編終論於詰屈聱牙者，亦未在反拙而未能出巧也。必巧拙相乘相因，羈生羈葉，焉始克濟，是所以學無止境也。

蘇曼殊詩：

薛濤一闌腸腸詞，搖落秋襟祇自知。況是異鄉兼日暮，薄籠紅淚陰相思。

「搗」，「擊」等字，皆極纖巧；坐於廊廡矣，未升堂也。玉滌洋詩：

青葙湖邊秋水長，黃陵廟口暮煙蒼。布帆安穩西風裏，一路看山到岳陽。

詞句間猶見樸實，較「十日雨絲風片裏，淡春煙景似殘秋，」差勝一籌。升堂矣，未入室也。杜工部詩：

枝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題橫潭蒼涼，兩人循蹊矣。

人之才與學，自有高下深淺，可強修而不可強幾也。未臻一境時，將強幾之，則感力之不勝矣；強修之既久，則所強者轉易矣，是已透過此一境，然後可以求透入更深一境也。人間詞話云：「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清苦，商路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此所以「隔」者，力未能透過也。老杜詩云：「老年花似霧中看」，花未嘗籠於霧也。老年人目力自不足耳。詩品引蘭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措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道。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詩藪云：「『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成，要皆真積所致。此率然信口，故自謂奇。」誠然，謝康樂固慣於隔中求不隔者，此能於不隔中求之耳。若淵明則向未嘗隔，白石則偶尙不能透隔爲不隔耳。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習工，則稍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所云拙，古拙也，非於工之中仍殘餘其拙也，特於工巧之後又詭反於古拙耳。一篇之中，工拙相半，往往其工者尚可跋，而其拙者不可及也。李賀之流，工尙尙未能臻至反於古拙之境耳。詩眼所見甚是，而因果前後略未能辨也。李商隱作賀小傳云：「常從小奚奴，騎驅蹇，背一古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便嘔出心，亦極於爲工巧耳；反於古拙，尙難期也。長吉七歲能詩，卒年二十七耳，慧心未入於拙，將爲年歲所限歟？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前兩句太淺拙，故南人嗤之，以道衡北人，詩名久擅，乃吐句不過如此也。後兩句則頓見工麗，乃歎爲實副其名。然此詩終不得預於第一流好詩之林，蓋曠工拙相半，其拙者非透過工而返於拙，其工者亦不過見得尖新，與前引曼殊之詩同身分耳。若再鍛鍊，俟火候圓足，重返於拙，則其拙者自難能而可貴；倘淺拙之謂古，則初習之作，轉或上品，庸有是理乎？袁枚隨園詩話云：「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澀

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澹。譬如大貴人，功成官就，散髮解簪，便是名士風流。若少年執袴，遽爲此態，便當答責。富家雕金琢玉，別有規模，然後竹几藤牀，非對夫貧相。一言爲得之；惜子才自爲詩，尙未克臻此耳。雖然，由工入拙者，尙可學也，要在工力能透過工麗便可慕。其本然即是拙，拙而能工者，多不可學。因不易窺測其門徑也。淵明詩文之所以後世苦難摹擬者以此。另如韓昌黎之以文入詩：「去年落一瓣，今年落一瓣，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遺落應始止。憶初落十時，相念餘可掬，及至落二三，始覺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懷惻恆在己。」蘇東坡之以詩入詞：「離道人伴難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之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故不可學也。

文詩詞曲，體制風格，自各有不同之處，不可相糺混。劉公誠云：「一夜關東獨，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蘊也。「王士禛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草堂詞也。「晏元獻浣溪沙云：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晏元獻浣溪沙云：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張炎讀詞林紀事云：「元獻尙有示張寺丞玉樓觀七律一首：『元正清朗淑景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滌滌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好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中二句與此詞同，只易一字。細玩每可套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人未免軟弱矣。以此例明詩詞之不同處可也；然白無可奈何一聯仍是正面走便非詩律詞句，與軟弱無關。蘇辛之詞未嘗柔而弱，溫李之詩未嘗強而剛也。風弱柳柔，詞文章詩詞所共類也。」

曾文正公云：「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知文章固有陽剛、陰柔之別矣。劉彥和云：「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合其潤，茂先擬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爽、沖、公幹。然詩有板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瀟圓。」知詩固亦有雅潤清麗之別矣。

李後主詞，剛柔各盡其美。其相見歡一調之兩闋云：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

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

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其虞美人一調之兩闋云：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

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凭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

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樓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禁。

每闋列在前者，皆剛而美之例，列在後者，皆柔而美之例。涵泳之者，細揣其哀怨之利

滯，詞意之曲直，字句之疾徐，音韻之洪細，當易得其髣髴也。

吳子律蓮子居詞話云：「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嬌癡不怕人猜』，放誕得妙；均善于言情。」言情之所以善，亦各從其環境所觸發之性靈耳。易安歸湖州守趙明誠，文苑雙鸞，深閨繡闥，輒不免工愁善媚，有似水柔情；故綺情結於矜持之態。淑真所嫁非偶，市井之民家，粗俗無堪共語者，言出率性，輒憑氣於剛骨，故

慧心發爲放誕之詞。李清照點絳脣云：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有人來，蕩刺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

易安只是在此類事上用心，平生閨中作態，當不外如爾，故其情柔也。宋淑真蝶戀花云：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開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卻下簾瀟雨。

淑真長是在似此「愁來天不管」之境遇中度命，入閨更誰惜誰憐；惟有洗鉛華，以淒厲之筆抒斷腸之句而已。故其情剛也。洎易安遲暮之年，明滅下世，處境轉苦，乃無所用其矜持，而縱意於淒楚之音，臨江仙云：

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扃。柳梢梅萼漸分明；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感有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誰憐憔悴更凋零？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

則柔情盡斂，剛腸用顯；甚矣環境之移人也！

二十一 練字與度句

異字以成句，積句而成篇，一篇之中，字句其基本矣。詩以一字論優劣。唐詩紀事載：「僧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己拜狀，人以鄭爲一字師。」劉公嘉話云：「賈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練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爲布衣之交，自此名著。」蓋以「推」字音義均嫌濁重，而「敲」字則較清靈也。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矧採極工而後已。所謂句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了，改第三句曰：

「人面祇今何處去」，至今所傳，有此兩本。舊本專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作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故多行前篇。此詩本意著重在表達今昔不同，物是人非之感觸，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於時間之「今」未能確實表白，故云「意未全」也。且「不知」二字，殊嫌冷漠，與全篇之情感不協，又太落實，故云「語未上」也。改作「祇今」二字，則含情無限矣。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却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讀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問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處一塗，學者不能強所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正，每借此趨。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補詩諷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末穩。』僧憮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方是。」蓋以御溝水少，未嘗興波，且「波」字既盡與「涵聖澤」三字不相容稱，故必易之，易以「中」字，則見淵重而符穩貼矣。

若溪漁隱叢話云：「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為改七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鑿斧之迹，真削鑿手也。」此詩本意著重在「春色在鄰家」，暗寓愁人傷春易逝之旨，云「雨前初見花間蕊」，則是花已開，春已到，荆公以為春到便不應更疑春色在鄰家也，故改作「未見」，是所謂「忘足」也。云「蛺蝶飛來過牆去」，飛來與過去併用，則似無所偏重，且止云「蛺蝶」，不如兼言蜂蝶，益之以「紛紛」二字以狀其多，故改爲「蜂蝶紛紛過牆去」，則與「卻疑春色在鄰家」近逼緊襪，餘並改「雨前」爲「雨來」，時間上乃見緊湊，改「應疑」爲「卻疑」，語意間乃見沈著，是所謂「語工」也。雖然尤有說焉。王駕原詩，當時得情物之真，故自然而省力，荆公所改，因力求專注，乃有「刻畫」之嫌。花「初」開見蕊而雨至，風狂雨橫之後，非但葉外可見之花已落，並葉底未見之花亦殘。蛺蝶飛來，無花可駐，翩翩飛過牆去，此院之春已逝矣，春色倘仍在人間，其在鄰家乎？一語揜源之意，盡在言外，本無理可抵也。荆公改作，則爲用力逼出「卻疑春色在鄰

家」一句，寫得庭花未開便殘，轉失襯托淺深之美，容與含蓄之致，且花未吐蕾，雨後便落，亦失事理之真；分明是橫施斧鉞，元任乃云「了無鑿斧之迹」，蓋亦未暇細校矣。

容齋隨筆云：「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到、過、入」等字均簡率而無章緒，「滿」字稍佳，但只是選直言春風之滿，不足表示時序之推移以感人者；著一「綠」字，則有以寄「又是一年春草綠」之慨，且全詩句句在暗寫一「綠」字，「綠」是日中之色，尤覺貼切也。

葉炳範檢次道中詩云：

路出嶽關西復西，荒原白草怪禽啼。經行百里無人迹，惟有秋風送馬蹄。

人向西行，秋多西風，送馬蹄之「送」字不穩，試爲易作「伴」、「迎」、「礙」或「惜」字，則既暗寓苦行旅之意，亦較切於事理也。姚彥昭詩程益言邀飲虎邱酒樓云：

新晴春色滿漁汀，小憩黃鸝畫棹停。七里水環花市綠，一樓山向酒人青。綺羅
堆裏埋神劍，簫鼓聲中老客星。一曲夷歌當不淺，吳姬莫惜傾銀瓶。

沈德潛云：「三四語寫山墟風景如畫。」余謂莫若改「酒人」為「酒顏」，詞既雅馴，而映對尤覺生色也。碧雞漫志云：「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稟。」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筍，向午滴瀝簷楹，泥融消盡綠陰雪，」改作「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前句改摸稜為貼切，後句改方丈為千里，而空闊增輝，文章原不厭改也。

人間詞話云：「『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宋子京玉樓春云：

東城漸覺春光好，
穀鏤波綾迎客棹。
綠楊煙外曉寒輕，
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
尊愛千金輕一笑。
為君持酒勸離陽，
且向花間留晚照。

此詞寫得一片春景盎然，春意正濃，容穠梅綴於春水之中，千金輕擲於一笑之頃，歡娛不足，思留晚照，正是遊春喧鬧潑發之情景，乃云紅杏枝頭亦有春意鬧，天心人事，乃相標為一，益助其風光矣。張子野天仙子云：

水調數聲持酒罷，
午醉醒來愁未醒。
送春春去幾時回？
臨晚鏡，傷流景，
往事後期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
雲破月穿花弄影。
重疊翠羅密過燈，
風不

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此詞寫得一種離愁未醒，又值春殘，記往事，省後期，空傳流景。乃池上既曠，沙上禽並，雲破月來，花亦弄影，一片撩人景物，趁離人之晚來臨鏡，形單影隻，將何以遣此耶？乃云沙禽花影，統是賣弄風情之外景內心，乃相歧爲兩，反襯其愁思矣。王靜安所云「境界全出」，其意尙亦謂此歟？遜齋開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婦謂曰：『尙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開尙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詞中隸句，當已交相許可矣。

李漁窺詞管見云：「琢句鍊字，雖貴新奇，亦須新而妥，奇而確，總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驚人，先求理之服衆。時賢勿論，吾論古尺。古人發正於此技，有最服予心者，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是也；有聳聳千載上，而不能服強項之笠翁者，紅杏枝頭春意開尙書是也。雲破月來句，詠極尖新，而實爲理之所有；若紅杏之在枝頭，忽然加一關字，此語殊難著解。爭門有聲之謂關，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關春，予實未之見也。關字可用，則喚字鬥字打字皆可用矣。宋子京當日以此喚名，人不呼其姓字，意以此作尙書美

號，豈由尙書二字起見耶？予謂鬧字極極極俗，且聽不入耳。非但不可加於此句，併不當見之詩詞。近日詞中爭尙此字者，子京一人之流毒也。所論未免過於泥固，且似於宋詞全闕未嘗深思。劉公猷云：「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字極俗，用之得當則極雅；未可與俗人道也。」笠翁不嘗俗，儻亦務爲矜奇矯俗之論害之歟？

漁隱叢話云：「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識？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壘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真也；『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賈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深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祐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均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楊黎州有『鴈腸欺竹

葉，衰鬢似菱花，「寇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泉分地脈，破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魏野有『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悟清有『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夏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啓有『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汗納飛絮。』陳無已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沂有『著衣輕有暈，入水淡無痕。』(以下摘錄)以至『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閒。』乃韓魏公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乃謝景山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乃孫莘老也；『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乃謝師厚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乃王康功也；『鄧谷詠海棠云：『穩盪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宋子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盛次仲雪云：『看來天地不知夜，風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

今時習誦之詩句，亦偶擲錄，附於此。「每逢佳節倍思親」，王右丞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中句也；「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太白蜀道難也；「人生七十古來稀」，杜工部曲江也；「翻手作雲覆手雨」，杜之貧交行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之江上短述也；「新詩改罷自長吟」，杜之論詩絕句也；「神女生涯原是夢」，「心存靈犀一點通」，李義山無題也；「悔教夫婿覓封侯」，唐綰各氏閨怨也；「自古佳人多命薄」，蘇東坡之詩薄命佳人也；「明日黃花蝶也愁」，蘇之九日次韻王粲詩也；「忽聞河東獅子吼」，蘇之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也；「事如春夢了無痕」，蘇之正月十三日出郊尋春也；「人生識字憂患始」，蘇之石蒼爵醉墨堂詩也；「非人磨墨墨磨人」，蘇東坡次韻答舒教授謝余所贈墨詩也；「一年密跡又秋風」，陸放翁宴西樓也。「九月寒砧催木葉，千年征戍憶邊防」，沈佺期獨不見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也；「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右丞渭城曲也；「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高常侍燕歌行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工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也；「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杜之水檻遣心也；「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夢得烏衣巷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孟東野

遊子吟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之泊秦淮也；「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杜之遣懷也；「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秦韜玉之貧女詩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東坡之題東林寺也；「文章最忌隨人後，道德無多祇本心，」黃山谷贈謝敷王博論詩也；「名譽不如心自許，文章終與道相妨，」陸放翁老學菴詩也。

隨園詩話云：「世有口頰俗語，皆出名士集中。」世亂奴欺主，時衰鬼誑人，」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羅隱詩也；「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崔戎酒籌詩也；「閉門不管箇新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詩也；「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宋人笑劉師翠欲附范致旺公祠堂詩也；「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詩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女真董蘭詩也；「一舉手登龍虎榜，寸身身到鳳凰池，」張唐卿詩也；「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邵康節詩也；「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徐守信詩也；「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道宗掃去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並見事林廣記；「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見

唐人逸詩。凡此亦是以一聯傳世者也。

夢溪筆談云：「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乃動中有靜。荆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倣而爲之者。」冷齋夜話云：「荆公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可怪耳。」實則兩句之精髓，王荆公真已悟著。故集句乃較原句尤工耳。資治通鑑載：「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則詩中警句，當時已使暴君起快心矣。

字必練而始工，句因度而能穩。練字瘦句，太輕出則意淺，意淺則一覽便盡；過深入則意晦，意晦則難覺知音，所謂過猶不及也。少游之「破暖輕風，弄晴微雨」，因非篇中警策，實由輕出；美成之「風老鶯雛，雨肥梅子」，較深一層；正中之「細雨溼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所蘊者多而意未嘗晦，只緣「溼」字較「破、弄、老、肥」略

字深遠而能配搭也。唐趙嘏寒塘詩云：

曉髮梳臨水，寒塘坐見秋。鄉心正無限，一雁過南樓。

則是度句省練而能配搭也。史梅溪雙雙燕云：

過春社了，度籬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往，試入舊巢相並。遠相離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清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凭。

人間詞話云：「賀黃公謂：『姜謂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稱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歐秦輩句法，前後有畫工、化工之殊。吾從白石，不能附和黃公矣。」若只提出「軟語商量」與「柳昏花暝」比並觀之，皆畫工耳；且毋寧謂以軟語商量狀雙燕之呢喃更覺描摹得貼切而生動也。王氏所云柳昏花暝具化工者，實就此四字在全詞之上下貫串中言之。雙燕爭飛，紅樓歸晚，忘却天涯芳信，不管凭欄人愁損雙蛾。天已晚則柳昏花暝，渠等看之既足，等閒視之；然試思此柳昏花暝之景色，凭欄人如何消受得！雙燕看足柳昏花暝，仍未嘗觸念而記起芳信。「枯桑知天風，

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此所以四字安排在詞內，是精心結撰，有化工也；不然，柳昏而花暝，亦尋常耳。

張叔夏南浦詠春水云：

波暖綠粼粼，燕飛來，好是蘇堤纈曉。魚沒浪痕圓，疏紅去，翻釀東風難掃。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絕似夢中芳草。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新綠乍生時，孤村路，猶憶那回看到，餘情渺渺；茂林鶯詠如令惜，前度劉郎歸去後，溪上碧桃多少？

此詞字斟句酌，玉田之詞，幾乎以此篇歷卷。所用之字，如粼粼、翻喚、撐、小、欲、絕似、和、甚、了、新、乍、會、渺渺、悄、多少等字，尖新靈活，無一不佳。用事之句，如「回首池塘青欲遍，絕似夢中芳草」，是龔謝靈運登池上樓「池塘在暮草」之意，「茂林鶯詠如令惜」，是重中王羲之蘭亭集序「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之概，「前度劉郎」句，則是用劉禹錫遊玄都觀詩「魚沒浪痕圓」句，則直襲用釋悟清之語；悉從春水生出，貼切而不滯。寫景之句，尤經百鍊千錘，精緻細膩。周草窗云：「荒橋二句，賦春水入畫。」張翥之句，又不止荒橋兩句已也。「波暖綠粼粼，和雲流出空

山，「極目山水，可繪絳曲屏山；」燕飛來，滌紅去，魚沒浪痕圍，「可入尺幅手卷。其作句之生動真切，尤令人擊節。鄧攸心云：「玉田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賞此詞者，果具隻眼。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簡、出於灑汰，妙、由於自然，此是造語之訣竅；但須知不見費力原從費力中透過來也。

秦韜玉詠貧女云：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鬥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李山甫詠貧女云：

平生不識綺羅裳，閒把金簪益自傷。鏡裏祇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卽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鴛鴦。

兩詩本相類，而練字度句則相去懸殊矣。第一句秦詩首藉「蓬門」二字點出「貧」字，

與「綺羅」相對稱。香裏綺羅，而彼美人衣之，貧女既無綠御綺羅，故云未識其香也。李詩則云「平生不識綺羅裳」，豈貧女且目不識綺羅衣裳耶？是「裳」字在此已不如「香」字遠甚，「平生」又不如「蓬門」之貼切也。李詩之頷聯（「鏡裏」、「人間」兩句）差足與秦詩之頷聯（「誰愛」、「共憐」兩句）並武，頸聯及尾聯四句則僅抵得秦詩「擬託良媒亦自傷」一句，秦詩以頸尾兩聯寄貧士不遇知音，供人驅使之深慨，爲全篇之警策，故所蘊獨多也。又如李詩之用「金簪」、「鬢篸」，亦均出得突兀，凌亂失次，不若秦詩之「綺羅」、「金線」前後自然照應，無著力提掇之形迹。至今「爲人作嫁」竟成習用之語彙，而李詩則鮮知者。時代之遷易真成極公平之批評家矣。

二十三 重言與音韻

文詞多有資於聲音之美者。尙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毛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音爲表達情感之本原，文字者，亦人類表達情感以代聲音之工具耳，以是知詩歌、樂府與聲音之關係甚密也。其實文章辭賦，亦必考按於音聲，天籟也，不待詳析已。

聲音之美，著於重言與雙聲疊韻。重言之例極多，詩：「關關雎鳩」；「桃之夭夭」；「采采卷耳」；「燕燕于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攬茹蕙以掩涕兮，漣余襟之浪浪，」「幾乎俯拾即是也。其有屢用重言，復而不厭，曠

而不亂者，如古詩：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織織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至於叠字天淨沙：

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

即專意於叠字，不免爲堆砌矣。

介存齋詞選序論云：「雙聲疊韻字要著意佈置，有宜雙不宜疊，宜疊不宜雙處。重字則既雙且疊，尤宜斟酌。如李易安之『淒淒慘慘戚戚』三疊韻六雙聲，是鍛鍊出來，非偶然拈得也。」白雨齋詞話云：「西青散記載緡山女子雙卿詞十二闋。雙卿負絕世才，秉絕代姿，爲農家婦，姑惡夫暴，勢瘁以死。生平所爲詩詞，不願留墨迹，每以粉筆書蘆葉上，以粉易脫，葉易敗也。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鳳凰臺上憶吹簫云云，其情哀，其詞苦，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西青散記云：「鄰女韓西，新嫁而歸，性頗慧，見雙卿獨眷汲，恆助之。瘡時，坐於牀，爲雙卿泣。將返其夫家，雙卿泣以竹葉題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其詞

云：

寸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只似今宵。遙遙，問天不應，看小小雙柳，嫋嫋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儂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

人間詞話云：「雙聲疊韻之論，盛於六朝，唐人尤多用之。至宋以後，則漸不講，並不知二者爲何物。乾嘉間吾鄉周松龔（春）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正千餘年之誤，可謂有功夫宛著矣。其言曰：『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余按用今日各國文法通用之語表之，則兩字同一子音者，謂之雙聲；兩字同一母音者，謂之疊韻。」我國唯綿字，駸非雙聲，輒屬疊韻，如：參差、零落、馳騁、芳菲、皆雙聲，徘徊、彷徨、逍遙、繽紛、皆疊韻也。

自永明時王融、沈約、謝朓等倡爲「四聲」、「八病」之說，漸以演成唐代之絕、律，鐘鏗甚不謂然，扞其見於詩品云：「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鑿鑿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

傷其兵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寒確，但令澆澆道流，口吻調劑，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洗、謝之所標榜，固未免過於細碎，仲偉之所駁議，亦嫌其抹殺一切也。

詩王風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此詩多用重言，而「苗、搖、悠、求」諸韻脚，皆有悠悠悒悒之致。「求」、「悠」疊韻，「何求」句尾與「悠悠」句首相銜，益助其哀遠。第二章曰「中心如醉」，第三章曰「中心如噎」，行役之人，其憂國之情漸行漸覺，而詩歌之音調亦隨之漸進漸促。情調與音調既以協合，乃成佳什。

聲；李義山詩：「遠路應悲春晚晚，殘宵猶得夢依稀，」「晚晚」、「依稀」各爲疊韻；林和靖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清淺」、「黃昏」各爲雙聲；咸足以增益詩句之美。張德瀛詞徵云：「唐人詩、喜用雙聲，宋詞亦有之。康伯可金菊對芙蓉詞前闕『望故人消息遲遲』，下闕『惜爲伊瘦損香肌』，『消息』、『瘦損』，皆雙聲也。』

收音於「烏」、「庵」，卽「魚、虞、元、寒、刪、先」諸韻之字，皆極沈重哀痛之音。李義山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用「先」韻，收音於「庵」，兩句之第六字「胡」、「杜」，皆收音於「烏」，只就其音調論，已代表一種沈哀之情感矣。秦少游詞：「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句中「堪、館、寒、鵑、」等字皆收音於「庵」，「孤、杜、暮」等字皆收音於「烏」，十四字中已有七字出於沈痛之音調，此或亦王靜安所以謂此兩句過於「淒厲」之一端歟？

阮瞻生還家詩云：

盡室遯江村，乍歸未識路，卻問路旁人，爲指門前樹。癡兒各長成，有弟亦同住，病妻久臥牀，淹淹迫歲暮。獨客苦思鄉，還鄉如客寓，二親掩重泉，淒清

咸霜露。回首望禾江，舊廬杳無處。信宿不遑安，又復出門去。

沈歸愚云：「向於京口見無名氏詩，有『萬里是鄉家是客，三冬披葛夏披綿』句，寫盡作客情事；讀此詩，尤覺黯然。」雖然，亦過於淒厲矣。詩中盤迫之句凡三：「病妻久臥牀，淹淹迫歲暮，」其一也；「二親掩重泉，淒清感霜露，」其二也；「信宿不遑安，又復出門去，」其三也。就此詩之聲韻方面尋釋之，所步韻爲遇、御兩韻，收音於「烏」、「虞」，「泉、安」等字收音於「菴」；而「淹淹迫歲暮」句「淹淹」收音於「庵」，「暮」收音於「烏」，則併少游之「閉春寒，斜陽暮」兩句爲一，益見其哀而傷也。

詞苑叢談云：「長沙女子王素音有『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之句，辭旨酸楚。王司州士禎用其意，作減字木蘭花弔之云：『雖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王素音原句收煞之字：「處」收音於「烏」，「鵑」收音於「庵」，益之以「憐、無、杜」等字，乃成其「酸楚」。漁洋之詞，止用其意，惜未用其音聲也。

音阻分喉、牙、舌、齒、唇（牙音或稱顎音，牙指白齒，齒指門齒）五種。喉音、

牙香，皆濁重；舌齒唇諸音則較清利。韋端已荷葉杯云：

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 鬪掩翠

屏金鳳，殘夢，懸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

古今詞話云：「韋莊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據，遂羈留之。莊有寵人，姿質豔麗，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內人爲辭，強莊奪去。莊追念怏怏，作荷葉杯、小重山詞，情意悽怨。人相傳播，盛行於時。姬後傳聞之，遂不食而卒。」此詞「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一句，情意寄於文字者十分，不難明白；寄於聲韻者亦十分，緣多用唇齒間字，單單藉聲音即可表示寵姬曼倩之姿質，真才人嘔出心血之作也。唐劉采春學夫歌之一云：

不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

寥寥二十字，使人吟誦迴環，不能遽置。平易中有深致，柔情中有剛骨，所以感人。而字音復多舌齒間字，吟詠之際，別有輕盈嬌雅之韻味，使人憐煞也。楊升菴詞品云：「唐人柳枝詞，劉禹錫、白樂天而下凡數十首。情致之佳者如：『清江一曲柳千條，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此詞小辭以爲劉采春女周德華之

作，又云劉禹錫，然劉集中不載也。」此篇之情致，實亦賴多舌齒間音輔而成之也。

西清詩話云：「王晉卿鄒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異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語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囀沁園花。』」此詩以牙音字爲韻，便見濁重。詩中「家、佳、沙、吒、押、衙」諸字收音悉同，又密邇感集，吟詠之時，亦設礙口，則未能考究音韻之美者也。

吳梅村圓圓曲有云：「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樓、頭、柳」收音於「既」，「天、邊、看」收音於「庵」。兩句相襯，遂形成其聲韻上之美。「綠、珠、呼、樹、出」則同收音於「烏」，兩句相重，遂爲其病也。

樂府、詞、曲，原屬達之聲音，譜諸絃管者，於音韻自不容忽。遜齋閒覽云：「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沈伯時云：「作詞當以清真爲主，蓋清真最爲知音，且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知周美成之能以詩餘獨步，倚於聲音者當不在少也。今時已不知宋詞唱法，用以不能就詞調以尋釋片玉詞聲音之美，致足惜也。

二一四 對偶與用事

詩文之對偶，一應求其工，再應避其複。兩句對仗雖工穩，而意涉複疊者，謂爲合掌，云若兩手之雖分左右，乃同具五指也。文心雕龍麗辭篇云：「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翻』，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然而杜工部客至詩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共飲，隔籬呼取盞餘杯。

頷、頸兩聯，意亦涉於合掌也。至其江上短述之「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

求，「詠懷古跡之」一去紫雲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寒食舟中作之」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以及李義山崇讓宅讌作之「浮世本來多聚散，紅渠何事亦離披，」蘇東坡答人求書與詩之「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黃山谷秋雨之「驚起歸鴻不成字，辭柯落葉最知秋，」陸放翁醉中出西門偶書之「青山是處可埋骨，白髮向人羞折腰，」則均句相緊屬而意不重複，是駢偶之正格，例繁不勝舉也。

釋惠洪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山，』又曰：『鶴鶴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於所涉詞賦否者，宜細揣之。

迂叟詩話云：「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石曼卿對以詞曰：『一月如無恨，月長圓』，足爲勁敵。」實則「月圓」較「天老」尤爲親切現成，滋可喜也。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嘗召江都尉王琪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細酌「燕歸」一句與「花落」一句相對，尙屬工穩，惟所蘊之情感稍弱耳。

世傳有因實事觸發，與會偶至而成的對者。則格外生動，益信文學之以「真」爲基石，非強捏能就也。歸田錄云：「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其初受勅也，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若溪漁隱曰：「政和間，先君赴調京師，館於景德寺。夜步月庭中，指月爲對云：『圓少缺多天上月，』同赴調者應聲戲云：『員多缺少部中官。』」

至於爲求對仗，而不覓實者，則無可取矣。六一居士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未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爲佳句；但進諫無用草

稽之理。「此將「草」以對「花」，求其字之工，乃忘其理之忤也。軒渠錄云：「王彥齡才高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詞以嘲師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敏板向前，作望江南云：「屈下位，常恐被人譏。只是會填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請問馬初監。」時馬初監適與彥齡並坐，惶恐頓自辨訴。既退，尤彥齡曰：「某初不知，何乃以某爲證？」彥齡笑曰：「乃借公趁韻，幸勿多怪。」實則此詞尚不止借「監」字趁韻，並「只是會填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亦係爲對仗乃云爾也。王實方詩話云：「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爲易，惟讀王沂大夫詩，不笑爲難。沂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個葉兒也。」蓋以云幹已萬而葉止千也，亦顧對仗而遺物理矣。遜齋園覽云：「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達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辨云：「實無此事，但隨對屬親切。」此固似不過過甚其辭以佐笑噱者，然拗花者莫脫其尊。

辭之所爲，爲達意也，內無其意，亦何必外有其辭哉？文章之用事，一例觀矣。藝文薈藻別論云：「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類爲本，以義

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奢，辭之險易，蓋由於此。一行文用典實，取其節文而有徵也。若堆砌僻典以矜其博，或不求信雅致晦其意，失其旨矣。周濟介存齋詞選序論云：「臬文不取夢宿，是爲碧山門徑所限耳。夢宿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事餽釘，以此被議；若其虛實並到之作，雖清真不過也。」可知餽釘堆砌爲文詞之累矣。善叙者無隙縫，工繪者無滯痕，用典者宜師此意，乃所謂現成也。能緊著題，融化而不認，用事而不爲所使，則遠現成爲渾成，斯爲美。

樓敬思云：「稼軒驅使莊騷經史，無一點斧鑿痕，筆力甚峭。」力能驅使之，則自綽綽然有餘裕，無所牽強也。而劉潛夫云：「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詞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固是一病。」用事而令人嫌有掉書袋處，仍稍欠缺；蓋以事顯重實而方固，委實不易驅使，必也運斤成風，削去其圭角，則所謂「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矣。力稍不勝，輒見頓澀，不可不知也。古今詞話云：「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令侍姬歌所作詞，特好歌賀新郎，自誦其中警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多如是，』與『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顧問坐客：『何如？』既而作永

遇樂「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特費酒招客，使妓按歌，自擊節。偏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不可」；或措一二語，不契，又弗答。相靈岳珂，時年最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譏？必欲如范希文以千金求嚴陵記一字之易，則晚進稿有議也。」稼軒促席使舉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前後二警句差相似（意謂重複），新作微覺用事多（意謂掉書袋）耳。」稼軒大喜，酌酒謂座中曰：「太夫也，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未竟。「吾儕於此，可悟入學之方。」

張叔夏云：「姜白石暗香，疎影兩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疎影前段，用少陵詩，後段用壽陽事，此皆用事不爲事使。」用事如此，其庶幾矣。

劉融齋詞麈云：「詞中用事，貴無尋常。晦也，瘖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姜白石詞用事入妙，其要訣所在，可於其詩觀見之，曰：「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姜白石揚州慢云：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茅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

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成角悲吟。余懷猶然，感慨今昔，因自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駐初程。過春風十里，蕪菁麥青青。自胡馬、竄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白石揚州慢，寫兵燹後，情景逼真，『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他人累千百言，亦無此韻味。」詩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此詞「過春風十里，蕪菁麥青青，」正是暗用黍離故事也。杜牧之遣懷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此詞之後闕「杜郎俊賞」云云，暗用牧之詩，隨順即借蕪菁之豪華氣象，爲今日蕭條局面之反襯，幾乎奪小杜之詩作此詞之附庸；白石才高，大是可佩。

人間詞話云：「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

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鬼以是爲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爲耶？宜其爲提挈所識也。四庫樂府指迷提要云：「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說書須用『銀鈎』等字，說淚須用『玉筋』等字，說髮須用『絳雲』等字，說篋須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說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轉成塗飾，亦非確論。」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稚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凡此皆用事之失也。蔡寬夫詩話云：「嘗有士大夫，稱杜詩用事廣。旁有一經生，忽憤然曰：『諸公安得爲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尙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廣？』聞者無不絕倒。」此固以誚經生之不諳詩。然得藉以揣摩「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不用事而明徹，「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用事而轉形其鈍樸之道，而稍明其分際焉。夢溪筆談：「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遣人贖梅與燔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蠶，湯潯右軍兩隻，聊備一饌。』」疑人之用典故者未必真覺似此荒謬可笑，或者好事者爲之；然而不明究竟率爾操觚者，於不自覺中坐詞此可

廢之士人書啓者，例實不少也。

細素雜記云：「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東坡之解，當是矜奇之偶合；義山詩中用事，不致似此之委曲也。且專爲古今樂志「適怨清和」而爲詩，則豈非用詩以徇事，何義山之不憚煩？而「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之收束語，又當何辭以解之耶？愚意此詩首兩句言見錦瑟之絃與柱而觸動年華似水，追惟往事之情，第三句云浮生若夢，第四句云宿怨無窮。五六兩句意較晦，藍田之玉似以自況，滄海之珠似詠所懷，亦謂彼我之同戚戚耳。七八兩句則意甚顯，云此情不必待今日追憶時始痛人腸，在當時固已令人惘然悲惘矣。如此只覺其顛聯之意少難捉摸耳；若依東坡之解釋，則全篇皆晦，且用事如此，誕不誕矣。隨園詩話云：「元遺山惜義山詩，無人箋註，漁洋先生

亦有「一簾錦瑟解人難」之句。近時溥菴吾大史註玉溪集，斷定以爲此悼亡之詩。「思華年」，原擬借老也，「莊生曉夢」，用鼓盆事，「藍田玉暖」，用吳宮事，皆指夫婦而言；曰「無端」曰「追憶」者，云後何得此佳婦，曰「惘然」者，早知「好物不堅牢。」說爲差近，所稱用事之處，雖仍少牽強，較勝於東坡之附會也。

二十五 龍息海讖語

詩詞以生僻之字入韻。曰押險韻。蘇東坡詩有句云：「險韻清詩苦鬪新」，李易安詞有句云：「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皆以險韻難押，竟以難押者爲足喜也。東坡事後書北堂壁二首之尾聯曰：「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謝人見和又賦云：「養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臺前日暖春須愛，添下寒魚漸可叉」，皆以「尖、叉」二字爲韻，爲險韻之各作，後因謂險韻尖叉。易安聲聲慢詞有句云：「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張正夫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亦美伊之能用險韻。雖然，因奇可以入魔，故險韻殊不必嘗試；即使吐句尖新，終在細巧也。揚子雅言云：「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雖蟲豸刺，』俄而曰：『壯夫不爲也！』」西廂記模子之混江龍云：「向詩書經傳，蠶魚似不出骨鑽研。將殘園守暖，把鐵硯磨穿。投至得箕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焚火二十年。才高難入俗人眼，時乖不遂男兒願；空雕蟲豸刺，縱斷簡殘編。」窮日之

力，與翰墨結不解緣，已嘗苦己之虛或召人之譏矣，矧以險韻鬥新，獨才力於虛牝乎！雙聲疊韻諸字措置於詩詞中，可以增益文章之美，前既略論之矣，然若一句之中，用之過多，雖不必以「八病」之說繩之，亦覺不利於脣吻，如強效鈞鞞格磔也。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疊韻生焉；詩曰「蟬竦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興焉。』」所引「後牖有朽柳」，「偏眠船舷邊」，吟誦之際，皆感拗口。劉孝綽之「梁皇長康強」，亦此類也，皆不可取法。

詩詞用字，宜避其重見，蓋一篇字數本無多，重則更少也。吹劍錄云：「大江東去詞，三「江」、三「人」、二「國」、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東坡則可，他人固不可。然語意到處，他字不可代，雖重無害也。今人看人文字，未論其大體如何，先且指點重字。」若其大體可觀，且無他字可代，重之尚可；若大體本無足觀，只是不避重字，曰吾師東坡耳，自不可也。至於叶韻之字尤宜避其重複。蘇子瞻送江公著知吉州詩中有句云：「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鈞臺歸洗耳。」結句云：「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云：「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顧亭林日知錄云：「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

讓，意氣由來排澆夫，專權料不容齟齬。用「柑」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詩中兩句裁得一用韻耳，自以絕對避重爲允，義異或義同，古人雖有用之者，均不可學也。」

近體詩宜調平仄，然在初盛唐時偶亦有不願嚴就繩墨以害意者。如李白夜思之「疑是地上霜」，玉階怨之「玲瓏望秋月」，王之渙出塞之「羌笛何須怨楊柳」等皆是也。中唐以降，或者經意不依常格，創爲拗體。有以第三第三字平仄互易者，如「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有易第五六兩字之平仄者，如「來時弭筆誇健訟，去日驅車餘淚痕」是；矜奇拂矯，故趨蜀道，亦何足取？另若古體詩固不限平仄，究亦應平仄錯落以構句。如「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上句五字俱平，下句五字俱仄，似此者亦未宜恆用也。

詩又有打油一體。唐人張打油（打油當是譚說，蓋以時人謂其成詩率易，過於油滑，因以之也）雪詩云：

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後世因謂詩之俚俗者爲打油。王士禛師友詩傳錄云：「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能」

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滯腔濶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人入鮑魚之肆者，久而不聞其臭，學詩者自宜以俚俗爲戒也。或有以干支、星宿、筵除、字謎、八音、人名、藥名之類遊戲成文者，又有所謂迴文、聯錦、連環及一七令諸體。偶一篇之，無傷大雅，而既費時推敲，已殊不儉矣。

高齋誦話云：「秦少游在蔡州，與官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環了東別後』者是也。又贈妓陶心兒云：『天外一鉤橫，且帶三星，』謂心字也。」「小樓連苑」句暗寓「婁婉」二字，「玉環了東」句嵌入「東玉」二字；少游水龍吟詞也。「心」字一鉤三點，故云「一鉤橫，且帶三星」以狀其字，少游南柯子詞也。楊慎詞品云：「中谷贈妓詞『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添心，』亦隱好闌二字。」云若你其他人相好，爭知我多悶煩也。吳君特唐多令：「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陳德武滄溪沙：「山上安山經幾歲，口中添口又何時。」西廂記：「寫著這西廂待月等得更闌，著你跳東牆，女字邊于。」皆拆字成文，卽工巧亦涉纖巧也。

遼齋閑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閔四詩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

漁隱叢書云：「世傳趙頭隱語，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轉解纏縛，見性自分明。』」假此者，蓋適於入禪官小說矣。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微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消遣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鑿襄陽，與陽臺之在，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為璇璣圖。滔看頭覺幸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還蘇氏，慰好意。一東坡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錄其一云：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琴聲。

又有記夢回文二首，錄其一云：

離顏玉盤捧織織，亂點餘花唾碧衫。歌明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漢史詩話載回文詩數首，錄其一云：

紅窗小泣低襟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

洪樵吾今詞話載：「張繼律詩一首，向作舞春風，昔有此體，近復迴作虞美人詞者：『

邊柳色春將半，枝上鶯聲喚。客游曉日綺羅襪，紫陌東風絃管咽朱樓。少年攜景懶處過，終日看花坐。獨愁不見玉人留，洞府空教燕子占風流。」（若按七言八句斷句即爲律詩）似此者均不過能勉強前後往復或上下錯落以成文耳，詩詞之意已無足取，蓋爲牽就文字，斷損之殆盡矣。

徒爲文字之奇譎而驚之，其不可也審矣。而詩詞之意境亦不可過於厚微或突兀。老學庵筆記云：「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下世。詩識蓋有之矣。」唐詩紀事云：「崔曙試明堂火珠詩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以是詩得名。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是其讖也。」王直方詩話云：「蘇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天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光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太平廣記云：「韓翃嘗柳氏都下，寄以章臺柳詞：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後果爲沙吒利所劫。人皆以爲詞識。」爾梁汾彈指詞云：『數兩

辰。納蘭容若年二十有二，乃一見卽懼讓予之晚。越數日，賦金縷曲，爲予題詞，極感其意；而私謗他生，再結語殊不祥；何意竟爲乙丑五月之讖也？傷哉！」似此云云，皆謂詩詞之終成讖語也。自今日視之，知其已涉迷信，似不足較；在昔則多執而信之也。洪憲容齋隨筆云：「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爲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知在昔已有明睿之士，不爲俗見所縛困者矣。詩讖云云，蓋非偶合卽附會耳。雖然，所謂詩讖者，既由其作品而使人別生遐想，則其創作本身之感應力自必因以削弱，亦作者齋奇以自貽害也。

二十六 摹擬與鎔成

杜工部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摹擬不脫古人之窠臼，則無以自拔也。若溪漁隱叢話載：「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上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若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學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顧亭林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便適符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屑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鐵硃。』……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書其意中先有一

人在薄，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隨；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所論皆極允暢。三山老人語鈔云：「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祕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此一聯殊無足取，永叔之才，豈弱於飛卿耶？亦存心摹擬害之耳。劉偉明清平樂云：

東風依舊，著意隋堤柳；搓得鶉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青門，今朝雨魄雲魂；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個黃昏！

「去年」、「今朝」，逼出「斷送」與「能消」，寫悽惻之情，令人擊節。王靜安清平樂云：

垂楊小院，院落雙歸燕。翠縷銀燈春不淺，記得那時初見。眼波臉暈微流，燈前卻按梁州，拚取一生腸斷，猶他幾度回眸。

末句雖反用前詞之意，仍未飽脫卻痕迹，故未足與前人抗輓也。

柳子厚江雪云：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此詩前兩句句尾「絕」、「滅」二字，恰足以襯起後兩句句首「孤」、「獨」二字；而

第一句之「鳥飛絕」，第二句之「人蹤滅」，第三句之「鐘笠」，第四句之「寒江」，上下、動靜、遠近、人物，無一字妄費，逼出最後一「雪」字，此畫龍點睛之作，詩中之張僧繇也；須學不得。王阮亭雪後憶家兄西樵云：

竹林上斜照，兩卷無車轍，千里暮相思，獨對空庭雪。

纓帽有意摹擬江雪之什，難免東施捧心之誚。陸放翁霜夜云：

梅花欲動夢魂狂，橙子閒搓指爪香。莫怪草堂清到骨，一梳殘月伴新霜。

亦最後點題，似效柳詩；獨全篇另立新意，無唯恐失之之態。即必云其摹倣，亦較王詩勝多許也。

雖然，文學創作，固多有源本於摹倣者也，若必「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則是今之於古、後之於先，必不可爭衡，每況愈下也；又豈事之真、理之當乎？要在摹擬之外，重之以銷鑄工夫，融化古人之言，若自我之口出，自然而然，則不惟可以追蹤前武，抑且可以顯見其青崑冰水也。黃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爲文章，真能陶冶萬物，賺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人間詞話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本鄧島詩句，美成以之入詞（齊天樂云：「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
 自任甫以之入曲（總勝樂云：「蕩落葉而風潑水，寒雁號長空嗷嗷」），此借古人之境
 界，爲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爲我用。所謂「點鐵成金」，「自符境
 界」者，自有新語之體，以鍛治古人之句，鑄成我之文字耳。劉潛夫評片玉詞云：「美
 成頗儉古句」，張叔夏云：「美成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陳質齋有：「美
 成詞多參用唐人詩，槩樞入律，混然天成」，是能融化，轉爲清遠之盛譽矣。王計貞奔
 州山人論評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隨楊詩也」，「寒鴉數點，流水遶孤
 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爲當家，「是能獵取，而野味俱臻饜矣」。

謝茂秦四溟詩話云：「世說新語：徐孺子九歲時，嘗月下戲，或云：『若令月中無
 物，當掩明邪？』子參詩：『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意祖於此，遺句奇拔，觀者
 不覺用事，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老不欺人也。」鈞陶萬物，善於銷
 鑄，此其所以爲神也。

胡元任茗溪漁隱叢話云：「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
 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

君須記，最是燈黃橋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賦殊，皆曲盡其妙。」東坡嘗借昌黎之語而自起檢閣者也。查陶叔鋼鼓書堂詞話云：「陳存照有相見歡詠淚云：『月痕未到朱扉，送郎時，暗裏一汪兒淚，沒人知。』搵不住，收不聚；殺風吹；吹作一天愁雨損花枝。』其風情之綿密，字句之自然，可謂絕唱；然亦從李後主賦愁之路而延展想像者也。張德瀛詞徵云：「李後主詞『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晚貪歡，』張巖巖詞『客裏不知身是夢，只在吳山，』行役之情，見於言外；足以知畦徑之所自。」張巖則魏後主之字句而掉換表裏也。李靈山雨村詞話云：「宋初葉清臣字道卿，有賀聖朝詞云：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東坡水龍吟演爲長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神意更遠。」坡公則襲道卿之詞句而含意愈深也。溫飛卿更漏子：「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胡元任云：「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此詞尤佳。」聶勝瓊鷓鴣天：「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此則用溫之句而複之，依胡之論，則聶之詞可稱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

范文正御街行云：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日，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

詞品云：「范文正公、韓魏公，一時勳德重望，而范有御街行詞，韓有點絳脣詞，皆極情致。」李易安「剪梅」云：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鴈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思想，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幾下眉頭，又上心頭。

花草蒙拾云：「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絲，』視易安『幾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益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特更工耳。」李易安武陵春云：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西廂記長亭送別之散起云：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這人關頭慣與腸斷，意這些夫小兒兒如何戴得起！
則是錦繡易安詩句，又改卅爲東，亦是戴得賊賊來也。

詞苑藻談云：「許舍人駿則醉春風詞云：『好事如今乍，到橋移深夜，手提金繡本，鞋罩，怕怕怕：天噴花陰，并洗樓角，暗中驚語。軟玉相愛藉，纖指磨頭卸。妾身排得教郎憐。罷罷罷，又聽雞聲，催人枕畔羞顏嬌媿。』較之南唐主遣小周后詞，尤覺旖旎。」此詩演繹李後主春風詞，刻板步香階，手提金繡鞋，好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四句以成章，雖覺說得太盡，而交臂之傷異，想像之豐富，有增花於錦之美，無添星於皓之態，亦足多也。

莫同叔絳陳子云：

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後清明。酒上春香三四點，幾處鶯啼一兩聲。日長飛絮輕。
輕。巧笑東隣女，佻佻得真逢。疑怪昨宵春夢好，元是今朝鬢草。笑從雙鬢生。

好夢之難，重疊門草，笑生雙臉，寫來嬌憨如畫。王靜安浣溪沙云：

乍向西鄰鬥草過，藥欄紅日尚婆娑，一春只遣睡消磨。髮爲沈酣從委枕，臉綠微笑漸生渦；這回好夢莫驚他。

鬥草方過，春困尋他，臉漸生渦，好夢如何？靜中有動，動中又有靜，嬌憨之外，又極生動，生動之中，又極嬌憨。若併姜詞觀之，則覺采桑徑裏，雙臉生笑之女兒，其聲容笑貌，亦自尋常；不若此髮委於枕，臉漸生渦之女郎，別有動人憐處。「這回好夢莫驚他」，夢中情景，亦似較姜詞之「昨宵春夢好」更好上千倍萬倍，能得者等好夢，應是女孩兒家甘願「一春只遣睡消磨」也。姜詞先寫好夢，而後寫鬥草，鬥草既贏，笑臉生，是以鬥草爲主，而以好夢爲賓也。王詞先寫鬥草，而後寫好夢，好夢既圓，笑滿漸生於頰輔，是降鬥草爲賓，而躋好夢爲主也。小女兒心中事豈以區區鬥草之輸贏爲極之悲喜，轉以好夢爲占卜之資耶？同叔正是類因倒果，虧他靜安參得透也。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H 810

2302

登錄號數.....I 1207

何 德 也 三 十 三 日 午 時 分

民國卅二年九月初版發行

乙種定價國幣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

開明中學國文
明國學欣賞
青年舉畫

冊

作者不認准

著者 傅庚生

發行者 桂林環湖北路開明書局 章錫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桂林環湖北路十七號
電話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成都 廣安 宜賓 瀘縣 江津 綏寧 萬縣 重慶 涪陵 雲陽 奉節 巫山 忠縣 豐都 長壽 涪陵 雲陽 奉節 巫山 忠縣 豐都 長壽

開明書店分店

1943. 12. 1

1943. 12. 1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禮字第三三〇號

82
232402

